

周作人著

書房一角

藝文叢書

藝文社

藝文叢書

書房一角

周作人著

藝文社

書房一角 目次

新序

1

原序

3

卷一 舊書回想記二十八則

1

卷二 桑下叢談四十四則

41

卷三 看書偶記六十一則

79

卷四 看書餘記五十八則

139

書房一角各卷細目

191

新序

本書所收凡四部分，卽是一，舊書回想記二十八則，二，桑下叢談四十四則，三，看書偶記六十一則，四，看書餘記五十八則，共計一百九十一則也。藥堂語錄後記所云讀書消遣，讀過之後或有感想，常取片紙記其大概，久之積一二百則，便是這些東西，其五十則編爲語錄，已於年前付刊，如將這些合算起來，那麼這二百餘篇已差不多完全了。其中也還有些比較太枯燥，或是寫得太率直的，留下了不會編入，不過這里可以說一句話，我所寫的於讀者或無興趣，那是當然的，至於強不知以爲知的那麼說謊話，我想是沒有。至於知道得不周全，說錯的話，那自然是不免的。語云，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又云，過則勿憚改。此一節甚希望在讀者能加以指教，在著者亦不敢不加勉也。

民國癸未九月，舊曆秋分節，知堂記於北京。

對她的玫瑰書房中立着奧國醫師鮑耶爾的著書，名曰女人你是什麼，便也覺得有點失敗了。生怕客人或者要不喜歡。這時候，我就深信或人的話不錯，書房的確不該開放，雖然這里我所顧慮的是別人的不高興，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出醜之故，因爲在這一點我是向來不大介意的。

我寫文章，始於光緒乙巳，於今已有三十六年了。這個期間可以分做三節，其一是乙巳至民國十年頃，多翻譯外國作品，其二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寫批評文章，其三是民國廿一年以後，只寫隨筆，或稱讀書錄，我則云看書偶記，似更簡明的當。古人云，禍從口出，我寫文章向來有不利，但這第三期爲尤甚，因爲在這裡差不多都講自己所讀的書，把書房的一角公開給人家看了。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麼平常而真實的人生，凡是熱狂的與虛華的，無論善或是惡，皆爲我所不喜歡，又凡有主張議論，假如覺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預備講給自己子女聽的，也決不隨便寫出來公之於世，那麼其結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實實的自白，雖然如章實齋所說，自具枷杖供狀，被人看去破綻，也實在是沒有法子。其實這些文章不寫也可以，本來於自己大抵是無益有損的，現在却還是寫下去，難道真是有癮，像打馬將似的麼？這未必然，近幾年來只以舊書當紙烟消遣，此外無他嗜好，隨時寫些小文，多少還是希望有用，去年在

一篇文章的末尾曾說過，深信此種東西於學子有益，故聊復饒舌，若是爲個人計，最好還是裝痴聾下去，何苦費了工夫與心思來報告自己所讀何書乎。我說過文學無用，蓋文學是說藝術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傳或道德的教訓，若是我們寫文章，只是以筆代舌，一篇寫在紙上的尋常說話而已，不可有作用，卻不可無意思，雖未必能真有好處，亦總當如是想，否則浪費紙墨何爲，誠不如去及時放風箏之爲愈矣。

不佞讀書甚雜，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爲中心，這些雜覽多不過是敲門之磚，但是對於各個的磚也常有些愛着，因此我所說的話就多趨於雜，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見。我喜歡知道動物生活，兩性關係，原始文明，道德變遷這些閑事，覺得青年們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點功夫便來拉扯的說一點，關於我所感覺興趣的學問方面都稍說及，只有醫學史這一項，雖然我很有偏好，英國勝家與日本富士川的書十年來總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機會讓我作一兩回文抄公，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十分可惜。近來三四年久不買外國書了，一天十小時閑臥看書，都是木板線裝本，紙墨做惡，內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寫篇文章，自然也只是關於這種舊書的了。這是書房的另一角，恐怕比從前要顯得更寒儉了罷。這當然是的，却是未必

全是。以前所寫較長一點，內容乃是點滴零碎的，現在文章更瑣屑了，往往寫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時說的更簡要亦未可知，因為這裡所說都是中國事情，自己覺得別無所知，對於本國的思想與文章總想知道，或者也還能知道少許，假如這少許又能多少借了雜覽之力，有點他自己的根本，那麼這就是最大的幸運了。書房本來沒有幾個角落，逐漸拿來披露，除了醫學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遠慮，不過我想這樣的暴露還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書章句底下放着一冊金瓶梅，給學徒看破，總要好一點，蓋金瓶梅與四書章句一樣的都看過，但不曾把誰隱藏在誰的底下也。廿九年二月廿六日。

舊書回想記

二十八則

舊書回想記

一 引 言

近幾年在家多閑，只翻看舊書，不說消遣，實在乃是過癮而已，有如抽紙煙的人，手嘴閑空，便似無聊，但在不佞則是只圖遮眼也。舊書固然以線裝書爲大宗，外國書也並不是沒有，不過以金圓論價，如何買得起，假如我有買一冊現代叢書的錢，也就可以買一部藕香零拾來，一堆三十二本，足夠好些日子的翻閱了。從前買的洋書原來是出版不久的新本，安放在架上，有些看過早已忘了，有些還未細看，但總有點愛戀，不肯賣掉或是送人，看看一年年的過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就變成了舊書，正如人也變成老人一樣。這種在書架上放舊了的書，往往比買來的更會有意思，因爲和他有一段歷史，所以成爲多少回想的資料。但是這也與書的

內容有關係，如或有一部書看了特別佩服或歡喜，那麼歷史雖短情分也可以很深，有時想到也
想執筆記述幾行，以爲紀念，新舊中外都無一定，今統稱之曰舊書，止表示與新刊介紹不同云
耳。回想是個人的事，這里免不了有些主觀與偏見，不過有一句話可以說明，無論如何摠不想
越過常識，蓋假如沒有這個做燈標，讀新舊書都要上當，何況作文說話，更將大錯而特錯，則
吾豈敢。日前曾寫小文曰書房一角，已有做起講之意，而因循不果，今番似是另起爐灶，實則
還是此意思，故重複話今亦不再說也。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北平。

二 瑪伽耳人的詩

提到洋文舊書，我第一想起來的總是那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一本小說，名曰骷髏所說。這是我於
一九〇六年到東京後在本鄉真砂町所買的第一本舊書，因此不但認識了相模屋舊書店，也就
與匈加利文學發生了關係。只可惜英國不大喜歡翻譯小國的東西，除了賈洛耳特書局所出若干
小說外不易覓求，不比德文譯本那樣的多。可是賴希博士的匈加利文學論也於一八九八年在
書局出版，非常可喜，在我看來實在比一九〇六年的利特耳教授著匈加利文學史還要覺得有意

思。其第二十七章是講裴象飛的，當時會譯爲艱深的古文，題目裴象飛詩論，登在雜誌河南上，後來登出上半，中途停刊，下半的譯稿也就不可考了。但是現在我要想說的不是這些，乃是今年春間所買一本鮑林的瑪伽耳人的詩。此書出版於一八三〇年，已是一百十年前了，爲英國介紹匈加利文學最早的一冊書，在參考書目中早聞其名，今於無意中忽然得到，真是偶然之至。集中收詩人二十六，詩九十六，民謠六十四，而不見裴象飛，這也正是當然的，這位愛國詩人那時他才只有七歲呢，及一八六六年鮑林又刊裴象飛譯詩集約八十首，則已在詩人戰死十七年之後矣。余譯育珂小說，於戊申成匈奴奇士錄，庚戌成黃薔薇，唯以未成密克薩德小說爲恨，中隔三十年，忽又得鮑林之書讀之，則與匈加利文學之緣分似又非偶然也。取育珂密克薩德舊小說，拂塵土，摩挲披閱，仍覺可喜，或者再動筆來譯聖彼得的雨傘乎？此正不可必也。

三 童 話

以前會有一個時候，我頗留意找外國的童話，這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實童話我到現在還是有興味，不過後來漸偏於民俗學的方面，而當初大抵是文學的，所以在從司各得叢書中

得到哈志蘭以及葉支所編英倫愛耳蘭童話集的時候，不免有點失望，雖然岩谷小波那樣複述的世界童話集也覺得不滿意。大約那時的意見只承認童話有兩大類，一是文藝的，如丹麥安徒生所作，一是自然的，如德國格林兄弟所集錄者，是也。但是安徒生那樣的天才，世間少有，而德國又不大新奇，因為當時注意的也是西歐以外的文學，所以童話用了同樣的看法，最看重的是東北歐方面的出品。這些在英譯本中當然不會多，湊巧在十九世紀末期出了一個怪人，名爲尼斯貝志培因，他專翻譯許多奇怪國語的書，我買到他所譯匈牙利芬蘭丹麥俄國的小說，童話集中最可喜的三種也正都是他的譯本。一是俄國，二是哥薩克，三是土耳其，根據匈牙利文譯出，後附羅馬尼亞的一部分。他懂的方言真不少，也肯不辭勞苦的多譯，想起來還覺得可以佩服感激。這三冊書各值六先令，本不算貴，當時省節學費買來，也著實不容易，雖然陀耳譯的俄國童話有複製的比利平插畫，價美金二圓，要高出四分之一，也終於勉力買到；至今並爲我書架的鎮守。民國以後格林一類的書也要蒐集了，覺得哈志蘭的分類編法很有意義，他的童話之科學與麥克洛支的小說之童年二書成爲童話的最好參考書，別方面的安徒生也另行蒐集，雖然童話全集英譯以克萊格夫婦本爲佳，培因却亦有譯本，又據說英文安徒生傳也以培因所著

爲最，可惜我未曾得到，雖有別的二三本，大率平平，或不及勃蘭特斯之長論更能得要領也。
十一月廿一日。

四 歌 謠

民國初年我蒐集外國歌謠的書，最初只注意於兒歌，又覺得這東西禁不起重譯，所以也只收原文著錄的，這就限於英文日文兩種了。英文本的兒歌蒐了沒有多少種，後來也不會引伸到民歌裏去，可是這裏有一冊書我還是很歡喜，這是安特路朗所編的兒歌之書。此書出版於一八九七年，有勃路克的好些插畫，分類編排，共十四類，有序言及後記，很有意思，因爲朗氏是人類學派的神話學家，又是有蘇格蘭特色的文人，我的佩服他這裏或者有點偏向也未可知。日本方面最記得的是前田林外編的日本民謠全集，正續二冊，皆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刊，正集附有日本兒童的歌一篇譯文，小泉八雲原著，見一九零一年出版的日本雜記中，我覺得這是很意思的事，蓋以前不曾有過這種文章也。以後湯朝竹山人著書但謠等有十餘冊，藤井乙男藤田德太郎編各歌謠集，高野辰之的日本歌謠集成十二大冊，陸續出版，寒齋亦大抵收置，近幾

年來却沒有翻過一頁，現在想到，只找出故上田敏博士校注的一冊小頃來，把序文重讀了一遍，不禁感慨係之。此書於大正四年（一九一五）由阿蘭陀書房刊行，不久絕版，六年後再由阿耳斯重刊，這兩種本子我都見到，再板本的書品不知怎的總有點不如了。書中所收是兩種民謠小集，即山家鳥蟲歌與小歌總覽各一卷，世間已有複刻，本非珍書，唯上田博士以西洋文學專家而校刊此書，序文中引古今西詩爲證，歌中有語不雅馴處去其字。而於小注中加拉了譯語，凡此皆足以見其人平日之風格，每一展觀，常不禁微笑者也。此等學人，今已不可再得。若竹山人用力雖勤，但並不是文藝或學問中人也。十一月二十三日。

五 匈加利小說

民國前在東京所讀外國小說差不多全是英文重譯本，以斯拉夫及巴耳幹各民族爲主，這種情形大約直到民十還是如此。這裏邊最不能忘記的是匈加利的小說。賈洛耳特書店出版的小說不知道爲什麼印的那麼講究，瓦忒曼似的紙，金頭，布裝，樸素優美而且結實，民初在浙東水鄉放了幾年，有些都長過微，書面彷彿是白雲風的樣子了，但是育珂摩耳的短篇集一冊，還有

波蘭洛什微支女士的小說驚人，總算倖而免，真是可喜的事。我對於匈加利小說有好感，這是理由之一。其次是當時我們承認匈加利人是黃種，雖然在照相上看來，裴象飛還有點像，育西加與育珂等人已顯然是亞利安面貌了。但他們的名字與歐人不同，寫起來都是先姓後名，如英譯稱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則必曰育珂摩耳，這一節似乎比印度人還要更是東方的，在三十年前講民族主義的時代怎能不感到興趣，而其影響便多少留遺一點下來，到現今還未消滅。現在想起來這匈加利的黃白問題頗足酸味，也不值得怎麼注意，不過從前總有過這麼一回事，有如因腹瀉而抽了幾口鴉片，腹疾早愈而煙槍也已放下，但記憶上這口煙味也還會少少存留的。至於小說有寫得好的，那也不會忘記，可是這並不限於那一民族，密克薩德著聖彼得的雨傘的確還想翻譯，別國的却也沒有，如波蘭顯克微支著得勝的巴耳德克，俄國庫普林著阿勒薩，日本坂本文泉子著如夢記，皆是，就只可惜無此工夫，其實或是無此決心耳。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 醫學史

漢文的醫藥書我所有的只是一部大板的本草綱目，有四十本之多，不過他的用處也只等於群芳

譜或花鏡，說得高一點也就是毛詩蟲魚疏與爾雅翼之流罷了。外國文的比較稍多，但那是六法全書之類，實用備查的書，說不上翻讀，若平常放在案邊，有時拏出來看看的只有一樣醫學史。英文的醫學史有康斯敦，勝家，陀生的三種，又勝家著從法術到科學，希臘醫學諸書，德國瑪格奴斯著醫學上的迷信，日本文的有山崎祐久著少年醫學史，富士川游著日本醫學史，日本醫學史綱。這中間我所最喜歡的是勝家的醫學小史與富士川的日本醫學史綱，雖然從法術到科學中有古代英國的法術與醫學，古代本草諸文，也很可喜。醫療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猫犬之自舐其創是也，但是發展爲活人之術，無論是用法術或方劑，總之是人類文化之一特色，雖然與挺刃同是發明，而意義迥殊，中國稱蚩尤作五兵，而神農嘗藥辨性，爲人皇可以見矣。醫學史上所記便多是這些仁人之用心，不過大小稍有不同，我翻閱二家小史，對於法國巴斯德與日本杉田玄白的事跡，常不禁感歎，我想假如人類要找一點足以自誇的文明證據，大約只可求之於這方面罷。此外特別有意義的便是中西醫學的對照，歐洲中古醫學上的水火地風四行說以及靈氣流通等說，都與中國講五行等相同，不過歐洲自十七世紀哈耳威的血液循環說出以後全已改革，中國則至今通行罷了。我們誇稱一種技術或學問以爲世界無雙，及查文化史往往在別處也。

已有之，而且只是路程的一站，早已走過去了，沒有什麼可誇的。這是一服清涼劑，讀醫學史常容易感到。我還有一冊商務印書館的中國醫學史，混在外書房的亂書堆裡，一時不易找到，現在也就不談了。廿九年十二月三日。

七 畫譜

兒童大抵都喜歡花書，這裡有兩種，一是綉像，一是畫譜。最先看見的自然是小說中的綉像，如三國演義上的，但是這些多畫的不好，木刻又差，一頁上站着一個人，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我還記得貂蟬的眼睛大而且方，深覺得呂布之入迷殊不可解。金射堂的無雙譜四十圖要算畫得頂好的了，却也沒有什麼好看，百美圖詠小時候也常見，更覺得是單調，大概這方面還要推任渭長所作爲最，如於越先賢象，劍俠高士，列仙酒牌皆是。畫譜中最有名的是芥子園與十竹齋，從前都會翻過，卻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不大記得清楚，總之木板的山水畫很不容易刻得好，所以看了覺得可喜的還只是花鳥與草蟲而已。說也奇怪，這裡我所記得的提起來乃是兩部外國書。閻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出版於天明四年即乾隆四十九年，比徐鼎的

毛詩名物圖說要好的多，但他實是說經的書，不過我們後來當作畫看也並不錯。喜多川歌麻呂的畫本蟲撰乃是近來新得的，原本刊於天明八年，極爲難得，我所有的只是複製限定板，雖然用珂羅板印，也頗精美，可惜原來的彩色不能再見了。全書凡十五圖，每圖二蟲，配以花草，上記狂歌以蟲爲題，凡三十首，作者宿屋飯盛等皆當時有名狂歌師也。歌麻呂亦有名浮世繪師，以美女畫著名，而或者乃獨稱賞此冊，其技工與趣味蓋均不可及。永井荷風在日和下駄第八篇空地中云，我對於喜多川所作畫本蟲撰喜愛不已之理由，蓋卽因此浮世繪師擇取南宗與四條派之畫家所決不畫的極卑俗的草花與昆蟲而爲之寫生也。虫撰序言係追踪木下長嘯子的虫之歌合，其實狂歌競咏雖是一轍，若論圖畫則相去甚遠，虫撰中第八秋蟬蜘蛛與玉蜀黍，第十三絡緯蟬與錦荔枝，第十五青蛙金虫與荷葉，皆極可喜，歌合所畫乃似出兒童手，如或古拙堪取，卻是別一路也。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

八 妖術史

我對於妖術感到興趣，其原因未可詳考，大概一半由於民俗學，大半却由於宗教審判的歷史

罷。從文化史上看來，符呪法術卽是原始的科學，他所根據者一樣的是自然律，不過科學的出於事實，每試皆驗，而法術的則根於推想，不一定驗罷了，這其間的轉變是很有意思的事。別一方面，從法術發生了宗教，而宗教一邊敵視科學，同時也敵視法術，結果是於許多妖巫之外也燒死了勃魯諾等人，總稱之曰非聖無法，這也很有意思，雖然是很可怕的事。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文字思想的冤獄，罪名大抵是大逆不道，卽是對於主權者的不敬，若非聖無法的例案倒不大多，如孔融嵇康李贄等是，在西歐宗教審判裡則全是此一類，此正足供識者之考察者也。我敢讀這一類書已是十年以前的事，除一般說及法術者外，我所喜歡的有吉忒勒其教授的新舊英倫的妖術，茂來女士的西歐的巫教，二者皆是學術的著作，案湯姆生的魔鬼史與斯本思的不列顛之密教均謂所云妖術乃是古代土著宗教之殘留，論旨與茂來女士相同，當可信用。但是最特別的總要算是散茂士的著書了。我所有的只是四種，照出版年代排列，卽是妖術史，妖術地理，僵尸，人狼，在一九二六至三三年中所刊行，共計六十二先令半，若論時價當在二百五十元之上了。我在這裡計較價錢多少，便因爲覺得買了有點冤枉，雖然那時的兌換率還沒有這樣的高。散茂士相信妖術確是撒但的宗派，目的在於破壞耶和華的天國，於人心世道大有關

係，非澈底肅清不可，無論用些什麼手段與多大犧牲。花錢買書，卻聽了這些議論，豈不大冤，但在別一方面也不是全無用處，除許多怪意見外也有許多難得的資料，關於妖巫審判的，所以我至今還寶重他，至於僵尸與人狼二冊尤可珍重，其中奇事怪畫頗多，如不怕會做噩夢，大可供枕上讀書之用也。三十年一月七日。

九 小 說

提到小說，可以回想的事情一定應當不少罷。其實却不盡然。我讀小說的歷史開始得很遲，大約在十一二歲時，最初所讀的記得是鏡花緣，以後大概是西游記，封神傳，水滸，儒林外史，三國演義，紅樓夢，七俠五義，品花寶鑑，兒女英雄傳，所學都是代表的，其類似模擬者不再列記。這些小說當時讀了很有興趣，後來想起來覺得也得到好些益處，有如小時候亂吃的糖與水果以及雜拌兒，雖然曾經吃壞了胃或牙齒，但其營養分子也總是不可完全抹殺的。我對於不記各項小說覺得都有可取，但是回想起來時却也不能說出那一部特別有意思，特別有什麼地方可以懷念。說也奇怪，我現今提起小說來，自己尋問記得的部分是什麼，這大抵不是小說本身

而是小說的有些批註。古人云，買續還珠，這頗有點兒相像，豈不是笑林裡的材料麼。我是想說實話，所以這也是無法。小說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聖歎，可是三國演義與紅樓夢也不壞，大約還可以考在一等之內。我讀水滸，本文與批同樣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湯同嚙才好，西廂亦然，王蘅山出來時尤其有相聲之妙。多少年前上海刊行新標點書，亞東本的水滸校訂周密，有學問上的價值，但我覺得平常翻看則仍不如唱經堂本爲佳，蓋批註圈點不獨增加興趣，亦足爲初學指導，養成了解賞鑑之力，與明師指點不異。不過話須得說過來，這里條件第一要批註有趣味有見識，不是凡批皆佳，第二是限於章回體舊作，他本來是說書人口吻，旁邊有人再插嘴說幾句，並不擾亂原來的空氣，若是新小說，則上文所云自不能適用也。此外我還讀過不少遠碍小說，回想比較容易找，但此等書既係犯禁，也就不便再談了。一月九日。

一〇 七巧圖

小時候玩過的書本裡頭，最不能忘記的要算七巧圖了。回想起來，當時所見者只是一冊極普通的七巧八分圖，實在並沒有什麼好，就是一種坊本而已，但是有些圖如蓮葉百合游魚，簡

潔渾厚，有古典之趣，此所以不可忘也。聽月山房七巧書譜自序中有云，曾得一齋主人真本，乃呂青先生所序，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詩句以合其意。此書惜未得見，意必有佳趣，求之書肆亦久不能獲。七巧八分圖十六卷，補遺一卷，此爲繁本，仁和女士錢芸吉撰輯，同治甲戌年刊，去今才六十八年，似亦已不易得，商務印書館有石印本。寒齋有原刻一部，乃從東京得來，朱墨二色套印，頗爲精緻，而圖樣平凡，唯全部有千七百餘圖，數量甚可觀耳。近日得信手拈來一卷，光緒辛丑年刊，自序署桐鄉馮汝璘，云侗齋遭庚子之亂，自恨所學非所用，爲世詬病，每思覆瓿物一無可傳，唯信手拈來一冊乃廣七巧圖之作，推陳出新，自謂有突過前人處。書才六十葉，共計百二十圖，頗多佳作，每幅題一二成語，雋雅可喜，序中自詡之語蓋非過誇也。圖中如鄭家詩婢，北地脂胭，采蓮宮女分花了笑把蘭篙學刺船，一心咒箇莫成竹等，均有詩味畫趣，大旨其構圖妙處近於夏紫笙之曲成圖譜，題句則似童松君之益智圖，此二書亦自佳勝，但所用圖板太多，易於見巧，不如七巧之簡單而大方。一齋主人真本不知何如，得見侗齋本，中多可喜，亦已足矣，唯此係成人之書，若爲兒童計則或仍以小時候所見純朴之七巧圖爲合宜耳。一月十八日。

一一 淞隱漫錄

數日前從上海寄到幾部舊書，其中有王韜的淞隱漫錄十二卷，我看了最感興趣。天南遯叟的著述在清末的文化界上頗有關係，其在甲申前後之意義與庚子前後的梁任公差可相比，雖或價值高下未能盡同，總之也是新學前驅之一支，我曾略爲蒐集，以備檢考，這回買淞隱漫錄的原因卽是爲此，但是感到興趣卽又是別的緣故。我初次看見此書時在戊戌春日，那時我寄住杭州，日記上記著正月廿八日陰，下午工人章慶自家來，收到書四部，內有淞隱漫錄四本，閱微草堂筆記六本。其時我才十四歲，這些小說却也看得懂了，這兩部書差不多都反覆的讀過，所以至今遇見仍覺得很有點兒情分。當時所見的乃是小冊四本，現在的則是大本十二卷，每卷一冊各二十葉。據弢園著述總目云，一是書亦說部之流，聊作一時之消遣，而藉以抒平日之牢騷鬱結者也，其筆墨則將無同，其事實則莫須有，如目爲劉四罵人，未免深文周內矣。初散編於畫報中，頗膾炙於人口，後點石齋主人別印單行本行世，而坊友旋卽翻板，易名曰後聊齋志異圖說，圖畫較原刻爲工。此十二冊本篇末常有紅綠紙痕跡，蓋是從畫報中拆出訂成者，可以

說是初印，比小冊便寬多矣，唯披閱一二卷，華璘姑何蕙仙等雖極是面善，而已無復當年丰姿，此正與重讀盛氏本閱微草堂相似，今昔之感固亦寂寞，但眼經磨練，猶之閱歷有得，不可謂非是進益也。殘園此類著作，尚有遜齋譚言與淞濱閑話各十二卷，平日見之亦不甚珍重，今之特別提出漫錄，實以有花牌樓之背景在耳，而轉眼已是四十四年，書味亦已變易，他更不足論矣。一月三十日。

一二 西廂記酒令

巾箱小品四冊，我看見他也在四十多年以前，其面目亦已屢有變易了。最初所見是日本翻刻本，刻工頗佳，不過字的左邊有和訓句讀，可以知道，其次是一部中國刊本，大約就是所謂華韻軒本吧，可是現在都已不存，前者不知何時遺失，後者則於十年前送給別人了。第三次所得，現今還在手邊的又是日本翻本，首葉有印文云知足齋書畫記，不知原係何人之物。此書所收共十三種，第一冊爲冬心先生畫記五種，最爲世所知，歷來重刻冬心題記者差不多都於此取材，此外則冬心齋研銘與板橋題畫也是可喜的小品文章，至今翻看還覺得很有趣味。但是我現

在想要說的，却是別一種東西，即西廂記酒令是也。本來唐詩酒籌亦自不惡，如第一條云玉顏不及寒鴉色，面黑者飲，每見輒令人絕倒，唯唐詩範圍太廣，稍嫌凌雜，不及西廂之同出一書，較爲勻稱。此令凡百二十條，不著撰人名字，俞敦培編酒令叢鈔，收入卷四籌令中，後又有自著藝雲軒西廂新令計一百條。集閒情小錄初集中有西廂酒籌一卷，一百六條，汪兆麒撰，若最多者則爲東山居士之西廂酒令計三百條，嘉慶丙子年刊，遠在俞汪之前，但似不多見，故叢鈔中未說及。酒令本是一種勸酒的方便，最簡單的如猜拳拍七之類，迨至用成語作籌，便與燈謎相近，很有文字遊戲的意味了。叢鈔中有四書貫西廂令，其一云，行乎富貴，金蓮蹴損牡丹芽，這原是一個謎語，不過現在底面顛倒罷了。文字上的雕虫小技，非壯夫所當爲，唯漢字性質上有此遊戲之可能，學者亦不可忽視，則此類酒令與燈謎詩鐘對聯等同是很好的資料也。二月八日。

一三 左 重 詩

劉申叔遺書近已上市，因購得一部，鉛印白紙七十四冊，價頗不廉，聞且有上漲之趨勢，至其原因則未詳也。申叔卒於民國八年，十五年後寧武南氏乃爲編刊遺稿，及錢玄同君參與編訂，

常來談及，始知其事，蓋已在民國二十四五年頃矣。當申叔避難居東時，余亦在東京，曾數爲天義報撰稿，唯終未相見，後來同在北京大學教書，除在校遇見外亦無往來，對於申叔絕學不能了知，故亦無悔，但於編遺書時余亦得有一二貢獻，殊出望外，如鮑生學術發微，是亦寒齋之光榮也。買到遺書之後，無意中却又得到幾種申叔著作的刻本。其一是周書補正六卷，後附周書略說一卷，板心下端刻左盦叢書四字，題葉爲秦樹聲署，未記刻書年月。案遺書中所收周書補正據總目註明係用抄本，在後記中亦未說及曾經刊刻，但取兩本比較，別無大異，後與趙斐雲君談及，則所云抄本卽是趙君手筆，昔年在南京據刻本移寫者，乃知此刻本實是祖本，其無異同宜也。其偶異處恐是遺書校字者之誤。其二是左盦詩一卷，題葉書辛未八月，李植署，背面云華陽林氏清寂堂刊。前有林進思校刻左盦詩序，時爲辛未，目錄後又有癸酉題記，蓋初刻於民國二十年，至廿二年補刻十九首，別有自序，乃無年月。遺書中詩錄四卷，爲玄同所編定，卷二卽名左盦詩，係據劉氏家藏抄本編入，後記云，匪風集與左盦詩似皆有刻本，但從未見過。後記作於廿五年五月，刻本早已出版，卷首有朱印曰成都茹古書局印行，可知亦是發客者，不審其時何以不至北京，不克供編集者之參考，而余乃於無意中得之，奇

矣。刻本係根據申叔自定本，與詩錄相較，除續刻十九首外，全本相同，唯詩錄有關字，從軍行之二第三四聯原文云，爲惜卿憂惕，愆我瑤華遺，鴻臚遞南北，且舒刀環思。今缺爲惜至鴻臚十二字，藉刻本得以補正，亦是可喜事也。玄同爲申叔編詩文集，備極辛勤，而未及見此二刻本，念之悵惘，今乃歸於余，得無有明珠投暗之歎邪。

一四 消寒新詠

我不喜看戲，却常收集些梨園史料，此殆如足跡不入狹斜者之讀板橋雜記，南浦秋波錄乎。近日得消寒新詠四冊，乾隆乙卯年刊，題三益山房外編，以時代論，僅後於燕蘭小譜十年，亦是極好資料，數年前張次溪君編刊燕都梨園史料續編，所收只是目錄，似其書不多見。全書四卷，卷一二爲正編，選優伶十八人，以花鳥比其聲色，分題合詠，爲消寒之計，故名。卷三爲紀實，就諸伶擅長之戲，加以詩評，所舉以正編十八人爲限，此外復選京中諸大班旦色，爲卷四曰雜載。每人每篇先有短序，往往比詩更有意思，令人有買珠還珠之感。作者三人，曰鐵橋山人，姓李，案卽李漢，山陰人，曰石坪居士，姓劉，曰問津漁者，姓陳，又有訥道人等十一人

時賢佳作，彙爲集詠一卷，附刻於後。這裡邊最有興味的，我覺得是第三卷的紀實，因爲如正編雜載那種寫法，許多同性質的書大抵如此，若是詠劇的詩似乎還不多見。本來觀劇詩古已有之，金槍門三十絕句最有名，王朱皮易葉諸家和作共有二百餘，見於雙梅影篋叢書，宣瘦梅三十六聲粉鐸圖詠爲申報館異書四種之一，棠梨館主何青粗有戲寄一卷，詩一百首。但是這些只是以劇名爲詩題而已，其注重伶人技術者，恐只此新詠一卷，此外則日下梨園百詠吧。百詠一冊，光緒辛卯天津石印書屋印，錢江醉薇居士著，目錄上每一戲題均註明戲角姓字，又或繫以堂名小字，雖品評不詳備，但亦有史料的價值，與普通觀劇絕句有異。此詩又有一特色，卽是百首皆是五言八韻的試帖詩，亦是僅見。不佞曾蒐羅清代試律，昔得銘岳所著詠物全韻抄本，分詠北京兒戲玩具共三十首，陳其泰編宮闈百詠，詫爲試帖中珍品，今得此冊，乃鼎足而三，更可喜矣。

一五 河清園集選

河清集間選十卷，錢价人撰，魏耕書。此書一見似亦尋常，偶於北京市上得之，却甚可珍，亦

可喜也。案楊鳳苞秋室集卷一，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云，嘉慶甲戌載比部金溪得之吳山書肆，不知瞻百出處，介許武部周生以問余，爲據舊聞疏其大略以復之。錢瞻百爲允武族人，與魏雪竇爲友，及康熙辛丑允武爲孔孟文首告，瞻百亦爲吳之榮所構，謂其連絡山海，妄思吹燼，爲之主謀，至壬寅二月三人遂同及於難。集中紀年至己亥止，是刻成未幾而被禍，故流傳絕少。楊君在百二十前已如此說，余今乃得見，不可謂非眼福矣。魏雪竇遺文除此集序外恐已無有，集選詩題常及魏氏，卷二有春暮擬陶和雪竇，借原詩不可得見。竹垞文類卷三有梅市逢魏子詩，曝書亭集卷六亦載，列在上章因敦卽康熙庚子年，題改作梅市逢魏璧。案海東逸史卷十四忠義一，魏耕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一死一生，交情未變，朱十亦是君子也。前清康熙乾隆兩朝禁書，不知總有若干。文字獄古已有之，閩烏臺詩案，其情形亦頗相似，唯乾隆中因修四庫書，搜查禁燬，其數乃尤多，咫進齋雖有重刊書目數卷，尙不完備，安得有篤學之士，仿安陽謝氏晚明史籍考之例，肯以數年辛苦，蒐編爲清代禁書考，其有功於學問當非淺鮮。唯此等書籍不堪爲賈人所利用，若憑此以爲居奇之證據，則吾輩書生反將大受其害，寒齋所有河渭間集選，卽以坊刊禁書目中不會列名，故尙能以平價買得，如同時所得之蔣玉淵編

清詩初集，便不能如此矣。

一六 圭倉詩錄

近代寫刻書籍中，林吉人之三部作與沈芥舟之三跋最有名，幾盡人皆知矣。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一明文在條小註云：秀水朱梓廬先生小木子詩三刻，梓廬舊稿爲同邑辜啓文書，仿柳誠懸體，甯山自吟稿嘉興陳寓新筮書，用文衡山體，俟寧居偶詠爲先生兄子聲希吉雨書，體兼顏趙，亦吾鄉一佳刻也。又徐兆豐風月談餘錄卷三云：心嚮往齋和陶詩二卷，曲阜孔宥涵先生繼錄所作，吳讓之先生爲手錄付梓，可稱雙璧，余曾得初印本，亂後失之，今所傳者皆翻刻本矣。此二書寒齋幸皆得到，雨窓兀坐，時一展覽，亦殊可喜。但此外一二小冊，雖不是有名的書，亦可算作一類，覺得頗有意思。其一是葉石農先生自編年譜，本文自稱則曰跋奚年譜，咸豐五年刊，高均儒書。葉君著作我只有一冊跋奚詩法淺說百篇，乃是試帖詩入門書，上有朱批圈點，書賈云是梁鼎芬筆，亦未能詳。年譜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共二十八葉半，讀之頃刻卽盡，唯字甚肥大悅目，高君手跡亦可重也。其二是圭倉詩錄一卷，題葉背面云，光緒五年己卯正月，

黃齋校刊張寫本。圭盒本名吳觀禮，仁和人，我不知其生平，詩又所不懂，此一冊書七十二葉，有詩二百七十首，翻開看時實在只是看陳伯潛寫的字而已，此蓋與說茶熱得好無異，但是沒有別的法子，蓋假如我不是爲的看所刻的字，則此詩集就也未必買也，後來又見秦樹聲自筆寫刻的乖盒文錄，體雜行草，頗覺別致，但是筆畫似乎太細，不甚好看，所以未曾收存。

一七 詩經新注

數年前買得日本古典叢書本萬葉集品物圖繪二冊，是毛詩名物圖說一流書，第二冊卷首解題追記中說及此外還有山本溪愚的萬葉古今動植正名，就萬葉集古今和歌集中所有名物加以考訂，也是很有價值的書。我便留意蒐求，不久也收得一冊，乃是著者死後二十三年紀念出版，全書不分卷，但分列艸竹木鳥獸魚虫等十部，共計二百五十二品，附繪圖二十九幅。山本溪愚世爲儒醫，精通本草學，善繪畫，所圖畫動植凡千四百幅三千餘種，皆極精美，又能詩文，著有對竹齋詩集及七經解，俞曲園先生見之，曾貽書稱其能證明古學，真有志之士也云。動植圖惜未得見，唯寒齋有鳩蟻集二冊，一爲百虫詩五十五首，山本鴻堂著，卽溪愚之猶子，二爲百

虫畫，自蠶至蚯蚓凡六十六圖，竹川氏模寫溪愚原畫，本板著色，其他各種雖云將續刻，似未實現，故遍覓不可得。經解只有詩經新註一種三卷，鉛印三冊，明治癸卯出版，著者是時年七十七，卽以是年卒。眞下氏跋言先生兼精於本草，鳥獸虫魚草木之名無所不識，辨識名物誠爲新註之一特色，其說詩亦時有新意，如緒言末條云，蓋嘗論之，詩之三體，頌不及雅，雅不及風，以其益文而遠於質也。卷端有擬小序，以野有死麕，靜女，桑中，采芣，大車，丘中有麻，山有扶蘇，蓂莢，丰，東門之墠，溱洧，東門之枌，東門之楊爲淫詩，云孔子所嘗刪去，再入選中者，蓋淫哇之詩常存於口碑，如玉樹後庭花在盛唐猶存是也。於靜女註中又云，此蓋秦火散佚之餘，學者欲存三百篇之數，所謬混入也。雖孔子刪詩之說現已知不可信，唯其解說亦復新穎可喜，自言三世遵奉朱子之學，然及註經，「其所可疑者不敢回避，」此種學者態度甚可佩服。余雖非經生，唯四書五經曾經讀過，其中對於詩經與論語一知半解，時常翻閱，得山本氏新註，亦頗有用處。前日偶從東京得眞下氏著溪愚山本章夫先生小傳，見所載犬櫻黃鷄二圖及著作目錄，因記寒齋所有諸書，由動植正名而歸結到詩經新註，亦是奇緣也。

郝氏爾雅義疏余最初所得爲同治丁卯郝氏家刻本，未有刊誤一紙，可知是早印者也。次得咸豐丙辰聊城楊氏刻，卽同治本所從出，此二者皆是足本。後讀殷禮在斯堂叢書中爾雅郝註刊誤，見羅振玉序盛稱王念孫刪本之善，因再求得道光庚戌沔陽陸氏刻本藏之，卽木犀香館本，有石印本未見。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二，有陸刻本爾雅義疏二十卷，云五本之中楊胡本希見，次則陸刻，此卽陸本也。葉氏記此時爲民國己未，今又過十餘年，寒齋却能全都得到，亦正可喜。至於刪本與足本二者孰優，此問題未易一口斷定。據陸本陳奘跋，刪節出王氏手當無疑義，服膺王氏之學及主張謹嚴者推重固是當然，但或以爲新說假設不妨多有，又或著者元意多宜保存，亦均合理，若如家刻本郝聯蘇跋中所云，先大母臨終猶諄諄以亟覓原本爲誠，則婉佺夫人亦未滿意於節本也。但以形式論，鄙意以爲陸刻本最佳，清疏悅目，爲各本所不及。陳氏跋叙著者自道其治經之難，云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與老妻焚香對坐，參徵異同得失，論不合，輒反目不止，語甚有風致，此亦世說中之好資料也。邵氏爾雅正義昔曾有之，唯見釋虫果蠃蒲蘆

注下仍主化生之說，私意甚不滿，亦備品而已。去年又得一部，白紙早印，清潔踈朗，爲望江倪氏舊藏，有大雷經鋤堂藏書及倪模諸印，卷中釋宮以下朱批甚多，大抵有所糾正，此亦不愧爲二雲之諍友也。

一九 山海經釋義

小時候在書房裡讀書，雖然背得很熟，後來大抵不感到什麼興趣，但是自己隨便看的却時常想起，即使是極平凡的書也覺得特別有意思。山海經便是其一。那時最初見到的山海經不知道是什麼板本，總之是極粗糙的坊刻，中本黃紙印刷，每半葉一圖，彫刻拙劣，但心甚喜愛，其中龍首馬蹄的強良圖像至今還清楚的記得。以後又見過彷彿是廣百宋齋的一種石印本，圖用紅綠套印，亦是中本而半頁有四圖，殊不明晰，故記憶不清，此兩書均早已失去，不復可踪跡矣。經過了三十年之後，重新再買山海經來看，却是別一路的東西了，如畢秋帆的新校正，郝蘭皋的箋疏，都是純正的學術書，沒有圖像，吳志伊的廣注雖說有圖五卷，現在却也不見，汪雙池的山海經存石印本有圖，但是重描得不好，覺得還不如坊刻粗本尚有古拙之趣。最近所得有

王德徵的山海經釋義，明萬曆丁酉年刊，在今三百四十餘年前，有圖七十五葉。據四庫總目卷一百四十四小說家類存目二云，是書全載郭璞註，崇慶間有論說，詞皆膚淺，其圖亦書肆俗工所作，不爲典據。案山海經多記怪物，畢氏書序雖力說未嘗言怪，亦只是唯理的解說，未足憑信，因此圖多怪相正是當然，即使根據唐宋人畫本，也未必便足爲典據，所可重者只是古耳，今釋義本在我所見已是最古之圖，雖出自俗工亦無妨碍也。鄭堂讀書記補逸卷十六云，是編就郭景純注本，於每節後各爲之釋義，詞多膚淺，於經注無甚發明，間有駁及經文，尤爲乖謬。此評語蓋本於四庫存目，別無新意，唯特別提出駁及經文，是已能知釋義之要點，但持與畢郝諸氏之書相較，則明清學風不同，自難以並論矣。釋義郭璞序後蔣一葵識語中有云，景純語怪專信物，德徵語常專信理。此語極得要領，蓋釋義非箋疏而是批評，往往反駁經語爲不可信，其實此唯理主張與畢氏本無二致，但與經生家法不合，爲鄭堂所不喜正是難怪也。我頗喜釋義的話，但也更愛那些俗工的畫，海內經云南方有神曰延維，人首蛇身衣紫衣，大爲王君所笑，而其圖觀之亦復有趣，〔惜未畫紫衣，〕蓋論事理應疾虛妄，若作小說看時，姑妄言之姑聽之，正亦不惡也。

二〇 容膝居雜錄

容膝居雜錄六卷，崑山葛芝著，自序云丁巳年六十矣，爲順治十四年，書則是康熙初刊也。葛字龍仙，崇禎時諸生，書中記乙酉春會至紹興訪劉念臺，又多說及徐侯齋，共有五六處，卷三中論志墓之文云，及吾之生存當求吾友侯齋先生爲作一傳，余六十年中排纂生平行業，作紀年錄，已成書矣，亦不欲出之以示侯齋，蓋侯齋知吾深，但須憑空結撰，必能得吾精神意思之所在也。同卷中記軼事之一云，「姜行人如須鼎革後隱於吳中，一日與徐孝廉昭法酒間相譔，姜忽送一紙於徐云，桓溫鴟張，尙有枋頭之敗，以昭法名枋也。徐不假思索，立答一紙云，項羽虎視，不免垓下之亡，以如須名垓也。坐客絕倒，嘆爲風流蘊藉。」羅叔言編徐侯齋先生年譜中則引池北偶談載，姜吏部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枋善，一日行門門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尙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噱。市人皆驚云云。羅氏按語云，如須先生卒於順治十年，乙酉以後五年居吳，而先生乙酉以後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戶庭，寧有抵掌吳市之理，此記事之小失實也。不佞拏出池北偶談

來查看，乃遍覓不得，恐怕是在漁洋山人別的著書中吧，一時也不及再查。葛龍仙與徐昭法既相知甚深，所記當可信憑，漁洋山人得之傳聞，又加以藻飾，遂不免有失實處，蓋酒闌原可在山在野，不必一定在閩門市也。寒齋未有居易堂集，不知其中有葛君所云之傳在否？又年譜註中說及葛瑞五，疑卽葛芝之字，亦未能明。葛君與顧亭林同時同縣，而書中不一提及，則因顧氏北游不返，或不相知也。

二一 柯園唱和集

柯園唱和集不分卷，序一葉，本文百十六葉，題柯園十咏，王袞錫首唱，主人沈樞元五和之，此外和者五十二人，共得七言絕句五百八十首。鄙人不解詩，讀之亦覺得無甚好句，但是對於此集感到興趣者，則以柯園乃是沈園故址故也。作序者亦爲王袞錫，爲龍菴居士之孫，署戊戌秋，蓋是康熙五十七年，序中云，柯園在蠡城東南，墨蓮橋之陽，地接稽山，巷隔深轍，沈子宜士卜居焉，末又云，或云柯園地卽沈園舊址，陸放翁夢游處，果爾，此十詠數百篇恨劍南不及見之。越風卷九沈樞元條下云，沈翁家有園亭，在春波橋畔，放翁逢其故婦詩，曾見鷺鴻

照影來，卽此地也。少時觴咏其下，有和主人柯園諸景詩。內一方池澄泓，可鑒毫髮。今案十詠之二爲淡影池，殆卽此。各詩註云，相傳青海魯公見魁星於此，或云，人有十影，至四五則亂，數盡者大貴。又云，額係王山陰先生書，案卽譚菴也。唯商寶意云曾和諸景詩，查集中並未見，但有商元柏，則是寶意之父，案寶意生於康熙四十年，在戊戌才十八歲，或者觴咏尙在其後，故詩亦遂未得刻板敷。越風記王袞錫著有十三樓詩集，沈樞元有柯亭詩草，陶元藻全浙詩話引錄，寒齋有安越堂校本，改亭爲園字，唯同書又引楊魯藩國朝詩話，稱其著有吹竹集，據販書偶記卷十五，原書名柯亭吹竹集，初二集共九卷，則似柯亭字不誤，集中余石驪詩註亦稱主人爲柯亭，當係其別號也。

二二 荆園小語

少時在族人處見石印小本篤素堂外集，借讀一遍，頗覺可喜，倏忽已是四十餘年，更求得而讀之，則石印不精，近始獲一本活字本，語亦平平，有似兒時果餌，再嘗亦殊不甚甘也。讀荆園小語，却覺得頗佳，勝於聰訓齋語，此比較亦難細定，大旨豈不以艱難與安樂所處之異故

耶。荆園小語向爲世所重，多刊入叢書中，最近者爲平步青之蕙園叢書，光緒癸未年刻，有汝南常抱杞序，卽平氏別名。中有云，蕙園叢書類取浙東先正賢師友遺著，今開雕小語舊本，頗訝重複可已，讀至第二十八條，冬夜箋記所采者，憬然作而喟曰，嗟夫，意在斯乎，何閱人之深也。此序今收入安越堂外集中，小語第二十八條論金瓶梅，序文則指野叟曝言之翻刻，所謂抱杞蓋卽此耳。寒齋得平氏門人楊寧齋藏本，小語全本有圈識，末錄識語云，「癸丑徵君年五十五，則當生於萬曆己未，端愍甲申殉難，徵君年二十六耳，杜門課弟，發名成業，此卷尤爲修齊之要，豈第幼學指南。僕幼時先大夫以此誨讀，謂一切格言善書無不賅括，讀此可無須更讀他書，守之終身可也。今年予亦五十有五，徵君之品詣萬不敢望，其學亦豈能涉其萬一哉。丙戌嘉平三日，霞外人。」此文未發表，但於此可以看出重刻小語的意思，更爲明瞭。乾隆中平原張予覺輯錄先正嘉言，可與小語互相發明，或足備參觀者，分條箋註，名曰荆園小語集證，分爲四卷，至咸豐七年始由張氏後人刊行。修養之書，有人爲作箋證，事不多有，可知此類書中小語之獨爲人所重也。張氏集證意見多通達，可供閱覽，唯徵引不著所出，不但有失傳述之本意，亦併減少讀者之興味耳。

張宗子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圖贊不分卷，寒齋所得最早一冊爲乾隆乙卯嘉村余氏印本，末有白文印曰棟山讀過，蓋是平景孫舊物。此外有一本似是後印，而內容次第與目錄稍不同，立德忠諫之五徐龍川公像前別有一幅，後署族裔孫迪惠仿遺像重摹，案徐迪惠字鹿苑，上虞人，嘉慶戊午舉人，故此本應是庚辰板歸朱氏後所印，唯末無朱松山跋，不知何也。朱端侯校勘語於徐龍川像上批云，此像不準，予有徐氏藏本，戴五嶽冠，執笏，項有鎖，下注族裔孫迪惠仿遺像重摹，此乃真像，若是則古劍老人所稱沿門求像，其真確乎否，抑未能遍也。案所稱徐氏蓋卽徐鹿苑之諸孫文若，住東郭門內徐立綱故宅內，爲會稽陳膳生，民國初尙存。古劍老人求像未能真與遍，此殆不能免，如姚長子本鄉曲窮民，死於寇難，豈能有遺像可得哉。光緒戊子山陰陳氏重刊此書於湖北，改竄失真，殊不足取，唯圖像尙可看耳。民國七年王子餘以鉛字重印，文字一仍陶菴之舊，且收錄平景孫李越縵二家校語，甚爲有益，像用銅板，令李元昉縮小摹寫，不脫真容氣味，殊不可耐，王君亦是有識者，何以乃有此失也。十二年又印三板，校正

誤字外，併加入李越縵跋及朱端侯校勘語，唯銅板則愈益模糊矣。宗子著作此外寒齋所得有夢憶八卷，乾隆甲寅又道光壬午巾箱本，均王見大所刻，粵雅堂重刊本，硯雲甲編一卷本。西湖夢尋五卷，康熙丁酉本，光緒丁氏重刊本。古今義烈傳八卷，天啓年刊，惜有一卷抄配。史闕十五卷，道光甲申鄭氏刊本。瑯嬛文集六卷，光緒丁丑王氏刊本。瑯嬛集詩不分卷二冊，光緒辛丑虞山周氏抄本。評東坡和陶詩一冊，漢陽朱氏抄本，署戊子冬，胤字缺筆，當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後附宗子補和二十四首，書眉亦有評語，或是王白嶽等人手筆耶。

二四 羅庵游賞小志

李越縵雜著抄本一冊，從杭州書店得來，內爲羅庵游賞小志，霞川花隱詞鈔，樂府外集，共三種。書面題龍集光緒二十有四年九月霞廬主人志庾甫假傅氏鈔本錄竟題面，朱文長印曰太原公子，內又有印曰志庾珍藏。卷首附粘任秋田手札，文曰，「志庾仁仲如握，月前由潤田交到越縵堂雜著一冊，見係手鈔，足見恣意文囿，孟晉無量，記此三種曾於都門奉讀一過，假鈔未果，今復展誦，彌覺尋味不置。間有校訛處訂正處，筆之簡首，請閱後一印證之，卽撕去可

也。手此鳴謝，藉頌著祺，不盡縷縷。愚小兒騰頓首。」審其語氣，當是師弟關係。案任君倚
舵吟遺稿章琢其跋語中說及王君子餘，爲昔日門下士，然則志庾卽王子餘世裕無疑，王君關心
越中文獻，曾於紹興公報社印行文獻輯存書第一二輯及越中三不朽圖贊，此稿云從傅氏傳錄，或
是節子原鈔本歟。霞川花隱詞刻入二家詞鈔，樂府有蕭山鍾氏刻本，游賞小志僅由番禺沈氏刊
入晨風樓叢書甲集，鉛字光紙，脫誤滿目，今得此本，據以校正，佳處甚多，共改正百三十餘
字，添小注九處，又本文一則，差可披誦矣。任秋田批注八條，最重要者爲第四，文云，「破
產一節是先生恨事，曩在都談次每裂眦言之，然余以爲事關前定，卽不結社不交一人，未必不
破家也。烟雲過眼，付之太空最妙。此註似亦可刪。秋田注。」案此蓋指壬子二月條下原註，
斷之訴比匪破家事，似當時讀小志者多注意及此。越縵堂日記補壬集，同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
項下錄有覆潘伯寅書，起首云，「頃奉手諭，並蒙擲還蘿菴小志，獎飾逾恒，遂使腐札迴榮，
枯詞溢潤，語林未出，見賞庾郎，本論初成，折衷叔夜，方之鄙作，深愧昔流，雖知過情，能
無感發。承示志中宜刪一節，具承風義，勉我古賢，刻狀虺蛇，誠污簡牘，當如來旨，卽事交
除。」但以後接叙二周前事，凡費四百餘言，豈獨裂眦，且復切齒，其無意於刪削注語，蓋已顯

然可知矣。

二五 天籟集

呂善報六紅詩話卷二云：「康熙初錢塘鄉扶義旭且撰天籟集，計詩四十八首，自序謂如來跌蓮臺，矢四十八願，度一切衆生脫離苦海，讀是集者當作如是觀。余細讀之，詞雖鄙俚，饒有奇趣，其書不甚流傳，余偶於友人胡松坪大字處見之，摘錄數首以見大凡，正不得以小兒女嬉戲之詞少之也。」此書光緒丁未有活字小本，題陳旭且評，又有卷二則署錢塘悟痴生編，初意二者皆是今人，及見詩話乃始省悟。集中所錄皆是江浙間通行童謠，什九與現今相同，可知是誠實的集錄，未經文人加點，故可貴也。其評語則頗有唱經堂意味，中有數處對於纏足加以痛罵，當初亦疑爲留學生口吻，今乃知是康熙時人語，蓋其時思想界亦頗有新氣象，故曾有禁纏足與廢八股文之事，非是偶然。近又從杭州得同治壬戌芝秀軒刻本，有許之叙許郊二人序跋，得見原書面目，甚爲可喜，唯序中只云鄭君云旭且，不及扶義名，未知詩話何所依據，或康熙刻本如此作歟。活字本所據當卽是芝秀軒本，唯原有鄭君自作序跋各一篇，今只有跋而無

序，又誤鄭爲陳，疑或是據傳鈔本乎，殊未能明了也。商嘉言葬亭詩草卷十有詩云八月五日風雨舟中讀鄭扶曦先生天籟集題後：萬木響刁調，扁舟一葉飄。兩間自天籟，千古乃童謠。情最蒼蒼重，魂都戀戀銷。有心人不見，風雨正瀟瀟。小註云，「首自序云，將質之蒼々者，末自跋云，戀戀於中而不能已也，故及之。先生自謂古之有心人。」此詩作於嘉慶庚辰，可知其時所見本序跋俱存，詩話則編定於嘉慶甲戌，成相距才五六年，似爾時天籟集原本尙有流傳，但至今日而同治重刻本乃亦甚稀有矣。

二六 越妓百咏

壬午年中從杭州書店得安越堂平氏藏書十餘種，其中有紅格抄本兩冊，皆雜錄詩詞，以會稽韓氏作爲多，計所記時日大抵在乾嘉之交十七八年間，卷首爲嘉慶癸亥韓慕樵與姪子良書，末有平景孫題字五行。冊中所抄多極凌亂，唯其中有九葉首尾完具，題曰越妓百咏，下註云，自壬戌起至戊辰止共七年，夢桴氏未定草，後附吳妓二十咏，亦夢桴作，末有題越妓雜咏詩後二首，署名鴻軒氏。案抄本中韓汝鞞，亦名昶，字夢不，夢桴，鶴夫，韓昂字鴻軒，又字芸止，

耘子。曾見胭脂牡丹尺牘六卷，道光乙巳年刊，題韓鄂不著，因知其人蓋是游幕者，韓昂亦有嘉慶戊午新城官署與王楷堂唱和詩，可以爲證。呂善報六紅詩話卷三云，「會稽韓夢桴汝韓與從兄鴻軒昂集王次回句爲無題七律各八十首，較張雲軒制所集多至十倍，真奇觀也。夢桴詩以清麗爲主，佳句如簾額尋香飛鳳子，牆腰拋籜長龍孫，春日偶成句也，天遙萬里杳無跡，人靜一村微有香，月下尋梅句也，禪關悟道心偏淡，閨閣吟成姓也香，咏柳絮句也，皆不讓元人。」此百二十咏本係遊戲之作，中多狎褻語，亦正是狹斜惡少之本色，唯在詩中却甚少見，又因此得知其時越中游女之姓氏與人數，不失爲絕好史料也。越縵堂日記補丙集，咸豐丙辰六月初七日條下記夜中微行，三叩夜度娘家，雖記述簡略，差可比擬，此外則不易尋找矣。六七年前題張亨甫南浦秋波錄有云，「近來想稍收集關於冶游之書，而既不專精，又復吝嗇，結果自然是不能大有所得，但就所有書中看去，則此冊要算是最好的一種，文情俱勝，板橋雜記或在其次耳。」百咏只是七言絕句一百首，別無記述，豈足與名著抗衡，但艷史所記都是堂子裡的事，而此則是一府城裡的私門子，正是極難得的記錄，在寒齋舊書中甚值得提出來一說者也。

二七 妄妄錄

偶買得妄妄錄十二冊，卷首有王季烈題記一葉，文曰：「妄妄錄十二卷，朱海撰，海字蕉圃，吳縣人。此書作於乾隆五十八年甲寅，自序云，頭顛漸老，多病多愁，行將與鬼爲隣，則非少年之作可知，至道光十年庚寅付刊，觀凡例語氣，其時作者尙生存是已壽踰耄耋矣。筆墨修潔，可資勸懲，記吾吳瑣聞，間亦有關掌故，其姓名不載方志及諸生錄，殆畢生潦倒，落魄天涯，以終其身者歟。卷首有道光壬午閩撫葉世倬序，自稱鄉同學弟，葉字子雲，上元人，乾隆間舉人，道光間撫閩，服官甚久，所在以興教化美風俗爲己任，作者與之同學相友善，則亦非庸庸之士矣。然生前既淪落不遇，死後遂姓名翳如，吁可悲矣。此書刻本罕見，今春祝嘏行在後，游京師海王村肆見之，索值甚昂，余以鄉先生之著作，不忍釋手，費十鍰得之，携以歸里門，詢之纂修縣志之諸君子，無有知其人與書者，因記之於此。宣統辛亥後二十年，春王正月既望所得，閱三月，蠙廬記。」案朱氏自序中有云，效坡仙謫黃州時故事，日強人說鬼，絕不作治生計，半年來妄言妄聽，并追憶舊聞，隨筆記十二卷，名曰妄妄錄，神仙詭幻之事不載，唯

鬼則記之。蓋士不得志，筆下卽有神，亦當化爲鬼耳。故王君重其爲吳郡文獻，在不佞則取其專門說鬼，頗足爲欲知鬼之情形者之參考，此類資料蒐集不易，乃爲可貴也。如卷二河水鬼一則，記溺鬼化爲罈浮水面，誘人拾取，指入罈口遽被拖住，是時水發腥氣。又卷三溺喜豆鬼一則，言在武林曾見有夫溺於河，妻以炒豆爲祭品，散之溺所，僉言溺鬼喜食炒蚕豆，亦奇。此類記錄尙不少，皆可甄採。唯書中嬉笑怒罵亦多有之，如卷三鬼公子一則似係故意造作以罵人者，所云汪近濤卽是江聲，江字鯨濤，文中明言其苦攻尙書，又書小札或購物開賬必用篆字，所記與錢梅溪舐脣或係事實，至於受鬼公子種種侮弄，則當是著者所編造，蓋卽從文字上亦可以看出痕迹，至卷七之報怨鬼，醜詆汪容甫，但化名爲汪蓉圃，乃尤爲顯明矣。癸未九月二十日。

二八 吳飲百絕

三十六七年前在東京舊書店買得顧祿著清嘉錄十二卷，日本天保八年（清道光十七年）翻刻，記吳中一年間的風俗，覺得很有趣味，其中多引蔡雲吳飲，亦多佳作，不知共有若干首。後來又蒐得蔡雲吳飲鈔二卷，天保五年刊巾箱小本，卽從清嘉錄鈔出者，上下卷共得七十四首，

以爲蔡氏之作盡於此矣。近來於無意中收得原本吳歛百絕一冊，乃是全本，末有同治十一年石渠跋，云道光初其詩文集已刻，亂後散失，今據抄本重刊。案蔡氏月令卷首有小傳，記所著有月令兩卷，癖談六卷，借秋亭制藝，詩文集，不及吳歛百絕，或者原係詩集中之一卷歟。清嘉錄刊於道光十年，意其時所引卽據借秋亭集本，惜只采其四分之三，又原詩均有小註，錄中亦不及引，今得見書，極可喜也。吳歛鈔所缺詩共二十六首，計春秋各七，冬夏各六，其中頗多有趣味之作，如春之二云，潛投紅刺姓名輕，安步時防裂爆驚，深巷亂鷄更迭叫，村童結隊賣蘆笙。註云，「俗甚重賀歲，然非素相習者，止以名刺投門隙，甚無謂也。群兒聚嬉，爆聲連路。蘆笙吹以娛小兒者，葭管箬簧，飾成冠羽，名曰叫鷄。」又其九云，要煞兒童十數天，奪魁入閣快爭先，錚錚排戶投瓊響，半擲牀頭壓歲錢。註云，「奪魁謂狀元籌，入閣謂陞官圖，小兒局戲，以骰擲者。除夜將睡，以錢置小兒女枕邊，名壓歲錢。」寫新年風俗，兼及兒童生活，殊有情致。傳稱其家居酒一卷，書一卷，尙篆巡小印，摩抄古泉以有自，蓋其人亦是很有風趣者也。十月末日。

桑下叢談

四十四則

桑下叢談

一、小引

余生長越中，十八歲以後流浪在外，不常歸去，後乃定居北京，足跡不到浙江蓋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習性終於未能改變，努力說國語而仍是南音，無物不能喫而仍好鹹味，殆無異於喫醃菜說亭個時，愧非君子，亦還是越人安越而已。偶見越人著作，隨時買得一二，亦未能恣意收羅，但以山陰會稽兩邑爲限，得清朝人所著書才三百五十部，欲編書目提要，尙未成功。平常胡亂寫文章，有關於故鄉人物者，數年前選得三十篇，編爲桑下談，交上海書店出版，適逢戰禍，未知其究竟，今又抄錄短文爲桑下叢談一卷，只是數百字的筆記小品，但供雜誌補白之用耳。古人云，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發生留戀也，鄙人去鄉已久，而猶喋喋不已，殊爲不達，深

足爲學道之障。二十七年冬有詩云，禹蹟寺前春艸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舊友匏瓜厂主人其時在上海，見面憫之，示以詩云，斜陽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此種缺點非不自知，但苦於不能改，或亦無意於改。二十六年九月寄廢名信中云，自知如能將此種悵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無珍惜之意，覺得有此悵惘，故對於人間世未能恕置，此雖亦是一種苦，目下却尙不忍即捨去也。桑下未必限於故鄉，由此推廣正亦無邊，唯鄉里自當爲其起點耳。民國癸未三月八日。

二、越言釋

越言釋二卷，茹敦和三樵著，余求之二十餘年，共得兩本。一嘯園葛氏刻巾箱本，凡有兩部，以其一贈錢玄同君，二原刻大本，書兩卷不分別上下一二，唯鐙之卷居前，篋之卷次之，與嘯園本正相反，不知何也。巾箱本有道光己酉杜竹莊序云，周君一齋讀而悅之，縮爲巾箱本，重梓單行，嘯園刻本卽從此出，或上下分卷爾時卽如此耶。一齋公於余爲從曾祖行，幼時猶及見其子揆初公，惜所刻書不可得見，蓋毀於太平天國之亂，江浙間道光咸豐年刻書常極難得，殆

過於雍正乾隆本，卽以此故也。

三、越 諺

范寅嘯風著越諺卷上，諺詠之諺第七，九九消寒諺云，頭九二九，相喚勿出手。註云，越呼揖人爲相喚，勿出手者冷也。案作揖古有唱喏之稱，紹興稱相喚正是此意，如何唱法今雖不可知，喚則猶可解，蓋昔時相見必互喚一聲，家族中雖不揖亦如是也。陳訓正甬句方言腔記云，對揖俗稱相歡，謂通歡意也，可知寧波亦有此語，唯其解說疑未確，當以喚字爲正。又罵詈譏諷之諺第十六中有東瓜雕猪砦一語，註云詭隨。幼時常聞祖母說此語：文稍繁而意亦更明顯，設爲二人應對之詞云，冬瓜好雕猪砦麼？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喫的罷？要喫的，要喫的。蓋諷刺隨口附和，不負責任者也。砦卽是槽，家畜的食器，據越言釋寫作砦，若冬瓜本極音通，今作東瓜，當是范君改寫，以五代史爲準歟？

四、紹興少魚

徐珂仲可著可言卷十有一則云：「紹興今爲魚稻之鄉，而宋時少魚。莊季裕雞肋編，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頓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案謂越少魚薪，此事不可信，諺語只是如天上九頭鳥等，用以相謗者耳，但有人無義一語實確，此則不必爭也。嘗讀國語，見越語下記范蠡答王孫滿之言曰，昔吾先君圍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魚鱉之與處而蛙暱之與同階，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謔者乎。此天下之無義人也，宜爲天下人所罵，然而也很偉大，古今竟無第二人，不佞畏而敬之，不敢罵也。若後世庸人們滿阮滿谷，旁人遂以罵范少伯者罵之，雖亦不能爭，然而其細已甚，則又是另一回事矣。孔行素著至正直記致慨於鄞不知恥，越薄如紙，又引例云，吾姪婿袁氏子無情尤甚，若非世人類者，其妄誕謔詐，浙西未嘗見之。此等細人世常有之，唯人或與遇見或不遇見，亦有幸不幸耳。

五、紹興城門

可言卷一引了修甫著小槐籜詩稿，有句云，杭城十門未游遍，忽忽行年將大衍。余十三四歲時

會住杭州兩年，往來多過候潮門，此外則清波門最耳熟，常听婦女子提起，用以罵人，蓋其時法場在清波門頭也。紹興城舊有九門，據尹幼蓮地志述畧所舉俗稱如下，卽東郭，都泗，昌安，西郭，偏門，南門，稽山，五雲，雷門是也。前六門皆是水門，平時拜歲掃墓都會走過，餘乃是旱門，雷門早封閉，今只餘地名羅門坂耳，五雲俗呼作吳市門，茹三樵云卽梅福故跡，稽山門則是至禹陵會稽山之要道，出入尤頻繁。不佞居越中不甚久，十八歲後流浪於外，近來且有二十餘年不曾歸去，然而城門却都已走遍，卽此可以傲丁君矣。此諸城門中最繫懷念者爲東郭，不但與祖居相近，時常出入，其地亦特僻靜，每當黃昏時入城來，城樓半廢，牆上滿生薜荔，四望荒涼，城內與城外如一，頗有詩味畫意，非南門等所能有也。昌安偏門等水門外別有旱門通行，南門獨否，出城者須趁渡船，官設不取資，東郭則沿城門有石壩，可以步行，出門卽渡東橋，相傳第三洞下流水是神仙水，又爲明末余武貞先生殉難處，唯後人都已不甚了了，只於大旱時至橋頭取水以供茶飯而已。

六、東昌坊

偶閱毛西河文集，見其題羅坤所藏呂潛山水冊子云，壬子秋遇羅坤蔣侯祠下，屈指揖別東昌坊五年矣。余家世居會稽東昌坊口，其地素不著名，今知羅蘿村蓋曾居此，亦可喜也。東昌坊口爲十字路，迤南有橋曰都亭橋，北曰塔子橋，有唐將軍廟及墓，卽狙擊琶八者。口之西爲秋官第，未嘗考秋官爲誰，東則是覆盆橋，亦不知中間以何爲界，吾家位置近西半，稱東昌坊口周家，若老屋與三味書屋壽宅相對，則均稱覆盆橋矣。由吾家東行約五十步，折而南曰張馬橋，過橋爲綢緞街，或云元作柔邈街，意當有其故事，今亦不可考。覆盆橋之東卽是春波橋，俗名羅漢橋，北岸有禹蹟寺，寺前小石碑記季彭山故里等字，沈園遺址在其左近，徐承烈聽雨軒餘紀中有文記之，蓋曾身歷其境，故所言翔實，唯所云大禹像高尺餘，余未能見到，深爲可惜耳。

七、芡與蓮

嘉泰會稽志卷十七草部，芡下有云，「其柄又可爲菹，甚美，越人謂之藕梗，其實芡柄耳。」案今紹興不聞喫芡柄，亦無藕梗之稱，七八百年來風俗改變蓋已多矣。小時候在秋深菱已將了時，舟過菱蕩，偶抽取菱蓬少許，歸家摘去葉及莖間海綿似的小塊，取極淪熟，拌糖醋食之。

此乃以菱蓬爲菹，亦已忘記有何名稱，艾柄喫法，想亦如是乎。又荷下云，「出偏門至三山多白蓮，出三江門至梅山多紅蓮。夏夜香風率一二十里不絕，非塵境也，而游者多以畫，故不盡知。」所記殊佳，此景今已無有。出偏門至三山，兒時隨祖母往魯墟去，正走這條道路，但不曾見過蓮花，蓋田中只是稻，水中亦唯有大菱茭白，卽鷄頭子也少有人種植矣。杜荀鶴送人游越詩，有園皆種橘，無渚不生蓮，寶慶會稽續志云可謂越之實錄，至今却已只剩得一半，園中種橘之風尙稍存留耳。

八、燒鵝

閱清河書畫舫，在王羲之項下說他寫經換鵝事，想起小時候常聽人說王羲之愛鵝，此事婦孺皆知，殆因右軍會官會稽故耶。紹興人常食鵝，平常在食品中其品格似比雞鴨爲低，但用以爲牲，則年年末祀神於猪肉外必用鷄二三鵝一，春秋家祭時之三牲則只是鷄與猪肉干魚而已。春時掃墓必用熏鵝，略與燒鴨相似，而別有風味。孫德祖著寄龕丙志卷四叙孫月湖款譚子敬，「爲設燒鵝，常羞也，子敬食而甘之，謂是便宜坊上品，南中何由得此。蓋狀適相似，味實懸絕，

鵝鴨者乃得此過情之譽，殊非意計所及。已而爲質言之，子敬亦啞然失笑。「鵝鴨味雖迥殊，不佞有安越之意，則寧取鵝鴨者，鴨雖細滑，無乃過於腸肥腦滿，不甚適於野人之食乎。但喫燒鵝亦自有其等第，在上墳船中爲最佳，草窗竹屋次之，若高堂華燭之下，殊少身重，自下而喫扣鵝或糟鵝之適宜矣。」

九、楊梅

嘉泰會稽志卷十七楊梅一條云，「方楊梅盛出時，好事者多以小舫往游，因置酒舟中，高釘楊梅，與樽疊相間，足爲奇觀。婦女以簪髻上，丹實綠葉繁麗可愛。又以雀眼竹筍盛貯爲遺，道路相望不絕。識者以爲唐人所稱荔支筐，不過如此。」小時候常聞人說楊梅山，終未能一到，但到者亦只是飽喫楊梅而已，未必置酒釘果，至於婦女簪楊梅者更無有矣。裝籃餽遺，此風至今未泯，兒童最爲歡喜，勝於送西瓜也。不佞去鄉久，對於鄉味無甚留戀，唯獨楊梅覺得無可替代；每見草莓卽洋莓上市，輒憶及之。楊梅生食固佳，浸燒酒中一日，啖之亦自有風味，浸久則味在酒中，卽普通所謂楊梅燒，乃是酒而非果矣。吾鄉燒酒其強烈自遜於北方之白

乾，但別有香氣，嘗得茅台酒飲之，其氣味亦相似，想亦宜於浸楊梅，若自乾則未必可用，此蓋有類燕趙勇士，力氣有餘而少韻致耳。洋酒不知何如，竊意如以好勃蘭地酒浸楊梅，經一宿食之，味必不惡，惜無從試之也。

一〇、越王崢

越縵堂日記第七冊，同治丙寅四月十九日條下，記詣越王崢歐兜祖師道場事。云，「案府縣志，歐兜祖師爲至正間人，本賣菜傭，悟道不娶，入山一年卽化。而越人訛稱爲懊惱祖師，云本錢唐賣魚者，因妻有所私，憤而出家，傳有扳竹烏鴉叫，錢唐門不開，懊儂出門去，歡喜進門來一詩。毛西河越王崢寺田碑記言師以元至正間從錢唐來，其師雪庭授以橙，屬曰，當向月行，卽越崢隱語也。」越王崢今俗乎爲玉皇崢，崢讀若場去聲，橙曰新會橙，末字讀若場，故橙崢音可通，西河記文蓋亦非越人不能解耳。歐兜不知何義，世人轉呼爲懊惱，義似較長。放下茶擔，悟得大道，亦是佳事，但留下漆身，供人瞻禮，或摸索求願，落得個不于淨，豈不是懊惱乎。楊王孫裸臥，固近於偏激，但是死不如速朽，儒者有言，和尚所應當贊可者耳。

一一、李越縵詩

白華絳柎閣詩十卷，光緒十六年刻，而印書似不多，市價乃踊貴。近年杭州抱經堂朱氏書肆，得舊板，重印行世，字畫完好無缺，且卷首多有平步青撰傳一篇，尤爲可喜，可見新印本有時亦較舊者爲勝也。傳後有自記八行，中有云，「君嘗言文非予所長，最爲知己。自聞惡耗，雪涕沾衿，卽思爲誄及哀辭，以舒四十五年同案之悲，苦不成一字，江郎老尙才盡，況不通如予乎。」語頗詼詭，李君如地下有知，亦當乾笑，平步青這樣寫了，王繼香亦遂刻在詩集裡邊，都不愧爲達者，俗人便不能知道這些，以爲不雅馴，乃抽去不印，如不是此次舊板新印，我們將不知有此一回事矣。甚矣，俗人之誤事，而舊書之後印本亦有時會有用，不可一筆抹殺也。

一二、飛昇

偶閱劍南詩稿，卷二十七寄方瞳胡先生詩有註云，「古仙人飛昇皆在五嶽名山，故人少見

者。」放翁蓋是長者，故其言如是，與千一百年前同郡人王仲任語相比較，更覺得有意思。論衡卷七道虛篇中論淮南王飛昇之虛，有云，「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烏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羽毛，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又記李少君稱得道，終乃病死，推論之曰，「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岩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其言甚深刻，大有師爺筆法，不佞係學儒而少兼佛者，故不願敗長厚者之意，若私心所喜者，乃是王君疾虛妄之精神，竊以爲最可尊貴也。

一三、陶方瑄

山陰胡壽頤著洗齋病學草卷下有詩題云，閭壁艷婦未起。有序曰，「余友陶伯瑛孝廉方瑄，年未三十，以攻苦得心疾，猶日課一文，數止公車，或憫之出門，隻身奔走數千里。今病益劇，忽喜吟詩，稿中有是題，同人無不大笑，孫彥清學博聞之醉罵曰，古人命題往之粗率類此，何足怪，設出老杜，諸君贊不絕口矣。余謂題雖俚，著筆甚難，效嘖一咏，紓情而已，大

雅見晒弗顧焉。」案病學草刻成於光緒甲申，寒齋有陶方瑄著梅花吟一卷，自序題光緒丁巳，則已是十三年後，其時尚健在，疾亦似稍好，詩爲五律六首，七律六十首，序語亦尋常。唯號已改爲樵亭而非伯瑛矣。據復堂文續中亡友傳，陶方琦沒於光緒甲申，年四十，計至丁酉當是五十三，方瑄是時恐亦將近六十了罷，所謂心疾或是神經衰弱，三十年來想亦漸輕減，洗齋所記殆只是一時的情狀也。

一四、南園記

輿良著野棠軒摭言卷三言文中有一則云，「陸放翁爲南園記閱古泉記，皆寓策勵之意，今之人使爲達官作文，不能爾也。韓敗，臺評及於放翁，不過以媚彌遠耳，亦何足道，而後人往之譏之，雖曲園先生亦爲是言。先生至爲和平，持論向爲通允，此蓋涉筆及之，袁子才獨不爾，信通人也。」前見陳作霖著養和軒隨筆，有云，大抵苛刻之論，皆自講學家始，而於文人爲尤甚，如斥陸放翁作南園記，亦其類也。當時甚服其有見識，憇叟所言則又有進，講學家好爲苛論，尙只是天資刻薄而已，若媚權臣，豈不更下數等耶。士大夫罵秦檜而又惡韓侂胄，已

反覆得出奇矣，在數百年之後還纔彌遠，益不知是何意思，懟叟揭而出之，誠不愧爲通人，或當更出隨園之右也。曲園先生持論通允，而論教翁未能免俗，蓋因和平故乃不克爲直言以忤世俗耳。

一五、若耶谿

王漁洋著居易錄三十四卷，雖有人謂其步趨文昌雜錄，似未免可笑，而文章簡潔可讀，故是清代說部中之作者。但疎漏處自亦未能免，如卷二十七中一則云，「越中若耶谿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游若耶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間，吾豈游若耶之谿，因改爲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谿矣。」案顏氏家訓文章篇九云，「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濩詩云，飄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濩又飄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上文又引里名勝母，曾參斂衿，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可知徐浩呼若耶正作于遮切，忌其義與勝母相類，此邪卽是費旭詩中之耶，與耶孃字同音，故若耶猶云像參耳。今若耶谿早已改名，紹興城東北隅却有此地名，路旁有溝寬可二尺，不曾見有流水，不知何以不填塞以便出入，俗

呼爲辣茄谿，則又眞讀作邪音，第一字蓋從茄音而聯想得來，故由日而變爲來紐耶。

一六、東昌坊薛五

書估以六紅詩話四卷見示，山陰呂善報著，索價甚昂，以其爲鄉賢著作，遂收得之。卷三摘錄張宗子快園道古九則，其一云，「蘇州太守林五磊素不孝，封公至署半月卽勒歸，予金三十，命悍僕押其抵家，臨行乞三白酒數色亦不得，半途以氣死。時越城東昌坊有貧子薛五者，至孝，其父於冬日每早必赴混堂沐浴，薛五必携熱酒三合禦寒，以二雞蛋下酒。袁山人雪堂作詩云，三合陳希敵早寒，一雙鷄子白團圓，可憐蘇郡林知府，不及東昌薛五官。」案此亦東昌坊之一故實也。城中今少混堂，唯大坊口橋頭有一家，小家新郎於結婚前亦往其處洗浴，不知明末如何，或距東昌坊更近處尙有浴堂乎。

一七、踏漿船

歐陽昱見聞瑣錄前集卷四造船條下云，「中州周沐潤名進士也，宰蘇州常熟縣。時寇氛滿地，

米價日昂，大軍駐上海，信息難通，周乃創造腳帶船，日往上海報米價。其船長僅丈餘，廣僅三尺餘，篷高僅二尺餘，內僅可臥二人，不能坐，坐即欹側，駕船者在船頭，亦臥下，用兩腳踏棹行，棹長約七八尺，一踏即行二三丈，晝夜可行二百數十里。案此言踏棹船似是而非，似得之傳聞，未曾目睹者，又謂始於周文之，亦未可信。此種小船盛行寧波紹興一帶，當是向來舊有，文之特利用之以通蘇滬消息，後遂傳訛以爲周所創始者耳。徐珂可言卷八記杜山次語，江伯訓權知山陰時，以事赴鄉，輒棹划舟往，划舟小如葉，舟子坐舟尾，以足推棹使進，乘者可坐臥，不可立。此寫踏棹船不誤，而名亦不合，越中有划船乃無篷者，一人或三數人用楫進舟，不用槳，鄉間婦女皆能駕使，非若踏棹船之須專家方可也。同書卷十一引屠倬是程堂集題沅江村店壁詩，有云，深山畫啼山鷓鴣，划船拍岸呼賣魚，十八女兒坐船尾，腳踏雙槳如飛盃，謂清乾嘉間踏槳之事有以女子任之者。案據此可知周文之始作之說之非真，唯踏雙槳似不可能，實亦只一槳一楫。屠琴塢詩人故如此說耳。

蕉軒撫錄十二卷，山陰俞夢蕉著。舊有申報館活字本，因係越人著作，故欲蒐求其原刻，通行本刻多是咸豐年刊本，今得一部，乃道光元年刊，當是最早之本矣。活字本有顧丙輝序及自序，均署嘉慶乙亥，案即嘉慶二十年，而刻本中尙多韓廷輝乙亥序，孫光照丁丑序，潘標題辭七絕三首，沈潮七古一首；例言四則，活字本均無之。又活字本載題詞七絕四首，下署夫名，刻本則有印章二方，蓋卽是韓廷輝作耳。俞夢蕉不知其名，今見刻本自序後有墨色印文二，朱文曰夢蕉，白文曰國麟，又每卷題簽上均鈐一白文朱印曰俞國麟篆，可知此本尙是作者自藏之書也。撫錄似係模仿諧鐸之作，而思想庸陋，文章亦未能超脫。不佞之蒐求實唯以鄉曲之見故耳，而道光刻本頗佳，繙看一過，比較看活字本時印象要好得多，不但序題有多少不同已也。由是可知板本與內容甚有關係，鉛字石印雖是便利，但終不能悅目，故只是便於攜帶與檢查，若爲細讀久藏起見，則仍以木刻爲宜，而刻之先後與精粗亦殊重要，未可稍忽視也。

一九、松花粉

蕉軒撫錄卷十二松花條下云，「吾鄉每於春服既成後，入山採松花作粉，色黃味甘，咽之他

物無其美也。」案越諺卷中飲食部中有松花粉，註云，「山松春花，黃細如粉，樵採，入麪粉，清香仙家味。」松花粉平常多和入米粉中爲糕乾，名曰松花糕乾，又糕店作小麻饊如鷄子大，中裹糖餡，外塗松花，名曰松花小鷄，小兒甚喜食之。民家則用以和糯米粉，搓成小團，湯淪加糖，味最香滑，俗稱松花團，讀若土圓切，蓋是無餡的湯團，其名字或者亦即從此轉出也。其只就長條摘成小塊，不搓圓者，名曰毛腳團。陳年松花粉夏日以撲小兒身體，治癩子頗良，比天花粉爲佳，但不易得耳。

二〇、獨脚魑

蕉軒撫錄卷十獨脚魑條下云，「吾鄉競傳獨脚魑之異。獨脚魑弗厭貧富，第悅其色，或婦女有美色，獨脚魑必營求長物以濟其家，婦女爲所私，亦秘弗言也。然久久終欲去，去則持一眼簿，計算其入仍繳而去。」越諺卷中鬼怪部獨脚魑註云，「俗傳女鬼來奔求淫，亦能致富，是否陸游詩獨脚鬼。」案獨脚魑相傳均謂是男鬼，范氏所說獨異、越諺別出五聖菩薩，註云，「俗傳男鬼至婦致富，事類龍城錄五通神。」二者其實原是一種，也都是男性，原是出於男子

好宿娼的心理，推及異物，只是不知怎的分了等級，或尊之則稱曰神曰菩薩，或卑之則稱曰魍，此與普通用了爆竹驚走的山魃蓋無涉，至於獨腳的原因亦不可知矣。

二一、梅樹牌坊

葉騰驥著證諦山人雜志卷三云，「越州西郭門外五里許有梅樹牌坊一座，歷數百年矣，石柱石梁而木心，木甚古，中偃臥老梅，作淡黃色，枝幹峭勁，磨不磷，洗不滅，每歲臘月亦開花，逾時則隱，夏初亦結實，梅熟時復隱去，或升梯捫之，無有也。乾隆初夏月疾風迅雷甚雨，石柱折，鄉民修整之，旋有道人在坊下默誦移時，不知作何語，亦不解其何意，然自此不復開花結實矣，而古幹猶挺然存焉。余少時在家數經其地，見坊中梅樹似畫非畫，似紋非紋，勃々有生氣，而又不在木面，木質亦終不朽腐。又西郭門外洞橋，橋石甚堅固，有一石蟹夜々離水蝕之，橋旁之石已成坎窞，居民之早起者往々見之，蟹色晶瑩如玉，見人卽沈於水，好事者多方捕之不獲，此亦足怪也。」案牌坊在西郭門外河沿，其地卽稱梅樹牌坊，民國六年頃家居時尙見其屹立如故。橫坊上現淡黃色彩，如梅株，彷彿亦具槎枒，惜無人爲模寫或照相也。牌

坊或是明時物，意其上必尙有文字可稽考，開花事已無傳，但云梅樹係昔年雷電所印，說或近似，坊亦非是木心，大抵仍是石質，唯或因電火而變色耳，傳者故甚其詞，但後來亦不聞此說矣。

三二、陳念二

證諦山人雜誌卷五云，「陳念二者山陰下方橋人，偶忘其名字，世業醫，稱爲妙手，遠近就醫者不絕。嘗語人曰，死生固有命，然所以致死者，一死於醫，一死於藥。醫方不對症者死，對症而藥不道地，及炮製不如法者，雖對猶不對也。於是乃設藥肆於門首，親自炮製，不敢以藥誤人，有貧乏者就醫不受禮，並以藥施之，全活者甚衆，十年之間家道日隆，其子崛起舉孝廉。」案陳念義之名亦見於俞萬春之蕩寇志，俞爲嘉道間人，蓋與葉氏同時。紹興民間流行之目連戲中，活無常說自有云，看個是何里個郎中，下方橋個陳念二啦倪子。可知此說白之起亦當在嘉道時，其時蓋陳正有名，其子由醫入於儒，老百姓富於談諧，故以此調之，遂相沿至清末不改。近來不知鄉間尙有目連戲否，此活無常口中之陳念二乃將不可考矣。

二三、溺鬼

孫德祖著寄龜甲志卷四云，「續新齊諧云，溺鬼必帶羊臊氣，信然。」因舉半塘橋茹氏園池溺死數人，云惟時皆聞水有羊臊，不出三日果溺人，平時未嘗有也。又丙志卷二云，「俗傳婦女以不良死者，其鬼所至常有脂粉氣。」此兩種俗信今尙存在，脂粉氣蓋因婦女之故，意思可解，羊臊則不知何故，豈民間以河水鬼爲異物，雖鬼而近於水怪，彷彿又似獸之一種歟。方旭曉卿蠹存上云，鬼作紙灰氣，唯水鬼作羊臊氣。孫彥清袁子才方曉卿皆浙江人，說皆一致，不知他處亦有此說否。以上所說大抵亦只是原則而已，各鬼出現時未必一定每次如此，蓋述者如不記得則也就不提及以爲點綴也。

二四、古今俗語

嘉泰會稽志卷十七草部菰菜下云，今謂之菱首，蓋菱心生薑，至秋如小兒臂，其白如藕，而軟美異常。又茄下云，一名落蘇，越人乃止謂之落蘇。木部柿下云，會稽謂之棹，故有油棹

馬蹄稗。魚部蝦下云，越人謂杜鵑曰社豹，社豹啼時漁人賣小蝦，名社豹蝦。案今紹興稱茭白茄子柿子，並無菱首等名，越中不見杜鵑，鳥中亦無稱社豹者，小蝦極細者名糊蝦，與糊魚相對，亦不聞呼社豹蝦也。嘉泰至今已七百五十年，或者語言不無改變，陳僅餘山著捫燭脛存卷八方諺脛有一條云，「越俗謂新婦爲女嫗，其泛相呼則曰嫗，稍年長者曰老嫗，音女紺切，見毛西河古今通韻。」毛氏越語肯綮錄第五條說此更詳，云是會稽甬上一郡方音，不佞反覆尋思，却想不出類似語來，豈近二百年中又條已消滅耶。今越中女人稱呼，人妻貴家稱太太，民家則云太娘，姑稱其媳曰大娘，妓曰小娘，但汎稱又有太太們，乃別於室女而言，無復敬語意味，越語無們字，此蓋外來語，猶云堂客也。

二五、糊

魚

國琛著風懷鏡，爲朱竹垞風懷詩作註，凡例之十云，「註書之難，陸劍南早已言之。余風懷詩外另有食鮪魚一首，起四句云，白小休論小，奇珍信可珍，炎天來積雪，入饌總如。白小，麪條銀魚，見金壺字考。竹垞此詩作於順治己亥，是年客越中，則所詠之鮪魚，指

吾郡昌安門外之鮠魚而言。蓋鮠魚最白最細，見於端午後，今浙西人游越每津入道之，乃楊孫兩家之註咸引爾雅，以爲似鱗而大鱗，肥美多鯁，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鮠云云。無論紹興夏日並無大鱗多鯁三尺長之魚名鮠魚，卽萬一有之，則起首五字白小休論小竟作何解？若竹垞以三尺者爲小魚，必且以吞舟者爲大魚矣，顧可入饌耶，豈不令人失笑。不玩字句，惟填故實，一詩之註如此，他詩可知。又按鮠魚今俗寫作糊魚，言烹熟時如麵糊攪成一塊也，於義亦通。案范嘯風著越諺卷中水族類寫作鱮魚，註云，「細多如糊，四五月出山陰大桶盤湖中，放麵食極鮮。」其實此只是糊魚，爾雅之鮠乃是鱮魚，鱮則似鮎而大，二者雖同有糊音，而決非長不及半寸之白小，甚爲明顯。老百姓不讀爾雅說文，其命物名，如不是世俗相沿不可解的稱呼，大抵就所聞見取材，讀書人紀錄時加以古雅化，或反失之，范君通人且亦不免，他無論矣。

二六、素火腿

王漁洋香祖雜記卷六云，「越中筍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師極難致。」案越俗以炒花生與豆腐乾同食，名素火腿，傳說金聖歎臨刑遺書說此事，云此法若傳，死無恨

矣。所謂筍脯只簡單的稱筍乾，不聞有何別名，或是京師人所錫與之佳名歟，亦未可知。

二七、吳越語相同

顧張思雪亭著土風錄卷五云，「舊蘇州府志，刺蝟，註云，俗名偷瓜竇。按竇當爲窟字之訛，竇音血，鑿穴居也，以其好竊瓜，常負以入穴，故名。竇音杏，目深貌。」案吾鄉呼刺蝟正作刺窟，越諺卷中禽獸部有蝟，註云，次血，猶也。此未免好奇之過。又土風錄卷十一云，「貴重曰值錢，輕賤曰不值錢，錢音如田，於小兒亦然。見史記魏其侯傳，灌夫云，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直與值通。樂天詩，荊釵不值錢。」案越中稱愛撫小兒尙云值錢，唯讀如成田，又作云爲字用矣。吳越語相同處蓋極多，杜荀鶴詩云，去越從吳過，吳疆與越連，念之良然也。

二八、莫元英

清宗室遐齡著醉夢錄卷上，記莫瘋子云，「莫切崖元英行七，浙江山陰縣人也，其人古貌古

心，不修邊幅，見人輒跪拜不已，雖僕役亦然，以此人皆以莫瘋子呼之。然其學問淵博，凡醫卜星相堪輿之術，以及詩古文詞，無不通曉，尤精於醫，多不循古方，寓京師已三十餘年矣。此亦於越之一奇士，唯鄉人知之者蓋已甚鮮。錄又云，「詩不多作，曾記其一聯云，五月楊梅三月筍，爲何人不住山陰，其不克還鄉之苦况，已露於言表。」久居燕山，而不忘楊梅與筍，此意甚可了解，不佞亦素有此感，近時北方雖有筍來，但終無鞭筍及猫筍，洋莓只可與桑葚相比耳。錄稱莫君沒於咸豐甲寅，去今已將九十年矣。

二九、門檔灰

王紹蘭著許鄭學廬存稿卷四，示兒百六字恭跋中有云，「憶不孝八九歲時，居洛陽署後院，院旁有小門，其門兩扇，皆有橫檔數層。不孝一日用手攀援，足隨以上，至最上層，失足墮地，血流被面，吾母急取門檔灰敷糝其上，蒙以綉帕，府君見之歎恨良久。」案越中常用門檔灰爲止血劑，聞寧昌友人張君言，鄂中亦如此，可知通行甚廣，亦有用衣袋中所積貯之棉屑者。小時候又見有血忌藥，色微紅，用藥拌炒石灰爲之，頗有效力，藥名已不記，唯云其中須

用初生未開眼小鼠，亦不知真否也。

三〇、鳴榔

杭大宗訂譌類編卷六引施愚山矩齋雜記云，「詩詞多用鳴榔，或疑爲扣舷擊楫之說，非也。榔蓋船後橫木之近舵者，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各以二椎擊榔，聲如急鼓，節奏相應，魚聞皆伏不動，以器取之，如俯而拾諸地，饒州東湖有之。吾鄉泰州湖內或擊木片長尺許，虛其前後，以足蹴之，低昂成聲，魚驚竄水草中，然後罩取，亦鳴榔之義。」幼時隨祖母住魯墟，常聞漁舟擊木聲，蓋沈網水底，驅魚入其中而取之，俗稱趕棒槌頭魚，所獲似多係細鱗，不憶有佳魚入饌，云得自棒槌頭魚者也。古人詩中之鳴榔則不必定是捕魚，因本非漁人，或只是擊舵旁橫木，與扣舷同意，亦未可知。

三一、越中金石記

越中金石記十卷，山陰杜春生編錄，道光十年詹波館刊，因印本流傳不多，市價頗高，曩得

一部，在二十金以上。近年得見新印白紙本，末有陳遜聲吳隱二跋，吳跋署己未仲秋，蓋是民國八年，有云，是書以道光庚寅付梓，距今九十餘年，傳本稀如星鳳，鄉邦之雅故，翰墨之偉觀，懼其久而失傳也，拙藏有初印精本，爰與同里陳文蓉曙，吾宗善慶，集資重付剞劂，以廣其傳，閱數月而工竣。似是近日重刻，而翻閱書中斷爛處比比皆是，因知此實是原板新印，非新刊也。其實修補舊板印以行世，亦何嘗不是好事，如會稽徐氏之小李山房本札樸是也，今觀漫漶之處並不補正，雖自稱新板，實則一目了然，即欲欺近視者亦不可得。四書簡明目錄標注卷五，觀妙齋金石文考略下云，道光丁酉盛氏印本，原雍正中刊本，盛氏得其板片，詐爲重刊，正是同一的例，此等事蓋亦古已有之也。

三二、王見大本夢憶

陶菴夢憶視雲甲編本一卷，王文誥本八卷，皆乾隆中刻，王本重刊入粵雅堂叢書中，時則咸豐己卯矣。近從杭州得王氏巾箱本，有王文誥道光壬午序，云甲寅雕板已失，爰重授之梓，唯原刻純生氏案語已悉不存。昔讀復堂日記，云夢憶以王見大本爲最佳，初得甲寅本以爲是矣，

今始知乃是指此本，蓋壬午序自署王文誥見大，甲寅本則只題葉有一印，白文曰見大二字而已。余所得者爲海寧鄒存淦氏舊藏本，有印章六枚，第七八卷係鄒君手抄，後有題跋。鄒君又著有修川小志一卷，手稿未刊，余亦從杭州得之，中有浮簽署男壽祺謹補，乃知其爲鄒適廬之先德。丁丑兵火延及兩浙，故家圖書多散失，偶從估人購得一二，間一披覽，但有悵惘，唯鄒君手澤於無意中乃獲得數品，亦是有緣可喜慰也。

三三、春波橋

平定浙東紀略一卷，五知書屋藏本，書簽云著者無名，唯查第五葉有附記署康熙戊辰，云右先子日記也，末云先子諱自遠，字子望，會稽縣儒學生，自稱不肖男易，不知其姓。書記甲寅秋精忠攻浙事，前五葉自遠所記，後十四葉則易所續成。七月十三日記事云，日晡賊從南門渡河攻稽山門，門做僻隘，又城垣多傾頽處，不足以守，乘城者咸股栗，知府許弘勳介馬疾馳，亟命燃炬運石堵塞，并撤春波橋以遏其衝。案春波橋在東郭門內禹蹟寺前，據此則稽山門外亦有此橋也。又其後叙歸順者多人，小註云，其僞官姓名爵里載在保越錄，茲不具錄。元末

徐勉之著有保越錄，傅節子有校刊本，此錄不知何人所撰，亦未知此書曾見著錄否。

三四、龍虎瓦

三十年冬在北京得瓦當拓本，文爲龍虎各一，右題字曰，漢倉龍白虎瓦，又二行曰，瓦舊藏吾鄉王氏，咸豐庚申假拓數本，光緒庚辰復於故紙堆中得此，先後二十一年，中遭寇難，尙未散亡，幸焉。搗叔記，印白文曰趙之謙印。傅節子華延年室題跋卷中有題漢龍虎二瓦云，「龍虎二瓦金石家罕見著錄，此本乃趙搗叔明府手拓見貽，藏之二十年矣。搗叔少余三歲，幼同里閭，潛心漢學，書畫篆刻尤有盛名，以孝廉議叙縣令，需次江右，疊權緊望，乃甫登薦剡，遽歸道山，惜哉。」案羅振玉編秦漢瓦當文字卷四畫瓦類第一圖青龍瓦，文與此正同，但稍大耳，註云齊吉金室藏，白虎則別是一枚，圖樣工整，與龍相稱，疑所載四靈元是一組也。此虎筆畫簡略，圓目屈尾，狀甚詭詭，在瓦中或當屬罕見之品歟。

三五、南齊造象拓本

近日得舊拓維衛尊造象銘一紙，下左有題字二行曰：子重先生鑒，南齊造象海內止此一石，搗叔持贈。石隙著朱文小印二，文曰稼孫所拓，一直一橫，下朱文印一曰：與石居主人玖聘清玩，裱裝右側二印，朱文曰專祖齋，白文曰大興劉銓福家世守印，下端白文印曰檀之，左側題字二行云，石今存浙江館，此會稽趙益甫贈大興劉子重本，同治初元舊拓也，甲辰臘月，震旦第一山樵玖聘記，白文印曰朱九丹。案此石佛在紹興五雲門外塘下金，民國五年余曾親往拓得數紙，朱記稱存浙江館自係誤傳，但現今何在則未可知耳。此魏氏拓本成於同治三年，據續語堂題跋書漢三老碑後云，同治丙寅正月四日游法相寺，拓南齊石佛背字，搗叔皆爲題記，距余拓時已是五十年前，自更可貴，比較讀之甚易明瞭也。

三六、沈桐生

民國初年沈桐生在紹興自稱大書家，門前立大旆，聞其寫字時用力極大，每寫一筆，輒呻呼以足頓地，傳以爲笑。近聞張在辛著隸法瑣言，署雍正五年七十七歲，自述康熙辛未學書於鄭谷口，有一則云，「初拜鄭先生，卽命余執筆作字，緣下得一畫，卽曰，字豈可如此寫，因

自就坐，取筆擲管作禦敵之狀，半日一畫，每成一字必氣喘數刻。始知前輩成名原非偶然。」因此知沈君所爲亦非無據，惜所作字極笨重，不似谷口之飛躍跳動，可見大匠之規矩雖可遷循，而才力所限，其巧亦不能必至也。

三七、馮黔夫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卷四云，「馮黔夫世定，山陰人，游幕章門，善畫山水，每署款必在石壁上。謂予曰，此摩崖也，若空處卽天，豈可寫字。語奇而確，予頗賞之。」紹興師爺中向來頗多奇人，唯大抵偏倚，如徐文長可以稱祖師，金冬心袁子才則過江支派也。天空不可寫字，此於山水畫固絕確切，其實乃是所謂死話，特借此以保留必需的空白，不使畫面狼藉難看，亦是甚有用也。

三八、葉柳亭

從杭州得舊冊頁若干開，有一紙云，「一秋閑過風雨日，三客繚成書畫詩，賡有牀酒半瓶酒，

不妨潦倒菊花時。丁亥九秋苦雨，與華亭陳少逸逸山陰葉柳亭青夜話於止止軒，柳亭口號此絕，次句蓋謂陳善畫，余工書，而已豪於詩也。一時狂態，書而誌之。句曲筮以烜曉山甫識。朱文小印曰曉山。又一紙云，「竹聲花影透疎懷，尊酒清宵事未偕。夢卽有因還費解，詩雖意欠安排。玉關楊柳愁飛將，金屋芙蓉醉艷娃，計取前生太常便，仙前供奉禮清齋。」計隸書三行半，其下小字夾行云，「此舊友柳亭詩隸也。憶歲丁亥隨任柯橋，負笈舟山，從拜亭夫子學詩隸，見同研柳亭此咏，愛而屬其作隸，而其人豪放率略，詩書不愜意輒棄之，此其一也。劫餘灰燼，基兒拾得，執以爲請，爰綴數言，以誌故人手筆。友姓葉原名青，號柳亭，更名蓋，號髮山，山陰湖蕩人。詩題憶似春夜書事，第五句脫無字，同治乙丑嘉平十二日，誌於蕭齋，不禁爲之黯然。曉山氏。」白文小印曰以烜。案丁亥爲道光七年，距同治乙丑二年已將四十年矣，其間經過洪楊浩劫，區々紙片竟得保存，葉君雖名字翳如，而詩書手跡得以流傳至今，不可謂非幸事。商嘉言拜亭詩草卷十四有枕上口占待示柳亭同學七絕二首，時爲丁亥四月二十六日，商君已疾革，可知爲其得意弟子，唯此外材料不復可得矣。

三九、陶七彪

近日得陶七彪尺牘十二紙，字體怪異，紙墨暗做，不易按讀，却亦有致。陶七彪爲清末紹興名人之一，世競傳其能造陶公櫃，漸益神異化，謂從小櫃中能抽繹布置成一小舍，設備悉具。薛炳朗軒爲作傳云，所作有陶公櫃陶公牀，美國人篤大哥林司賞譽之，亦未能詳其形制。尺牘有一紙，上文缺，云弟去年創造陶公牀陶公櫃，牀櫃一人可以肩挑，輕便仍復結實，製造秘法卽當續寫。似亦只是摺疊輕巧，未必甚奇，唯下文又云，弟擬造鐵鷹，離地升舉，高瞻遠矚，東西南朔，隨意所之，此事功費浩大，弟寄圖式往泰西格致機器兩院，彼都人士之有（六字缺）能按圖仿造，此鷹一出，實有益於國計民生，不徒與西儒鬪巧爭工也。下缺，署名愚弟陶在寬頓首，己丑二月二十二日申刻。據此書可以考見其製作之年爲光緒戊子，卽西曆一八八八年，其時泰西已多有人熱心於航空，唯其實現亦至二十世紀初始漸有頭緒，此中鐵鷹之說未免有過於浮夸處，殆未可盡信。但陶君在舉世方沈迷於時文小楷之時，有志於形而下之技工，壬辰尺牘中又見其書有英吉利文字，則其見識超出凡衆，亦自可佩服也。

四〇、楊花

恐高寒齋刊歷朝七絕正宗一冊，宛平袁勵準選，民國壬申年序，藍印小本，每半葉六行，行十三字，精緻可喜。所選詩凡一百首，作者自唐王翰至清李慈銘共七十人，李詩選兩首，其末章爲鑑湖竹枝詞之一，文云，家家門巷正啼鶯，取次輕陰間嫩晴，滿院楊花人不到，秋千撩亂作清明。詩自當不惡，唯此亦只是說詩境耳，若說鑑湖則實少此景象，說來未免有似高叟之固，但止談風物而非說詩，當亦無妨。越中楊頗少見，讀詩常見柳絮榆錢，而實物難得遇見，若滿庭蓬蓬如飛雪，或大小數團沿階亂滾，在北方乃有此景，又秋千亦絕少，小時候在繞門山東湖學堂仿佛曾一見，唯亦只從舟中遠望見之耳。城內無松樹，離山又頗遠，而春時松花粉隨風飄颺，往往入水缸中，水面現鵝黃色，此係實景實事，未知有人咏入詩中否，因其非是既成的詩料，或恐未必有此機會也。

四一、騎猫狗

孫德祖寄龜丙志卷四云，「越俗患頑僮之好狎畜狗若狸奴而或爲所爪齧也，曰，騎猫狗者娶

婦日必雨。患其好張蓋而敝之也，曰，非暑若雨及，屋下張蓋者軀體不復長。皆投其所忌，繆爲之說以懼之，然尋常鞭撻所不能止者，無勿帖然不敢犯。」王筠荃友臆說中云，「故老相傳，教戒小兒女之詞曰，不出門而寫水，出門必遇雨。非誠遇雨也，以水向門外寫之，在己爲惰，又恐適有過者汗其衣也，然戒惰則樂於勤於少，汗人又小兒所憚爲也，不如懼以遇雨之爲直截也。」此二節語皆有致。孫君又引淮南汜論訓曰，「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故因鬼神禳祥而爲之禁。世俗言饗大高者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斬其肘，枕戶樅而臥者鬼神蹙其首，此皆不著法令，聖人所不傳。」其說明今不具錄，大旨與上文所言相似。民間俗信固未必能悉下唯理的解釋，唯此數事說當可通，若涉及小兒者則教戒之意自更易見，孫王二君之言蓋亦可信也。

四二、胡小二

山陰呂善報六紅詩話卷四云，「南之南詞，北之鼓兒詞，只足以娛村夫婦孺，若少有知識之士，便不屑聽，以故操斯技者絕無雅人。會稽胡嗣源秀才文滙，幼工韻語，稍長卽善唱南

詞，點竄舊本，都成妙文，名滿士夫間，皆謂可與昔柳敬亭之說書，蘇崑生之崑曲鼎立，然不事生產，晚境頗窘，而耽飲好潔之性愈甚。案此所謂南詞蓋卽越中之平調，又稱平湖調，或是從湖州傳來者耶。唱者無專業，大抵爲平人或大家子弟之游惰者，近於北京之子弟書，世稱平調先生，招請者須相當敬禮，飲食亦必精潔。當時擅此技者不乏人，唯沒後皆身名翳如，胡秀才殆是唯一一人矣。葉騰驤證諦山人雜志卷四有胡小二一則，記述更詳，亦更瑣屑有趣，文云，「會稽胡小仁個儻不羈，好修飾，善談諧，能文多技，其音清越柔脆，如唱斃詞，能使人人骨醉，唱哀詞，能使人人墮淚，爲越郡南詞第一。聘請一日必洋銀二元，唱不過一二齣，最多三齣，斷不肯踰限也，飲食不豐潔不食，桌椅不明淨不坐，延之者頗難，然時人祝壽完姻生子諸喜事，必以胡小二南詞爲體面，伶人演劇不足數也。以是聲價愈重，胡亦專心於是而無志上進，恐采芹後不能爲此技，父母督其應試，胡必潦草塞責，以取進爲憂。一日院試，以權然後知輕重爲題，胡視全篇明順，恐取入，乃改承題云，夫權稱錘也，猶恐不妥，又添二字曰，夫權一個稱錘也，始暢然大笑。次年院試爲祭如在三字，承題云，祭而不盡其誠，雖祭如不祭也，以爲明犯下文斷不能進，及榜發竟取入，乃放聲大哭。父母切責之，小二曰，秀才舉人如

何做得，苦字上頭矣。然自此竟不唱曲，唯以教讀糊口，特諛諧愈甚，每親朋雅集，小二一啓口，必四座傾倒。」下文記其乾隆丁未在徐秀才家設帳時所說笑話，壽星頭長，買富，夏雨似饅頭，匪我求童茹等四則，雖原有出處，而卽興應用，誠如所云，可以見小二諛諧之一斑矣。六紅詩話又選抄其詩云，「余曾於胡之好友王某處，見胡少時自寫藻灣詩鈔，存其吼山訪高五清烟蘿書屋一律云，不識高賢館，迷津喚渡頻。濕雲溪路曉，芳草野塘春。山近猿窺戶，庭閑鳥伴人。到來塵事息，無愧葛天民。又解下鸚鵡聊貰酒，吟成鸚鵡孰憐才，蒼茫樹底山精出，歷亂墳前野兔奔，皆有宋元人筆意。」葉呂皆越人，雜志說及乾隆丁未年事，詩話成於嘉慶甲戌，蓋均是乾嘉時人，與胡君約略同時，所記當有可信，唯詩不多選存數首，未免可惜耳。

四三、左腴周氏刻本

左腴十四編，係講左傳之書，分上中下三卷，會稽潘希淦著，有道光戊申杜煦序，男尙楫序，同年十二月刊。下卷末葉有字一行曰，年再姪周以均命男錫祺校刊，中卷末又署孫壻周以璣鴻卿校刊，此蓋是覆盆橋周氏刻本，書估索高物，以其爲吾家故物，乃收得之。潘跋云去夏

沈墨莊周一齋纂修縣乘，購訪遺書，查道光會稽縣志稿，藝文部分已缺，卷十七人物儒林下有潘希淦傳，語多與杜序相同。一齋公爲會祖八山公之從弟，會重刊越言釋，鴻卿公則會祖之同祖兄弟，卽花騰之父，同治壬戌死於寇難，譜載名之錚，以之名反不著錄。

四四、王止軒藏書印

秦漢瓦當文字上下各一卷，續一卷，程敦著錄，乾隆丁未刊，蓋是鑄錫拓本，共有一百三十九品。上卷首有朱文印曰子猷，又一大印朱文七行，行七字，唯第三行六字，其文曰，王繼香，子猷父，號止軒，生丙午，家鏡湖，官玉署，好金石，及圖譜，懶讀書，好藏弄，祝長恩，永呵護，辟水火，毆蟬鼠，傳子孫，俾學古。每卷均有白文印曰，止軒所得金石書畫。卷上目下有字一行曰，辛巳六月通州葛青伯所貽，朱文印曰醉菴，當是王氏手筆歟。卷頭題葉右方框外，有紅印木戳文曰，每部英洋五元，在光緒辛巳以前售價已甚不廉，今只以數倍之值得之，今昔相比，不可謂高矣。

其後收得安越堂刻本寓山注一冊，亦有此四十八字印。

桑下叢談補記

桑下叢談十七，踏漿船，案陳晝卿勤餘詩存卷四，海角行吟中有詩題曰脚漿船，小註云，船長丈許，廣三尺，坐臥容一身，一人坐船尾，以足踏漿行如飛，向惟越人用以狎潮渡江，今江淮人並用之以代急足。其時爲咸豐辛酉，陳君山陰人，習知踏漿船，故說明不誤，江淮採用亦當始於此時也。

又二十六，素火腿，王漁洋謂筍乾俗稱素火腿，案張宗子瑯嬛詩集咏方物五律有兵坑筍乾，註云土名素火腿，然則昔時原有此稱，唯近已不甚聞知矣。校正時記。

看書偶記

六十一則

空白页

看書偶記

一小引

兩近年無事可做，只看雜書遣日，外國書既買不起，也沒有興趣；所以看的只是些線裝書。看了之後，偶然有點意思，便記了下來，先後已有幾十條，再給他起了一個總名，叫做讀書偶記。可是不湊巧，有一天翻看書目，看見上邊有一種讀書偶記，八卷，清趙紹祖著。這部書我沒有找到，但是書名既然和他重複，我只得想法子來改。想了幾天沒有好辦法，結果只將讀字塗去了，換上一個看字，雖然不免改頭換面的不能徹底，却總比雷同要好一點吧。我仔細想想，這字也還改得有道理。讀書這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是高郵王君那樣的人，才能去寫讀書雜志，我們也來看樣，難免有點僭妄。我實在只是看點閑書罷了，平常總是說看閑書，沒有說讀

的，如今改了例很著實。讀書人是容易做的，高的很是了不得，下的也很要不得。若是看書的那便是別一類。客氣一點說書的尊一聲看官，我們就來充當一下也正不妨吧？

二 張皇親胡同

古人云：開卷有益，信然。日前欲至西城尙勤胡同訪友，適送報至便一翻閱，見記張皇親胡同掌故，云卽是天啓張后父國紀宅所在，今名尙勤胡同。及出門命車夫往尙勤胡同，猝不能解，因急告以舊名，始恍然大悟。懿安皇后據正史亦是千古賢媛，留一卷名以紀念其故里，未始不佳，不知何爲改之；且令引車賣漿者茫然不省其處耶？近年來北京地名多隨意改換，如狗尾巴胡同之爲高義伯，羊尾巴胡同之爲楊儀賓，皆是。後人不知高義伯之原語，或將以爲有拾金不昧之義人曾住此地，且將編故事以實之矣。欲化俗爲雅，而其結果乃反更俗，士大失往往有之，自可不必再問吏胥耳。

三 記楊妃牌

蔣子瀟春暉閣詩鈔選卷四有七言古詩一首，題曰，江茂才星樓得美人出浴圖，自題詩強名楊妃，屬余和作，因戲詠之。其末兩聯云，舊藏亦畫華清宮，（原註云，余所藏華清出浴圖爲仇十洲筆。）豐肌大脚香霧濃。今朝纔看凌波小，遺事或堪補天寶。此細事，却頗有意思，於此可見秀才們之如何傾倒於女人之纖足矣。金古良撰無雙譜，畫與贊均佳，而花木蘭之瓣乃亦自然地尖小，則賢者亦尙不免，射堂豈習見戲台上女將之有蹻，以爲木蘭亦當爾耶。不佞對於人家之好色並不想反對，以爲此亦人情之常，唯獨此事不能理解，若遇此等秀才，卽不顯示嫌憎，也總往往覺得好笑也。

四 詩 話

越縵堂日記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條下評鍾雨人所刻養自然齋詩話云，「意在表徵拾墜，以人存詩，其例甚善，惜所采稍雜，不免入於庸近，其稱謂有太夫子及姻伯之類，亦囿於時俗。」閱詩話卷三，便遇見太夫子姻伯三數次，不覺失笑。唯此雖有俗味，比滿紙中丞太令者似尙勝一籌。常怪後人筆記中稱人何以必須用官銜，若詩文話，尤無關係矣，而亦復如是，豈官職

高卑乃與文字佳否有影響耶。外國文人儘有做官者，但培根不聞以水部稱，戈德亦不聞號相國也。最奇者無官位人則名之爲布衣，此與佛教中之白衣相似，但白與緇對，用爲分別，而布衣則爲等級的，其例殆猶朝鮮稱獨身男子曰總角歟。此等似是瑣屑，却值得細想，都是中國人精氣之所在。花下喝道不爲韻事，但惜某大令看花則是普通詩題矣，鄙人見之常覺不好過，有如看纏足女人也。

五 讀字書

雕丘雜錄六云，「家君嘗侍趙忠毅公，公教以讀字書最爲有益。余見有名能文章而於字音讀尙多訛者，甚矣識奇字爲學者第一義也。」翰軒語二云，解經宜先識字，註有云，「說文初看無味，稍解一二便覺趣妙無窮。」今人錢氏課餘閒筆補云，「每有天下人趨之若狂，而余竟莫名其妙者。葱蒜何味，而世人群以爲美。烟草鴉片何物，而世人群以爲香。說文瑣屑，有何意義，而世人尊而敬之，幾欲置之四子五經之上。余於此唯有謝不敏而已。」讀字書，看說文，那很有意思，就只是入門爲難耳。淺君謂說文瑣屑，此正是初看無味，或者如人說磊落人不能

註爾雅，却不知在草木蟲魚間亦自有趣妙無窮，但如不入便無可奈何也。鄙人常喜人家看字典文法，不但能識字，亦復可以通史。英國有人著書，曰英語裏的歷史，此意亦妙。但是說文解字未足以任此，須有人集合甲骨鐘鼎大小篆文，自寫一冊新文字彙求，庶乎其可，而新的大字典亦是必要。如能悠悠然待之數十年，或可有成。但亦或不然，此事正極難言也。

六 背 書

雕丘雜錄十一東齋掌錄記鄧文潔公論讀書法，略謂生平苦不能記，即三四行書皆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書都有個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好處，非是記他的將別處用。梁葵石很贊成他的主意，與鄙見亦相合，蓋鄙人最缺記憶，即最所喜歡的陶詩亦一篇都背不完全也。但古今却都看重背誦，豈擬將別處用耶。荅槎蠡說卷之二云：「永樂朝教習庶士甚嚴，曾子啓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者說，詔戍邊，復貸之，令曳大木，啓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得釋歸，見陸鈺漫記。」至今父師聞尚責令學生背韓柳文及其他，此亦是朱棣之同志。鄙人幸非庶吉士，亦不去再當學生，否則當如程聖跋所云，危矣。

七 翰軒語

往時見張之洞著翰軒語，嫌其名太陳腐，不一披閱。丁丑舊上元日游廠甸，見湖北重刊本，以薄值買一冊歸讀之，則平實而亦新創，不知其何不徑稱發落語，以免誤人乎。復堂日記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條云，閱翰軒語，不必窮高極深，要爲一字千金，可謂知言。六十年來世事變更，乃竟不見有更新的學術指南書，平易誠摯，足與抗衡者，念之增慨。張氏不喜言神靈果報，陰騭文感應篇，文昌魁星諸事，即此一節，在讀書人中亦已大不易得，其中鄙意者亦正以此，若其語學語文固不乏切理近情之言，抑又其次矣。近常有人稱贊閱微草書筆記，即賢者亦或不免，鄙意殊不以爲然。紀氏文筆固頗干淨，唯其假狐鬼說教，不足爲訓，反不如看所著我法集猶爲無害。我稱張香濤，意識下卽有紀曉嵐在，茲故連及之。二人皆京南人，均頗有見識，而有此不同，現今學子不妨一看翰軒語，閱微草堂則非知識未足之少年所宜讀者也。

八 鑰匙牌

芭堂金石契卷上載南宋銅鑄牌，云右銅鑄牌，龍泓外史舊居候潮門外，掘地得數十枚，余曾之，或準伍佰，或準壹佰，皆有臨安府行用五字。又引元孔行素至正直記一曰，宋季銅鑄，長三寸有奇，闊一寸，大小各不同，背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貫文曰壹佰文等之類，額有數，貫以致遠，最便於民，近有人取以爲鑰匙牌者，亦罕得矣。錢竹汀恒言錄卷五鑰匙牌一即引此文，而字句少異。戴醇士古泉叢話卷三云，「右銅牌，南宋物也，此參佰，所見有伍貳佰者。宋史不載，後人掘土得之，然絕少，近世有仿鑄以射利者，所在皆是。夏松如嘗得真牌以示客，客曰，此鑄牌耳，余積百餘枚矣，松如大詫，翌日請觀，纍纍成貫，皆射利者爲，松如不欲嘗，唯唯而退，客什襲珍藏，面有得色。」鄙人曾於後門外得此牌二枚，一曰佰文，一曰壹佰文，皆是射利者所爲也，唯鄙人知其爲假，而買人亦云非真，因以薄值得，似亦尙無傷大雅。鄙意如能模製珍品，精密不苟，廉價出售，亦是好事，如戴君在皇祐條所云：登此虎賁，留爲馬式，豈不慰情勝無哉。鄙人頗想以壹佰文者爲鑰匙牌，但無如許鑰

九 文字蒙求

秋間患腹疾久不出門，日前因事不得不到南城去，便中從琉璃廠書店求得正字略一冊歸讀之，對於王荅友大有敬意。此書亦是字學舉隅之流，而由讀說文人爲之，便自不俗，陳雪堂字亦較之翰苑分書似有不同也。安丘王氏著作寒齋舊有說文數種，未及細讀，唯文字蒙求四卷，昔曾涉獵，今日又取閱，亦覺得多可喜處，所說根據說文，改變處却亦不少，且其著書目的全爲兒童，與鄂宰四種中念念不忘後生初學相同，此意甚可感，亦實希有可貴。清朝乾嘉以後國學大師輩出，但其所經營者本是名山事業，殆無意爲小學生預備入門梯階，故至今說文仍爲難讀之書，所謂小學終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頁也。王荅友於文字學想到童蒙求我，雖是草創之作，歷整整百年，還須推獨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後人愧慙耳。蒯氏廣義作於光緒辛丑，已是六十餘年後矣，却殊不足觀，可知此事甚難，願力與識力如不相副，亦是徒爾。佛說因緣，疑此中正亦有之，末法難挽，大士不出，吾輩乏力梵志坐樹下慨歎彌日，復何補也。

張芭堂金石契，劉氏重刊五冊本嫌其不精，原本又畏其貴，今所有者只是乾隆戊戌編上下兩卷本耳。金粟逸人逸事一卷，錄入鄧氏古學彙刊第一編中，其提要云：朱琰撰，記張芭堂徵君瑣事，與世說相近。近日重讀一過，乃覺得並不近似，三十二則中才有一二略得彷彿，餘均是詩話之屬，但尚可讀。朱笠亭亦是解事人也。日前偶從書坊得原刻逸事一冊，有乾隆戊子沈廷芳序，錢人龍跋，金粟逸人小像一頁，沈芥舟畫，蔣元龍贊，皆彙刊本所無。逸人像戴東坡笠，面瘦長，頗有神氣，以意度之當必相肖，有如西泠五布衣中之金冬心像，都非市井之丹青師所能臆造者也。

一一 變鬼人

謝在杭五雜組卷五人部一云，一黔筑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頃便入室，就睡者連嗅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踏地，乃一裸體婦人也，將以淫

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問其從者，曰捉得變鬼人也。」此頗似西歐巫蠱故事，形似人狼，跡似僵屍，却並非一事。趙翼曝雜記卷三有人變虎一則，與人狼更近，云，「龔觀察士模爲余言，普爾邊外人有能變虎者，新授孟良士目叭先捧，卽其人也。余以將軍命檄之來永昌，令其變，竟不能。」游僧目覩活埋變鬼人，雖在三百年前，思之亦可怕，趙甌北實驗虎變而失敗，則不禁令人絕倒矣。此種精神其實極可佩服，惜不可多得耳。

一二 戊戌奏稿

閱麥仲華所編南海先生戊戌奏稿，頗有見識，六月請禁婦女裹足摺中尤多佳語，如云，「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貧家尤甚。親操井臼，兼持饋浣，下撫弱息，上事病姑，跋往報來，走無停趾，臨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枵足歎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墮命，或因楚病而傷生。若夫水火不時，亂離奔命，扶夫抱子，挾物携衣，絕澗莫踰，高峯難上，亂石阻道，荆棘鈎衣，多有縊樹而棄生，墮樓而絕命者，不可勝數也。」我嘗怪古今有識者何以不憎

惡纏足，今見康君。乃始得爲中國男子解嘲，事雖不成，可以傳矣。癸巳類稿中愈理初有舊唐書與服志書後，天蘇閣叢刊中徐仲可有天足考略，此二者當可與競爽，其餘多是楊廉夫王貽上一流人物，可以坐燈棚下吹笙歌詩，醉飽而散，無從與談人世辛苦也。

一三 金冬心題記

金冬心題記小文，別具風致，久爲世間所重，原刻近已不可見，寒齋所有者只乾隆間花韻軒刊巾箱小品本，嘉慶間種榆仙館本，同治壬申桐西書屋本，光緒戊寅當歸草堂本，皆翻刻也。當歸草堂本今收入西冷五布衣集中，最易得；魏稼孫編校，便於閱讀，陳曼生本序甚佳，字體與所刻佛爾雅相同，古樸可喜，而畫竹題記多缺，似不及矣。魏氏附記云：「余爲當歸草堂校刊此種，旋得湖州凌子與霞邗上來書云，冬心畫記尙有吳門潘氏桐西書屋刻本，時劖剛垂成，道遠不及借校，附記於此。」案潘本蓋亦從巾箱小品出，而編校不佳，如自寫真題記末一則中「圖」者一語，各本均缺中一字，今乃將此三字全刪去，即其一例。唯卷末附刻王笈甫畫鍾進士象記二十四則，雖未足與昔耶居士抗衡，亦頗有意思，蓋取其別致耳。

一四 列仙傳

郝蘭皋著晒書堂筆錄卷三，談諧條下有云：列仙傳云，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合金液，不樂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初學記地部引）。此語真堪絕倒。又云，道家者言多荒怪不足辨，今列仙傳亦無此言。」郝君正論自是不錯，但以我所知列仙中却要算馬明生爲最有風趣，其只願爲地仙，不樂升天，也與鄙意頗相合，鄙人設想地仙之樂自兒時至今不少變，惜不能信有金液可內服耳。讀王夫人校正本列仙傳，所言固多荒怪，而記敘殊可喜，其事亦質素，不令人讀之生厭，蓋是古人的一種長處。張魯輩雖是妖法，却勝呂岩十倍，此事言之甚奇。唯唐宋以來的神仙日趨墮落，其記述亦不復足觀，乃總是事實也。看列仙傳中七十名仙人的履歷，除自然神異之外，不出服食補導二途，以云高明殆不可矣，唯鄙人竊有取者，以其顛來倒去只是服補腦汁的辦法，以行跡近於隱逸，以視後來廁身天闕，星冠羽衣，趨踏拜舞，比出家的和尚更忙者，畢竟清濁迥殊，蓋鄙意關門做神仙總較開門做節度爲勝一籌也。五斗米道中想也有品級，今不詳知，若夫近代道教的典制，豈不卽是直抄人間的帝制者耶。

一五 倒懸求長生

頻羅菴遺集卷十四，直語補證中小便條下引後漢書甘始傳云，「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案此見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其下文云，「愛蓄精氣，不極視大言。」采補之術見於素女經諸書，人尿列在本章綱目卷五十二人部，李時珍曰，方家謂之曰輪迴酒，還元湯，隱語也。此二事意趣可解，唯愛蓄精氣而至於倒懸，則殊非夷所思，讀之不禁發笑。孫彥清著寄龜乙志卷二引宋書樂志，足以蹈天，頭以行地，云今越中亦有此戲，謂之豎蜻，余幼時聞有村童爲此，翻藏府，嘔糞穢而斃。審如是則此亦大危險。范蔚宗云三人壽各百餘歲，正是僥倖之至，且爲此種種苦行，而所得止此，亦似利息甚微薄也。鄙人昔曾有言，中國修仙的人很像，是極吝嗇的守財奴，什麼一點東西都不肯拿出去，至於可以拿進來的自然更是無所不要了。他只有一點可取，便是純依自力，蓋此外有拜北斗，皇一派，則有如士大夫之以磕頭求官，以視倒懸或飲小便者，當又下幾級矣。

一六 禿頭

梁山舟頻羅菴遺集卷九有翟晴江先生傳，末云，「嘗自言童子時讀書塾中，有僧過其門，適塾師外出，率衆童子持梃往擊僧，僧踉蹌走避。封公見而撻之，先生曰，吾惡其禿也。」梁君文固有風趣，而其事亦甚妙，可知翟晴江是解人也。佛本不必排，自來道學家只自心虛耳，其所稍可惡者就是那禿頭，鄙人昔曾有此意，不圖翟君已先我發之矣。鄙人最不喜一切殘毀，落葉枯株固尚不妨，斷瓦殘垣則只在詩畫中差可觀，若是人物便不能如是，卽病理與變態，但可哀矜，亦不樂見也。金冬心自寫真題記云，欲於癩者顛者禿簡者毀面者癩者之中，求得寡諧者，無論真實如何，鄙人未敢贊同，若身中面白而視之仍素然無味，此乃別一事，當分論之。和尚之禿在今日已爲普通，本可无忌，但用刀刮光，又有受戒香疤數行，如玉蜀黍痕跡，視之殊不舒服，又或將頭髮分開作俗裝，則大可以陪擊之，蓋是破戒僧，擊畢當勸令還俗也。

一七 帶皮羊肉

在家鄉吃羊肉都帶皮，與豬肉同，閱癸巳存稿，卷十中有云，「羊皮爲裘，本不應入烹調。鈞磯立談云，韓熙載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紩故也，乃通達之言。」因此知江南在五代時便已吃帶皮羊肉矣。大抵南方羊皮不適於爲裘，不如剝毛作氈，以皮入饌；豬皮或有不喜啖者，羊皮則頗甘脆，凡吃得羊肉者當無不食也。北京食羊有種種製法，若前門內月盛齋之醬羊肉，又爲名物，唯鄙人至今尙不忘故鄉之羊肉粥，終以爲蒸羊最有風味耳。

羊肉粥製法，用錢十二文買羊肉一包，去包裹的鮮荷葉，放大碗內，再就粥攤買粥三文倒入，下鹽，趁熱食之，如用自家煨粥更佳。吾鄉羊肉店只賣蒸羊，卽此間所謂湯羊，如欲得生肉，須先期約定，鄉俗必用蘿蔔紅燒，並無別的做法，云蘿蔔可以去羶，但店頭的熟羊肉却亦並無羶味。北京有賣蒸羊者，乃是五香蒸羊肉，並非是白煮者也。

鄙人甚不喜皮簧戲以及二胡，推至戲考劇評，亦無不然，蓋幾於惡鳥及屋矣。閱揚州畫舫錄卷

五新城北錄下，多記戲班事，却頗有可喜處，如一則云，「二面蔡茂根演西廂記法聰，瞪目縮脣，縱膊埋肩，搔首踟躕，興會隨舉，不覺至僧帽欲墜。斯時舉座恐其露髮，茂根顏色自若。」此外小丑滕蒼洲，貼旦謝瑞卿，魏三兒各節，亦均有情致。乃知天下事無不可書，只要見識趣味文字三者足以勝之，我輩平日所見者多低級的書，但知考較噪言，賞玩脂粉耳，譚復堂之群芳小集尙未能免，他更不必論矣。李艾塘記景物風俗及瑣屑事亦多可取，卷十一虹橋一帶的描寫，凡聲技飲食有十五六節，無不佳妙，有景物略夢憶之風而更少作客態，故亦遂更爲自然，多情味也。

秋冷多閒，摘錄數則，莊誦一過，且喜且愧，自己無論如何用心，總寫不出這樣好文字，若寫時又須由會而至不會，則愈益難矣。

一九 教童子法

王荃友著教童子法一卷，附四書說略後，雖只十三紙，却頗有精采語，即使未能上比古人，亦足與張香濤軒語競爽矣。如云，「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

札也。」又云，「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閑。」均清楚爽利可喜。又謂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踉跳咆哮，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則可通於文藝制作，尤有見識，非平常爲父師者之所能知矣。四書說略雖多爲作時文而設，亦多有箋語明通語。有一處云，「古人帶經而鋤，樊遲何故學之，卽學之又何用請之？請之者，浮海之意也。」案李氏焚書卷三，卓吾論略中云，「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間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上下三百餘年，意見暗合，此亦難得而可貴也。山東學者似特別多情味，不佞所喜者有三人，卽桂未谷郝蘭皋與王荃友是也。

二〇 玩 具

蘇菴文飯小品卷三，游慧錫兩山記中有云：「買泥人，買紙鷄，買蘭陵面具，買小刀戔，

買扇。此令人想起揚州畫舫錄的話來，卷十六云：「山堂無市鬻之舍，以布帳竹榻爲市

爲市，日夕而歸。所鬻皆小兒嬉戲之物，未聞新河時皆集蓮花樓上，故孫殿雲詩有蓮

花塢上橋畔寺，泥車瓦狗徒兒嬉之句。自開新河後，此輩遂移於此，故夢香詞云，揚州好，畫舫到山堂，屈膝窗兒粘翡翠，折腰盤子釘鴛鴦，花月總生香。」樊文卿津門小令之七十八云：「津門好，兒戲笑聲譁，碎剪羊皮糊老虎，細穿馬尾叫蝦蟆，竹馬紙烏紗。」據說天津亦稱小揚州，二詞正堪相比。中國文人學者向來輕視兒童，故歌咏記叙玩具的文章甚少，得見一二節，雖甚簡單，亦正可喜也。

二 印書紙

聞怡谷老人言，桐城黃君的論衡校釋已出，前日往琉璃廠，因買得一部。王仲任爲吾鄉先賢，素所景仰，嘗謂與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爲中國思想界不滅之三燈，論衡中九虛三增至今猶有萬丈光燄，惜自昔乏善本，常令人感覺不易讀耳。黃君此著有功於後學不少，鄙人亦大受惠賜，披讀數章，豁然意解。但用紙稍差，質滑而分量重，且甚脆弱，其實以那麼的高價發售，似亦不妨用竹紙印矣。此種紙微黃而光滑，便於印鋅版，出於日本，在彼地則不用於印書，只供廣告傳單之用，不知來中國後何以如此被尊重，稱之曰米色紙，用以印精裝本用，此蓋始於開明

書，旋即泛濫全國矣。中國爲印書最早之國，至今而盡忘其經驗，連一張紙的好壞亦已不能知道，眞眞奇事也。

二二 毛詩多識

偶閱毛詩多識，書面有舊日題記云：「此書係十年前刻本，唯印本似不多，書估遂爾居奇，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從遜雅齋買得，價尤奇昂。」毛詩多識凡上下兩卷，今刻爲求恕齋叢書之一，有乙丑劉承幹序，時爲民國十四年也。序云多隆阿姓舒穆錄氏，字文希，稱其爲乾嘉間經學名家，事蹟則未詳。案王荃友蛾術編卷下有致多雯溪先生書，注云先生名隆阿，書中卽言毛詩多識事，王君謂書刻板後須賣之，而多以爲不可，故致書重申此意。今據劉序似書終未刻，卷上有王荃友識語十數則，稍留痕跡而已。王書不著年月，以書中語考之，當爲去鄉寧縣後所作，計其時在咸豐壬子夏後，去乾隆末年已五十七載矣，可知多隆阿乃是嘉道間人，蓋與王荃友是同行輩人也。

偶閱楊子勤所編雪橋詩話，見續集卷八中有云，同治三年四月，禮堂將軍多隆阿卒於大營，

予謚忠武。其後記程械林處又云，意園得多禮堂先生毛詩多識，稿本叢雜，屬少珊爲之理董云云，似著毛詩多識者卽此多隆阿。唯續集前條中已云，忠勇蒙古人生平不識漢字，遇公牘使人誦以聽，然則著書豈可能耶。劉氏刻毛詩多識，所據卽意園本，且亦正是楊氏所携以相示者，不知何以一疑爲乾隆時經師，一以爲是同治時武將也。據王荃友書，多識作者爲號雯溪或文希之多隆阿，其號禮堂者別是一人，殆可無疑。楊氏曾與意園共編八旗文經，乃混二多爲一，且使不識漢字人解毛詩名物，未免疏矣。

二三 蟋蟀之類

多隆阿著毛詩多識卷下，蟋蟀在堂條云：「蓋蟋蟀種二，在有野在家之異。其在野者，圓頭修股，形似阜螽而小，色黑如漆，翼短，不飛而善躍，多居黍禾田中。其在家者形略同，色微蒼而有白花文，暑居室外石砌敗垣之中，或居古牆頽壁之下，應秋則鳴，白露乍涼，聲徹夜不息，天漸寒則移進堂屋，故此詩曰在堂。寒漸重，又移居竈畔，故蟋蟀名竈馬。俗呼曰趨趨，卽促織二字音聲之轉。」案所云在家者卽普通蟋蟀，通稱蚰蚰，在野者乃是油胡盧，吾鄉俗名

油唧吟，若鼃馬又是別一種，本草綱目云，俗名鼃鷄，吾鄉稱爲鼃壁鷄，諺云，滅蝗鼃壁鷄，一對好夫妻，是也。俗又名鼃馬爲駝背滅蝗，二者形體並不相近，唯因其均喜居鼃邊食殘粒，故連及之，而鼃馬拱背甚高，乃呼爲駝背，此則與蟋蟀大不相同者也。以上三種小蟲，鄉里小兒無不知之甚審，而學者反不能辨，何歟？中國講學論文太務嚴肅，孩童遊戲，民間俗說，皆在所不顧，故非獨不能眼學，亦併缺耳食，只於發策咕畢中求之，則所知自有限矣。多氏此書所徵尙廣博，不免此弊，他更可知。史香崖止園筆談卷二論阿濫堆，末節有云，「披爾雅禽經，今不知其物有無，出見其物，又不知其在書中爲何。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細已甚，猶難哉。」

二四 翁 鞋

鮑鈺著稗勺中有翁鞋一則云：「北人冬月履納綿絮，臃腫籠全，謂之翁鞋。李崆峒集中用之。當是老人所著，故名。」案北京今俗名老頭兒樂，更有風趣。敦崇著燕京歲時記云：「五月下旬，則甜瓜已熟，沿街吆賣，有旱金墜青皮脆羊角密哈密倭瓜瓢老頭兒樂各種。」然則瓜

中亦有此名，大約卽是南邊所謂冷飯頭瓜又名呃殺瓜者乎。假風雅人輕視民間物名，不能領取其鮮活的諧味，往々喜改爲古語，此正是作木乃伊的手段也。翁鞋今未聞此名，如非崆峒所改作，則幸甚矣。

二五 紫幢軒詩

鮑冠亭稗勺中有真雅文俗一條云：「紫幢王孫文昭厭交旗下人士，謂非真雅。高南阜評南方士人多文俗。二君皆與余善。」南阜山人詩集昔年曾蒐得一部，今在琉璃廠又得紫幢軒詩，但只三種四卷，僅有其全部七八分之一耳。卷首有題辭云：「子晉爲漁洋弟子，學有所自，故得卓然成家。是本有梧門私印，是奉選熙朝雅正時搜得之也，惜僅三種，非全集也，存之求是齋中，時々展卷耳。」下鈐朱文印曰文淇讀過。初疑是劉孟瞻，後查延清編遺逸清音集卷三收有文淇詩十七首，注云文淇高氏，漢軍正白旗人，著有求是齋詩草，蓋清末人，入民國尙存也。紫幢軒詩第一葉下方有法梧門印三，文曰堂堂堂印，存素堂珍藏，詩龕居士存素堂圖書印，皆朱文。詩題上時貼有紅紙碎片書字作記，蓋是入選之作，唯五七言律詩均標作五七言

立，不寫律字，豈是法梧門家諱耶。書刻印甚精，而時有誤字，不知何故，如橋誤稿，有兩處均如此，其一旦還是押韻處也。紫幢軒詩美惡如何，非不佞所能說，但翻讀此四卷書，覺得很有意思的是詩中時常說及街上叫賣東西的事。槐次吟中噪屋云，後巷黃昏人賣炭。立冬夜作云，聽賣街前辣菜聲。艾集卷止聞賣豆聲云，獨輪車上小燈懸，則併寫其狀態。卷下冬街夜歸云，素紙週糊蘆菴擔，過街似點上元燈；亦是此一類。里門望雨云，馬乳蒲桃馬牙棗，一聲聽賣上街初。年夜云，漏深車馬各還家，通夜沿街賣瓜子。枕柝軒嘆坐云，市聲只隔寒烟外。以上所舉，蓋悉是市聲也。有一詩題云，枕柝軒中自己至酉，書卷開闔，悉以市聲爲準，戲成一首，有句云，小柝重過晚市油。案敲榔賣油至今尙然，用入詩中，不知薊嬰居士而外尙有何人。又連夕不飲詩中有一聯云，柝喧街下夜，火響炕封煤。此是打更的榔聲，但總之似乎都喜歡聽，故以枕柝名軒，若封火細事，却亦是北方生活的一點滴，虧得他收拾來放到詩裡去。昔日讀閑園鞠農之一歲貨聲，鐵獅道人之燕京歲時記，心正喜之，其愛景光識名物之意有相同者，今在紫幢軒亦得見一斑，此數人者可謂不俗者矣。

二六 西齋偶得

近日蒐集蒙古博明著作，得西齋三種，計西齋詩輯遺三卷，西齋偶得三卷，鳳城瑣錄一卷，並嘉慶辛酉年刊，而書中寧字悉已剗改，蓋是道光時所印也。博氏進士出身，而通曉蒙古滿洲唐古忒諸國語，故所見自較廣，與一般文人不同。西齋偶得卷一蒙古呼漢人一條曰，「蒙古呼漢人爲契塔特，蓋蒙古初爲忙古部，越在大漠北，至後五代時始通中夏，惟時燕雲十六州皆屬契丹，故以遼國名稱之。」又西洋呼中國一條云，「西洋呼中國爲吉代，蓋亦契丹之訛。」案此西洋當是指俄國，俄語稱中國正云吉泰，今哈爾濱尙有吉代思卡耶街，據此知其源當出於蒙古語，瓦刺一條下說此本是唐古忒語之美稱，明史誤爲專名，結論之曰，「故中國人不可與談邊外之事，中國之書生更不可與談邊外事也。」語雖不敬，却亦是事實，書生輩百口莫辯，大抵因爲只讀中國文，或者卽通外國語亦只取便口給，未能利用到文章學問上來耳。

西齋偶得卷下佚書文字一條中，引王阮亭居易錄，抄錄董斯張吹景集所舉佛典裏中國古語，云當是內典偶合耶，抑襲取耶？西齋解之曰，「蓋佛書本皆梵文，其中國語皆譯者援據經史文

以釋之，不唯非偶合，亦非襲取。」說得何等簡單明了。其實佛經元是印度文，由譯人用漢文寫出，此事明明白白何勞再說，而名士如董王諸公似均未知，豈非奇事。

西齋的識見勝於中國書生多多矣，此無他，亦只是有常識，能明辨而已。儒者言佛經以初至中華之四十二章爲真，其餘皆華人之譎誕者假老莊之書爲之，龔定菴俞理初蔣子瀟聞之大笑，加以嘲弄，見子瀟讀釋藏日記中。此三君者蓋是嘉道間之人傑，龔蔣亦喜雜治梵藏滿蒙天方文字，其識見之能廣大殆亦非偶然也。

二七 三千威儀

佛教戒律本是傳而非經，頗似中國的禮記，其中有大比丘三千威儀一卷，尤爲鄙人所喜讀，蓋其所說又甚類曲禮也。如卷上云，「夜起讀經有五事。一者，不得念我經戒利，餘人不如我。二者，設不利，不得言我經戒不利正爲某比丘事故亂我意。三者，不得坐念人惡。四者，設明日欲問所疑，不得說餘，直當說不解者所知而已。五者，不得念言當持是經中語以行問人使窮。但有是念，非賢者法。」此卽可以移示中國的讀書人。卷下又云，「教人破薪有五事。

一者，莫當道。二者，先視斧柄令堅。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積着燥處。」此則樸實細緻，雖朱柏廬亦未能說到，令人讀之感歎，覺得希有可貴也。大抵古人好處就只是切實，懂得人情物理，說出話來自自然體會得宜，後來和尚忙於做法事，讀書人應科舉，叩頭上宰相書，更無工夫來想這些事情，唐宋以來家訓毫無曲禮氣味，正不足怪，即百丈之清規持與威儀相比，其厚薄亦迥殊矣。

二八 千百年眼

明末張和仲著千百年眼十二卷，評論史事頗有見識。卷三吳亡不係西施一則云，「昔人謂聲色迷人，以爲破國亡家，無不由此。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案此意蓋本於李卓吾，初潭集卷三記漢武魏武嗣宗仲容諸人後曾有所發明，有云，「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又何聲色之娛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爲本，彼瑣

瑣者非恃才妄作，果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此興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此種特見實在只是有常識耳，正如花紅柳綠，個個人都應看見，而偏多病眼者，反而把看見的人當作怪物，大是奇事也。

二九 疑 耀

疑耀七卷，明張萱撰，今刻入嶺南遺書中，通行於世。明時坊本題李贄之名，後人屢有辨正，其實看本文即可了然，不煩旁證，即今刻本中張萱自序，竭力聲明，亦可不必也。疑耀中雖有數則爲張和仲采入千百年眼，亦本平平，其識見乃實甚卑陋，不出書生窠臼，與卓吾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信此書爲李氏所著者倒未免可笑耳。如卷二佛字辨，謂佛字義爲拂，不能譯爲覺。卷四佛經不真，又佛經恐非西來大意，卷五佛書可疑，皆意主關佛，而不知翻譯爲何事，與王漁洋等相似，正是好例。卓老即使不崇佛，亦何至於此乎。又卷五婦人遭亂一條，實即是餓死事小之小註，至論淫亂之始，以爲始於夏少康時之女岐，尤爲匪夷所思，此事乃亦有原始可考耶？想起來可爲絕倒。至其自序中醜詆闕禿，全不爲自己的文章少留地步，此又可見其短少趣

味的修養，唯世人多犯此病，或不能單怪張君也。

三〇 北風集

余前得敦禮臣著燕京歲時記，心愛好之，頗想讀其詩文而不可得。久之始在廠甸買得畫虎集文鈔，雖只寥寥十數頁，而文多質樸可取，又得見其南行詩草，小序與註甚多。又常采小說家言，此亦正是其有情味處也。慶博如爲歲時記書序，因亦留意其人，著作只得到一種，曰鐵梅花館北風集，內容比畫虎集更少了，題序等倒有八頁，本文則只五頁而已，共計律詩絕句三十四首。此係庚子在郊外避亂時所作，有好些都覺得可喜，卷末歸家二首尤令人讀之悵惘。鄙人昔時曾恨不得遇身歷亂離之人，聽他講講過去的事，然而今日不敢請與相見也。聞慶君今健在，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如或有緣能得他種著作讀之，便已滿願矣。北風集板心下署鐵梅花館叢書第二十四，不知此外尙有何書也。

上文係二十八年一月間所寫，閱兩月承張君次溪惠賜鐵梅花館著作三種，卽懷古集，閔翠詩各

一卷，合訂一冊，鐵梅七十自述詩一卷。自述詩序題壬寅，爲民國二十七年，計其生年當爲清同治八年己巳也。編訂時記。

三一 天咫偶聞

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卷八記震在廷事，云著述甚夥，以天咫偶聞最爲精密。鄙人讀震氏書，亦同此意。偶聞大體雖似藤陰雜記，唯雜記太近詩話，在不懂詩如鄙人者讀之，常不免有骨多肉少之感，偶聞則無此恨矣，二十六年秋間臥病，閱清人筆記以自遣，見有可喜者隨筆錄其題目，凡閱五十餘種，所選共六百則，偶聞十卷中計錄出二十條，雜記乃一無所取，卽膾炙人口之閱微草堂五種亦只取其八，大都不談果報者耳。偶聞中多記八旗文學藝術家事，亦是一種特色，讀博西齋著作後頗感興趣，故此一方面於我亦有用處。涉江詩文鈔各一卷，海上嘉月樓勛學遺榭二卷，均得一讀，不能有所臧否，晚年不得意故走而嚮道，此故是無可奈何，若私意則所不喜也。又王子後易姓名爲唐晏。此事本應從主人，唯鄙人愛天咫偶聞，習見震鈞之名，今仍願以是相稱。妙峰山瑣記的作者易名鮑汴，鄙人仍稱之曰奉寬先生，亦聊以示相敬之意耳。

三二 寒燈小話

曩讀李氏焚書，喜其心直口快，思想明達，最所敬仰，而文章煞辣，亦有可畏之處，但見卷四寒燈小話四則所記，則其人又是藹然富於人情者也。如第一段云：「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氣急，獨坐更深，向某輩言曰，丘坦之此去不來矣，言未竟淚如雨下。某謂大人莫太感傷，因爲鄙俚之語以勸大人，語曰，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許大，好人難容載，我勸大人莫太傷懷，古來盡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盡天下無知己，必然有時還來。亂曰，此說不然，此人大有才，到處逢人多相愛，只恨一去太無情，不念老人日夜難待。」讀此節大有悲涼之氣，竊意是卓吾生活的極重要資料，只怕識者不易多得耳。我們看日知錄中論李贄處，便可知顧寧人毫無感覺，只是人云亦云，有如隔巷聽人家呼捉賊，便爾跟着大嚷，發揮其優越感而已。一代學者如顧氏尙如此，他更何望哉。

三三 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還是三十多年前看過的，近來重讀一過，覺得實在寫得不錯。平常批評的人總說筆墨漂亮，思想陳腐。這第一句大抵是衆口一詞，沒有什麼問題，第二句也並未說錯，但是我却有點意見。如要說書的來反對科學，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無人能及，但志在出將入相，而且還想入聖廟，則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當選矣。兒女英雄傳作者的畫夢只是想點翰林，那時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說裏不見得是頂腐敗，又喜講道學，而安老爺這個腳色在全書中差不多寫得最好，我曾玩笑着說，像安學海那樣的道學家，我也不怕見見面，雖然我平常所最不喜歡的東西道學家就是其一。此書作者自稱知道，覺得有幾分對，大抵他通達人情物理，所以處處顯得大方，就是其陳舊迂謬處也總不使人怎麼生厭，這是許多作者都不易及的地方。第三十五回鬼神示兆，說此人當中，這一點我覺得是一個大毛病，全書中本來不談神怪，此處乃落了棘闡奪命錄的窠臼，很是可惜。寫十三妹除了能仁寺前後一段稍爲奇怪外，大體寫得很好，天下自有這一種矜才使氣的女孩兒，大約列公也會遇見一位過，略具一鱗半爪，應知鄙言非妄，不過這裏集合起來，暢快的寫一番罷了。書中對於女人的態度我覺得頗好，恐怕這或者是旗下的關係，其中只是承認陽奇陰耦的謬說，我們却也難深怪，此外總以一個人相對待，絕無淫虐狂的變態

形跡，够得上說是健全的態度。我小時候讀天雨花，很佩服左維明，但是他在庭前劍斬犯淫的侍女，至今留一極惡的印象，若水滸傳之特別憎惡女性，爲廢名所指摘，小說中如能無此等污染，不可謂非難得而可貴也。鄙人所言頗似多捧在旗的人，好在此刻別無用心，止是直抒胸臆，想知者亦自當知之耳。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據八旗文經卷五十九作者考丙云：「文康字鐵仙，勸保孫，歷官理藩院員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駐藏大臣。」所說較他處爲詳，所爲文有史梅叔詩選序一篇，收在文經卷十九中，其文亦頗佳，末署道光乙未，逮馬從善爲評語作序，時爲光緒庚寅，相距已有四十三年矣。

三四 品花寶鑑

從市場得趙景深君著小說戲曲新考，卷上有品花寶鑑考證，說及著作年代，根據楊掌生夢華瑣簿的記錄，云品花寶鑑的前三十回成於道光十七年，後三十回補足於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十二年後全書方纔告成，刊印的年代是咸豐二年。案此處所舉年歲稍有錯誤。寒齋藏有一部，書係原刻，題葉後有長方框，隸書三行云，戊申年十月幻中了幻齋開雕，己酉六月工竣。是卽

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夢華瑣簿原文在丁酉年記事下註云，品花寶鑑是年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廣西歸京，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見其刊本。此書蓋實刊成於道光己酉，而楊掌生見到時乃在咸豐壬子，本是兩件事，非見書時卽刊印時也。又云丁酉年先成三十回，與陳少逸自序校對，亦略有不合。自序言某年秋後著手，是年有順天鄉試，可知是道光丁酉，兩月間得十五卷，明年往粵西，稿置敝篋中八年之久，及後北返，自粵至楚舟行七十日，又寫得十五卷，是年應順天鄉試，當是丁未，故前三十回之成前後蓋十年，不得云成於丁酉也。後三十回則在道光丁未年臘底續寫，五閱月而成，已是戊申的夏天，到冬天付刊，次年畢工，是很近情理的事。序中不記干支，但據所說兩次在京應秋試的事實來考查，丁酉下未均適合，可知上文所推算的大旨是不錯的了。寫到這里，想起孫子書君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來，查卷四中品花寶鑑項下註曰，存，清咸豐間刊本未見，光緒己酉刊本，半葉八行，行二十二字。原來這里也爲楊掌生所誤，以爲原刊是咸豐間的，無怪其見不到了，因爲壓根兒就沒有這麼一回事，沒有料到此己酉年的八行本卽是原刊，硬把他退下一甲子去，說他是光緒己酉年的翻本。其實光緒並無己酉，那時已是宣統元年了。還有一層，戊申己酉年本明明寫著幻中了幻齋開雕，假如該齋

初刊於王子，到己酉重刊，這其間已經隔了五十七年，幻中了幻居士在初刊時如年正二十，奎此也已是七十八歲了，恐怕難得再有刻書的雅興吧。小說新考與書目二者都是專門著述，而於此點皆不免有小錯悞，可見人言之難以憑信也。

三五 香祖筆記

王貽上雖見識平常，曾請解八股文與纏足之禁，但其論文詩亦有可取處。香祖筆記卷一云，「類纂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滿案。」又云，「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此三家村學究語，所謂下劣詩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而盲者反以爲警策。」此二節語皆極通達。鄙人最不喜史論及詠史詩，不特千百年前事不能詳知，未便武斷下褒貶語，且更怕養成文人習氣，輕易裁判別人，以刻薄爲能，非細故也。竊意此事當從學塾改起，不令生徒作史論，庶幾正本清源之道，雖其效或當在百年後，苟能有效，卽是大幸矣，百年何足道哉。

三六 捫燭脞存

陳餘山捫燭脞存十二卷，前有蔣子瀟序，至民國甲寅始以活字板印行。此係詩誦作者之筆記，目錄亦頗有意思，殊多期望，但一閱爽然若失，與一般讀書人的本領蓋無所異也。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爲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卽看其對於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說法，卽已了然無遁形矣。陳氏於此兩關都透不過，莫怪不能給予及第分數耳。卷五藝術脞中引鶴林玉露云，陸象山觀棋局，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弈而得大勝，訝之曰，可知藝與道無所不通。焦里堂在易餘籥錄卷二十亦述此事，而斷之曰：「此妄說也，天下事一技之微，非習之不能精，未有一蹴便臻其極者。至云河圖數，尤妄。河圖與棋局絕不相涉，且河圖當時傳自陳希夷者，無甚深奧，以此悟之於棋遂無敵天下，尤妄說也。此等不經之談，最足誤人，所關非細故也。」此數語極高超，亦極平常，只是有常識耳，而此在世間又甚少，真真有百年且暮之感，讀之不禁感激。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這一點常識，又加以潔癖，乃更至於以此殺身矣，適買得初學集三十卷，遂聯想及之，使人悵惘終日。

三七 分類詩話

今人著荑齋續筆卷十云，「南昌喻端士編輯新城王文簡公士禔皇華紀聞，隴蜀餘聞，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分甘餘話六種中論詩之語，分志趣風雅感慨考證評論彙編六門，每門一卷，彙編分上下卷，乾隆己酉五月信江枕山亭自刊本。一本名諧聲別部，一本名分類詩話，一人所輯，同時所出，而序文例言兩書一字不易，亦無一言言其更名，是真不可解矣。」此書寒齋有一部，即名分類詩話，每葉中縫魚尾上悉空白，只存卷數，卷首及序文中書名則是剗補，形跡顯然，可知此名乃是後改，其初當名諧聲別部，例言末一則中云，「和聲鳴盛，貴諧人心，風雅鼓吹，此爲別部，」可以知之。至於改名理由，或者書板歸於他氏，嫌其原名大晦澀，故易名以順俗耳，觀其剗補殊不雅觀，新名亦籠統，可見非解人所爲，續筆以爲是喻端士自己有此二種刻本，非但觀人不審，即察物亦有誤也。諧聲別部原書近來亦得一部，刻印均相同，唯不經殘毀，自覺得更悅目耳。

三八 古詩裏的女人

閱多歲堂古詩存，卷二下漢樂府古辭中有隴西行，其中閒云，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否？請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成書批云，更極斌媚有態，古人此種細膩處最難學。案此處說詩固不錯，但如論詩中之人亦正寫得極可愛，頗疑中國五代以前的女子確實有如此姿態，不盡關詩人的粉飾也。清末夏穗卿氏有言，宋以前女人尙是奴隸，宋以後則男子全爲奴隸，而女人乃成物件矣，雖似偏激而實含至理。嘗泛觀詩文，見寫女人之美者亦不少，而難得有如此可愛的影象，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只由於咏物者多耳，若奴婢是人，未始不可愛也。隴西行作者故云，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說得極有人情。吾於是乃不禁感歎，此時蓋不獨女人未曾沈淪，即男子亦正不墮落也。

三九 多歲堂古詩存

多歲堂古詩存，成書選，本八卷，而卷二分上下，實是九卷也。前閱天咫偶聞，中錄古詩存例言四十七則，頗可喜，因求得全書讀之，評點不多費筆墨，却多有佳趣，思想尤明達，至不易得。卷七評陳後主云：「後主的係詞人，倘止携暄範諸狎客爲貴游子弟，則文采風流，未始非千秋佳話，乃位違其才，遂致傾敗，亦其大不幸也。」又卷八評隋煬帝云：「帝之清詞麗句與陳後主同工，而渾灑之氣時或過之，足壓時輩，何恨恨於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耶？然亦足見古人虛心，刻覈無論已。」平心想來只是有常識，故說來合於情理，但試看古今來有若干人能說，即此可知是大不容易，值得我們佩服也。冷齋夜話卷四記其弟超然論詩語曰：「陳叔寶絕無肺腸，詩語却有警絕者，如曰，午醉醒未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雖深許其詩得於天趣，洪公亟歎爲知言，但仍牽扯行事，未能免俗，與成誤庵相比，猶差一級耳。

四〇 李 樸 園

閱吳振棫養吉齋叢錄，見餘錄卷十有一則云，「寶坻李比部光庭，長子藻以嘉慶戊午生，咸豐

戊午又得一子，年已八十餘，伯兄季弟之生相去正一甲子。」李樸園著作寒齋共有三種，一爲詩集十二卷，感舊詩一卷，道光庚子年止，二爲鄉言解頤五卷，道光庚戌年序，自稱年七十八，三爲吉金志存四卷，咸豐己未年跋，有印文曰吾年八十七。案己未爲戊午之次年，然則其生子時當是八十六歲，殆可與兒女英雄傳之鄧九公競爽矣。吉金志存每卷首皆題男慕茵摹揚，敬菴校錄，據詩集則藻之後慕之前尙有名菴者，又卷十二己亥年詩題中有云，「今六旬有七矣，幼子三人，一十三，一十歲，一甫六歲，斗室中爲煖炕，環坐，投之讀。」此蓋卽慕與敬與菴，唯卷十一詩註中云，戊戌冬生一子，此未列入，殆以未授讀故耶。戊戌生戊午生皆不知何名，想亦是從草字頭者，唯上舉六人中乃有敬字，恐未免爲顏黃門所譏耳。樸園詩雖未佳，而題詠不避俗事，有好些均收人鄉言解頤中，此則頗可取。統觀樸園著書，自當以鄉言五卷爲其傑作，而全部著作中亦都有一種風趣，在向來讀書人中間正亦是難得而可貴者也。

四一 錢竹汀論輪迴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有釋氏輪迴之說一條云，「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

故死於此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卽晉人依託。」案列子如係晉人依託之書，豈能爲釋氏說所從出，若如所云，則非晉人讀列子後而假造不可矣。錢竹汀本是乾嘉時難得的學者，奈何此等處與王漁洋輩同樣見識，士大夫不讀佛書以爲正派，却亦卽此吃虧不少了。今且不遠引明末的例，嘉道時有些學者多讀釋道藏，或學習梵藏亞刺伯滿蒙文字，如俞理初釁定庵蔣子瀟等，均足以助成其思想之闊大，博西齋裕思元之流亦正如此。讀經典亦何必一家歸依頂禮，只是開一頭門窗，多放進一方面風日來耳，一樣於養生有益，若必謂東向以迎紫氣，西向以望淨土，計議橫生，自只好塞向墮戶而已，昏昏沈沈，無足怪也。

四二 烏里雅蘇台

野棠軒摭言八卷，吉林輿良著，卷三言文，卷七言多中語多可取。卷七記烏里雅蘇台將軍之苦，有云：「其地浮沙，不能築高牆大屋，雖以將軍之署，牆僅及肩，前院三楹，後院五楹，將軍之所居也。捐閱散步院中，市人呼曰，將軍出矣！羣聚觀之，將軍乃入戶。不可以病，購

藥在雜貨舖，付藥一撮，問其何方何藥不知也，煎藥即在煮羊肉大釜中。」昔讀兒女英雄傳，安公子簡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舉家沮喪，未免詭怪，今得懋叟解說，意思乃更明瞭矣。野棠軒文集五卷，亦多有明達之見，並世不可多得。大抵平論古今文章學術，如能不爲唐宋兩位文公所罩住，卽此便已佳，可以知其自有見識，唯大家往往不能如此，蓋爲患得患失故，轉不如尋常文人之能自主，野棠軒之可取殆卽在此也。

四三 唐晏

販書偶記卷十八別集類，涉江先生文鈔一卷，詩一卷，渤海唐晏撰，民國乙卯鉛字排印本，又名涉江遺稿。又註云：唐晏原名震鈞，因辛亥國變改名。案震在廷歿於民國庚申，在乙卯後六年，寒齋所有本，乃是辛酉年印，文集有章榭勞乃宣乙卯年二跋，上文或以是誤記，不然在生前不能稱遺稿也。唐晏改名在辛亥後，一般均如是傳說，唯求恕齋刻庚子西行紀事一卷，本文末尾署光緒辛丑五月，唐晏錄於白下，然則在民國十年前固已有此名矣。或云西行紀事刻於民國乙卯，故卷首題唐晏纂，刻書者遂併改去本文中署名，以歸一律，亦未可知，但揆諸事

理則爲不通，鄙人未敢遽信也。野棠軒文集卷四氏婁說中云，國變後兒輩乞食四方，冠其姓曰婁。結末云：「康熙時伊爾根覺羅之顧，雍正時章佳之尹，兩朝聖人未之間也。獨是彼乃化岐視之見，此則苟爲逃死之謀，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來避仇避亂避諱易姓，時時有之，誠如所論，唯私心不甚喜者，則以旗人有被歧視之感而出此故耳。如循舊例，以第一字爲姓，不必冠姓易名，亦可通行，且似亦更爲大方也。

四四 旗人著述

想一看金息侯的著作，承友人借給瓜圃述異等三四種，也就滿足了。這些書鉛印尙無妨，却都用洋粉連印，售高價，故不想收藏一份，其所說雖不免多誇飾，亦殊有可取處，值得讀一過也。不知怎的我覺得讀旗下人的文章常比漢族文人高明，而平常大官的說話也比卑陋的讀書人大方，這恐怕是同一的道理。如博明之西齋偶得，震鈞之天咫偶聞，錫綬之退復軒隨筆，遐齡之醉夢錄，敦崇之芸窗瑣記，輿良之野棠軒摭言，或見識明達，或態度大雅，文詞之巧拙在其次，似反無甚關係矣。瓜圃叢刊敘錄中有金氏的滿洲老檔秘錄叙，又徐世昌序，都還說得過

去，唯有一跋，中云臣紆以犬馬餘生云云，末署宣統庚申舉人臣林紆謹跋，比較起來便顯得很是寒儉。故家縱出了執袴子弟，仍有點大方氣象，不至與跟班混同，此總是實情，鄙人對於旗人何必雪中送炭，亦只是說實話而已。

四五 大谷山堂集

偶得蒙古夢麟大谷山堂集六卷，卷頭會題記曰，此詩集本無甚足取，今從松風堂購得之，因其爲震在廷故物耳，卷首有海上嘉月樓印，末葉一印曰涉江。此書題葉爲吳興劉承幹署，後書戊午仲冬刊於維揚，平常均稱爲嘉業堂刊本，卽所謂遼東三家詩鈔之一。近閱瓜圃叢刊叙錄，總目後有金息候之子關東識語，中有云，「憶前歲家在廷先生震鈞與我父約刻八旗名賢遺著，編目得數百種，僅合刊大谷山房數集，在廷先生既去世，板歸劉翰怡京卿承幹印行。」由是可知此書本是震氏所刊，後歸劉氏，我當初以爲此本係劉所持贈，今乃知是震生前所印，自鈐印記者也。據海上嘉月樓助學遺稿所記，震氏晚年正住在揚州，卷下收有戊午己未數函，惜未曾說及，如不見關東識語，幾無從得知此事真相矣。

今通行之遼東三家詩鈔，所收爲李錯睫巢集七卷，長海雷溪草堂詩集一卷，大谷山堂集六卷。大谷山堂集有庚申上巳日劉承幹序，有云，同社友唐元素司馬始以表章遺獻，將合大谷山堂並睫巢雷溪草堂諸集彙爲一編，成茲三種，未及印行而其事中輟，今以其板歸余。而睫巢集又有民國十七年戊辰三月袁金鎧序云，三家詩鈔原槧在吳興劉君漢怡承幹處，本年春介長白金君息侯梁讓歸吾奉，保存於京師奉天會館。乃知楚弓楚得，板又易主者，而三家之稱亦是後起，蓋震氏原意陸續重刊，今乃偶然存此三部耳。唯據涉江遺稿張志沂跋，震氏歿於庚申之秋，今劉序署庚申上巳日，是時震氏故尙健在，然則關東所云在廷去世後板歸劉翰怡之說，似又非是事實矣。一部詩集刻印的事跡尙且如此難查明白，那麼別的考証自然更不容易了。

四六 野園詩稿

偶從書肆估得野園詩稿抄本，四冊三種，稿紙中縫上刻野園二字，存題簽三，曰西清載筆錄野園詩集，留都集，各鈐二印，一壺盧形，朱文曰修雅，一方形白文曰濠濮間想。卷首無名，唯野園詩集首行下有印，白文云臣介福，朱文云珥筆承恩，末尾二大印，朱文云景庵。

白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全書末空白半葉有題識曰，「存稿三種爲滿洲介福所著，案熙朝雅頌集，介福字受茲，一字景庵，雍正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侍郎，有西清載筆錄，退思齋詩，野園詩集，留都集，關中紀行集，采江小草，采茶歌。今讀其詩，頗多秀句，且有見道之言，在滿洲人中可謂難能足貴者矣。張芝圃送閱屬題，因識數語歸之。戊寅九月，退翁周肇祥。」查雅頌集，介福詩在卷四十六，所註正同，唯其著作實只六種，蓋采茶歌乃是集中所錄第一首之詩題耳。天咫偶聞卷五列記八旗人著述目錄，集部中有介福之野園詩集等五種，而西清載筆錄則收入史部，在槐廳載筆之前，此亦有誤，今據抄本乃是古今體詩九十六首，大都是應制和韻之作，並非散文記錄也。偶聞卷三云，佟府有野園，介受茲先生福自號野園，卽此，至今尙在。佟雅蓋卽是野園之姓，佟府後爲貝滿女學校，園不知如何，距震在廷者書時不及四十年，爾時僅存之舊邸第皆已易主矣。

四七

癩國戲墨

天津徐沅青著述，余所得者有醫方叢話八卷，宋艷十二卷，近又得其敬鄉筆述八卷，則民國二

十一年新刊，用藍印者也。卷末徐世章跋有云，有灑鵬戲墨，文體駢儷，見公蝶訪居詩集自註，而傳本迄未之見。戲墨昔年曾得一冊，當時同買得者尚有樊文卿之津門小令，因從書堆中檢出重閱，則題葉後大書光緒乙酉年春二月津門蝶園雕板，與宋艷等相類，唯其時只見署名津門東海灑鵬撰，知爲天津徐姓，不會細考也。書凡二卷，有詩星閣主人駢體序文。卷一爲集桃花扇及燕子箋句酒籌各百五十支，駢體序記書共六篇，卷二爲書扇屏二則，集唐人及姜白石句詩共四十九首，蝶園詞曲十六首，花間楹聯叢話十三則。徐跋云，又酒籌譜一種，張君君壽僅獲一見，卽已爲南省士人購去。案此或卽是戲墨，因爲卷上全部差不多是酒籌也。詩星閣主人不知爲誰，筆述卷八記張笨山著書中有星閣集，高彤皆註云，星閣當作詩星閣，然則此作序者其殆是張氏後人耶。

四八 劉備曹操

壽藻堂雜存二卷，民國丙辰鉛字印，上卷爲醫說，分經郭史苑字林藝圃談叢五門，下卷則云可園外稿，卽詩文與詞也。陳伯雨著有養和軒隨筆，在金陵叢刻中，語多明通，醫說中亦多有

可取者。史苑有一則云，「朱子作綱目，改通鑑之例，以蜀爲正統，蓋欲爲南宋立竿取影。其實先主之在漢，未奉獻帝之命，奪西蜀而有之，與孫權據江東正同，較諸曹丕託名禪讓者猶降一等，前史命之曰三國，名實相稱莫過於此。若南宋之親承正統，當援周平王漢光武爲例，彼蜀漢者不過如五季之北漢耳，安得以正統歸之哉。」此言雖是平常，却大有見識，但非一般人心醉桃園結義者所能了知。適閱劉南赤著漢上叢談，卷一記荊門雷氏所藏銅雀台瓦硯，有云，「前代時吳匏庵蓄銅雀硯，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碎之，沈石田作擊硯圖以紀其事，脫遇如某公者，斯硯卽欲瓦全不可得矣。」讀書人上了說書的與戲子的當，以爲曹孟德真是大白臉，大動其義憤，持以讀史固非，若隨便打破人家的硯台，更未免神志太不清爽矣。

四九 冷紅軒集

前從杭州買得江寧人著作三部，悉有漁村印記，後又得二書，一爲懺花重刊柳亭詩話，一爲冷紅軒詩集，種類不同，而亦均有此印或題記，亦一奇矣。冷紅軒集詩二卷，詞一卷，長白女史友蘭氏著，其子麟趾手書付刻，故頗精工，咸豐七年刊，但似不多見，天咫偶聞卷五，八旗

人著述書目中亦未列入。友人有蒐集閩秀著作者，余則欲得旗人文集，因連類及之耳。據序跋言作者爲燕山相國寡媳，斌良題辭云燕山是其兄，蓋卽是桂良，斌良法良均有詩集，桂良則似無之。友蘭姓薩克達氏，適得奕賡所著清語人名譯漢檢之，薩克達下註曰母野豬，此尙有春秋時古風，唯以氏女詩人得無唐突，猶之詩人姓牛，亦終嫌不相稱也。

販書偶記卷十八別集類，冷紅軒詩集二卷，長白女史百保蘭友撰，光緒壬午葆真齋刊。芸香館遺詩卷下有和友蘭三姊詩數首，附錄原唱二首，署名百保，下註友蘭，今亦見冷紅軒詩中，可知友蘭本名百保，而原集上不書，未審何故，殆至光緒重刊時始加上耶。

五〇 六祖真身

姚福均著鑄鼎餘聞卷四有六祖真身一條云，「宋文信國指南後錄有南華山詩，自注云，六祖禪師真身，蓋數百年矣，爲亂兵剖其心肝，乃知患難佛不能免，況人乎。又一題云，己卯五月十八日予以楚囚過曹溪，宿寺門下，六祖禪師真身頃爲亂兵剖其胸，探其心肝，蓋意其有寶，故購至此。」案六祖慧能歿於唐先天二年癸丑，至南宋末年祥興二年己卯，歷年五百六十六矣，

不圖骸骸復見剖割，豈非真是有什麼宿緣乎。余前論越王崢歐兜祖師，留下漆身，供人膜拜，以爲是惱悞，今觀六祖事，當更了知有身之足爲大患矣。元人本不必論，如楊璉真伽所爲，寧復有人理，但彼是番僧，當愛其同類，不至殘毀和尚死體，然則所謂亂兵或非此輩亦未可知。漆身中間那里會有寶貝，而貿貿然探其心肝，此事真奇絕，如不是文文山親至曹溪看來告訴我，幾乎不大有人能相信也。

五一 扶桑兩月記

閱羅叔言扶桑兩月記，所記蓋是光緒辛丑冬東遊視察教育事，羅君本是讀書人，故文多可讀，與王韜王之春等均不同也。有云，「於書肆中購得宋聞人耆年備急灸法，內載婦人難生，宜灸右腳小指尖三炷，如婦人札脚，則先以鹽湯洗脚令溫，氣脉通疏，然後灸之云云，據此則宋代婦人尚非人人纏足可知。」此一則故是存拙齋札疏中材料。又云，「毛子晉刻津逮秘書，實是用活字。兒時讀毛詩陸疏廣要，見其中有橫植之字，始悟毛氏刻字原是活板，特排印精工，與刻板驟不能別耳。」不佞乃取陸疏廣要考之，在卷上之末第四十六葉，顏如舜華條下，子晉

引爾雅櫬木槿，槿字倒植，稍偏近左下，但非是橫植，此外亦並無有，疑羅君所說卽指此。但仔細考察，只此一例實不足證明係是活板，蓋尋常木板剝改處亦偶或脫落，匠人不謹慎輒顛倒錯亂嵌之，正是可有的事，非活字始會有倒植也。曾見明齋小識後印本，有多處文字凌亂，意不可通，蓋均是此例，不過是絕端的例，亦不可多見者耳。

五二 學海談龍

湯紀尙著榮藹紀事初稿四卷，光緒乙酉年刊，有俞曲園序文，後併縮成三卷，爲榮藹文甲集，以丙戌迄壬辰文二卷爲乙集，附癸巳迄乙未所作文爲別錄，重刻行世，曲園序則已無有，蓋序中頗議其文多艱深也。乙集卷上有最錄魏瑟人逸文一篇，云已授朱之榛傳之，今檢魏集補編朱序，果云係湯伯述所編，而序語亦卽襲用榮藹文上半，但少改爲流暢而已。原文末有云，「逸文竟刻，更得學海談龍一書，說郡國山川彝鼎，說金石雜事，皆可喜，小學家偉之，亟寫副貺。」蘇州吳副都，人間遂有傳本。「案張祖廉著定盦年譜外紀卷上云，「嘉慶戊寅纂平生師友言論及所見古物，爲學海談龍四卷。」娟鏡樓叢刻中又有張氏所輯定盦遺著一卷，序文之末乃

云，「所望四方閎達之士，訪羽陵飽蠹之簡，獲學海談龍之編」，則在民國辛酉時此書固未傳於世，所云錄寄蘇州之副本不知浮沈何所也。吳張二君皆吳中人，搜訪定公著作又至勤苦，而談龍竟不出，思之悶損。吳副都豈是憲齋耶，若如是則踪跡當亦易易，或繫蕙文人少見者，乃致失之交臂，亦未可知耳。

五三 稗海紀游

偶從舊書估得稗海紀游一編，紙敝墨劣，而文可讀，價亦不廉，但終收得之，因其記游歷臺灣事，蓋亦不多見也。書共八十四葉，紀游居其大半，後附偽鄭逸事，番境拾遺，海上紀略三種，題武林郁永河滄浪稿，襄平達綸經圍校刊，首葉則題道光乙未新鐫，棗花軒主人訂。據達綸序云，幼時於琉璃廠得寫本，後官秦中，爲之付梓，蓋在郁氏游臺百三十八年後矣。案野棠軒文集卷三有趙公行狀，達綸爲趙爾巽之祖，道光癸未進士，著有臺灣風土記，棗花軒稿，經圃日記等，所云風土記疑卽紀游之誤。郁永河游臺灣在康熙丁丑（西曆一六九七），因採硫黃，深入雞籠番地，所記多險怪可喜，文亦頗佳，其記鄭成功遺事雖只寥寥八則，陳永華父女傳各

一，而語殊翔實，其同行友人顧敷公於永曆十三年被掠至臺，留居三十餘年，故所據必多可信，且亦頗有推重語，達氏序中稱其論鄭氏事尤有古良史遺意，可謂有識矣。清末申報館收入屑玉叢談三集中，今亦已罕見，如或杭人有好事者收入小叢刻中，亦是勝事也。

五四 林和靖集

前日書賈攜林和靖集來，喜而留之。余非能知妻梅子鶴之詩者，因少時會有此刻本，故不能無戀戀。查舊日記第七冊，光緒壬寅正月十六日，以錢二百文託孫朝升從江南官書局買長洲朱氏重刻林和靖詩集二冊來，屈指計之已是三十七年前事，思之惘然。本家舉人椒生公時爲管輪堂監督，講道學，誦感應篇，放生，收字紙，孫朝升卽專司收字紙之人，江北人，已年老矣，嘗面諛公，老爺行善多，已可成地仙，胡尙未仙去耶，大爲公所不喜，余與伯升叔則常請其往城南行脚時代買物事，公厲禁食牛，而孫朝升字紙擔中每爲我輩藏白切熟牛肉來，在號舍中喝白酒，以鹽蘸牛肉食之，殆因係禁物之故，覺得似特別有味也。

五五 天津文鈔

中國向來有彙刻地方著述爲叢書或總集者，此雖似未免鄉曲之見，但保存文獻功效甚大，於讀書人亦極有便利。近來因蒐集徐沅青著作，稍買得天津的總集類書，有天津文鈔四冊，亦是庚申歲金氏所刻，紙墨頗佳，與屏廬叢書相同。原書分二十四卷，華少梅編，其子聽橋所增訂，今裁併爲七卷，多所刪削，即使後人於義法體例有見到處，以此改變昔人著述面目，覺得亦是得失參半。聞近世有人重刊戴南山集，乃倩人篇篇加以斧正，使成爲桐城派文，以此例彼，固尙少勝耳。書名原爲津門文鈔，蓋擬與梅氏詩鈔相對，今改稱天津文鈔，雖云紀實，揆之名從主人之義，亦不無缺憾。華少梅又著有勝錄二卷，幸得有一冊，首尾無序跋題葉。有墨筆點竄及書眉批語。看首葉碧琅玕館一印，知是楊庸叟手筆，亦可珍也。

庸叟著有碧琅玕詩鈔正續各四卷，文集惜不得見，只於文鈔中錄存四首而已。文鈔刻頗精而校似有疏忽處，卷一胡捷余武貞公議中，主張以周定夫王玄趾潘子祥諸人從祀，玄誤刻作立字，胡象三蓋原籍會稽，故文中尙稱吾越也。

五六 四史疑年錄

買得四史疑年錄兩冊，凡七卷，阮劉文如著。前有阮雲台嘉慶二十三年序，著者自序，譚復堂光緒二十一年序，題葉後面乃署宣統元年春王月刻。案此蓋是榆園許氏舊刻，當成於光緒丙申，十餘年後不知爲誰氏所得，乃改刻年月，村俗可笑。卷五中是儀之名凡兩見，均未避諱，又每卷撰人題曰儀徵女士某，可知其非刻於宣統時也。錄中第一人是項羽，得年三十一，此人的確不愧爲英雄，但是看下去，最可歎異的還是董賢，年止二十三，這除了有些王子后妃以外，名人中頂年青的總要算是他了。吾鄉金古良撰無雙譜，垓下歎與恐驚寐均儼然居卷首。此二人真不可及，而張子房更出其上，此則由於金君黍離之感，與其以文山結末同一意思耳。

五七 捲地皮

沈內瑩著春星草堂集中有星苑館隨筆十二卷，卷六有一則云，「山堂肆考，王知訓帥宣州，性貪婪，因入覲賜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如鬼。或問何爲者，答曰，我宣州土地也，知訓入

觀，連地皮捲來，故至此。案江南遺事載此乃徐知訓事，今俚語捲地皮本此。」案今通稱刮地皮，此係俗語，不能知其所本，大抵只能根據文獻，如五代紀錄中見此語，可知其時已有之而已。伶人用語率取當時最通行者，以博一笑，有如今之相聲等，未必自我作古，創造新語，待有人著錄，傳至後世，爲俚言之所本也。古來學者喜就載籍所記，推定爲某語本源，往往本末倒置，揆諸事理亦復難通，此則甚惑也。記有人著書，言男女淫亂始於何時，讀之不禁失笑，而言者鑿鑿有據，彷彿記得說是妹喜時，正是很好的例子。

五八 寶竹坡

清宗室遐齡號菊潭，著有醉夢錄二卷，嶺雲齋詩草一卷，光緒乙酉白紙石印，抄寫多誤，而文可讀，雖亦間談因果怪異，却頗質樸，前讀敦崇筆記亦如此，此蓋是旗下人之特色歟。醉夢錄卷上寶太史春聯一則有云，「寶竹坡廷余族弟也，風流倜儻，才軼絕倫，其未遇時自撰春聯云，小室難容佳客坐，柴門未許俗人敲，又無事且捫口下穴，有心難對谷旁人，如此類甚多，今略舉一二以概其餘。」又卷下記劉享慶酒後誦罷官詩云，閩浙衡文眼界寬，兩番携妓入長

安，微臣好色原天賦，只愛蛾眉不愛官。此亦是竹坡之作，菊潭甚加責備，唯比對聯乃已藉藉多多矣。案寶廷以江山船案罷官，時爲光緒八年壬午，遐齡自序爲癸未夏，正是其次年，越樓堂日記三十九冊中記此事，亦大有微詞。其實此等事本不必深論，乃寶廷晚年忽講道學，庚寅著庭聞憶略，夏震武爲刊行之，曾在廠甸得一冊，對照讀之，不禁微笑。昔見吾鄉某甲所著隨筆，一小冊子中起頭大談聖經賢傳，末了則講市井小兒的猥褻話，與此正相似，不過首尾顛倒而已。

五九 金陵游記

得金陵游記一卷，漁洋山人著，板心下端刻阮亭古文四字。考其時當是康熙三年甲辰也。卷中凡游記八篇，題名記七篇，大抵均見於漁洋文略卷四，而文字稍有異同。第六篇六朝松石記文略不收，餘亦多所刪削，文略刻於康熙三十四年，漁洋年已六十有二，故文益簡勁，但游記得存其少作，又兩本異同處有如原稿上改竄之跡，閱之亦極有意思。卷首有小序六，爲杜茶村陸園京施愚山冒辟疆尤西堂陳其年之作，王西樵題詩一章，在合集中便不可得見矣。此數文在

諸人集中不知收存否，卽有之亦極不易見到，因此更感覺原刻單行本之可貴，蓋與合集允宜並重者也。阮亭文雅潔，少嫌其欠腴，茶村序稱欲撰金陵景物略，非阮亭不可，恐是過譽。此事須得有見識魄力，阮亭於此殆未能勝。如多寫此類游記數十篇，固亦可喜，但仍是文集中物，未必能自成一部著作耳。

六〇 左菴詞話

左菴詞話二冊，不記卷數，各冊頁數自爲起訖，唯一冊末有跋語六行，姑以此定爲上下冊耳。下冊有一則云，草堂詩餘所錄皆鄙俚，萬不可讀。舒白香詞譜雖僅百首，調多未備，然皆選佳作，足資規撫，不枉竹垞當年向錢遵王家巧偷得來」。偶然興到涉筆，將詞譜與絕妙好詞混而爲一，張冠李戴，雖是疎忽，但亦事所常有，不足深怪也。龍顧山人撰清詞玉屑卷五云，「許邁孫娛園亦曰榆園，池亭樹石，勝擅江左，其佳處曰疎香林屋，曰潭水山房，曰藕船，曰還讀書堂，曰蓮北詩龕，曰微雲樓，山陰王眉叔各譜望江南寫之。」其錯誤亦正相同。許邁孫園亦有其娛園，唯有疎香林屋等之娛園乃在會稽小臯步，蓋是秦秋伊之園，戊戌前後屢游其

地，微雲樓已不能登，潭水山房尙完好，乃只是一楹屋，堦前有一方池，別無甚佳趣也。秦氏於光緒丙戌刻有娛園詩存四卷，卷三爲蘿賞集，集錄同人題咏詩詞，王眉叔望江南詞共十首均收在卷內，龍顧山人所據蓋是王氏笙月詞，此詞適爲許邁孫所刻，遂以此誤會耳。

六一 思痛記

李小池著思痛記二卷，余於戊戌冬間買得一冊，於今已四十餘年矣，時出披閱，有自己鞭屍之痛。李氏別種著作，亦曾著意收羅，見思痛記尤欲得之，至今已有三冊，新舊稍不同，內容則一，前又得其一，墨暗紙敝，末葉墨題一行云，丙申九月筱園讀於滬濱，印文曰小園，各本均祇有光緒六年高鼎序金遺跋各一，此本乃多有光緒十三年黃思永序一篇，蓋後刻加入者，故爲早印本所無也。洪楊之事，今世艷稱，不知其慘痛乃如此，黃氏自稱固身遭大痛而未忍言者，序云，今讀是編，語語酸楚入心坎，不覺舊痛觸發，涕泣交流，良可悲矣。往日嘗讀魯叔容虎口日記，楊德榮夏蟲自語，李召棠亂後記所記，覺得都不甚奇，唯此記所書殆可與揚州十日記競爽，思之尤可畏懼，此意正亦不忍言也。余收集思痛記已有四冊，本意亦擬分給他人，

唯解者不易得，故至今未損一冊，前曾借給胡適之君一讀，不知其印象如何，當時不願追問，適之亦是識者，想亦以此不會給什麼回答也。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記。

看書餘記

五十八則

空白页

看書餘記

一 讀東山談苑

東山談苑卷七云，「倪元鎮爲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此語殊佳。余澹心記古人嘉言懿行，爽然成書八卷，以余觀之，總無出此一條之右者矣。嘗怪世說新語後所記何以率多陳腐，或歪曲遠於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馬樹猶如此之語，難得一見。雲林居士此言，可謂甚有意思，特別如余君所云，亂離之後，閉戶深思，當更有感興，如下一刀圭，豈止勝於吹竹彈絲而已哉。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燈下，記於苦茶庵西廂。

二 讀大學中庸

近日想看禮記，因取郝蘭皋箋本讀之，取其簡潔明了也。讀大學中庸各一過，乃不覺驚異。文句甚順口，而意義皆如初會面，一也。意義還是難懂，懂得的地方都是些格言，二也。中庸簡直是玄學，不佞蓋猶未能全了物理，何況物理後學乎。大學稍可解，却亦無甚用處，平常人看看想要得點受用，不如論語多矣。不知世間何以如彼珍重，殊可驚異，此其三也。從前書房裏念書，真虧得小孩們記得住這些。不佞讀下中時是十二歲了，愚鈍可想，却也背誦過來，反復思之，所以能成誦者，豈不正以其不可解故耶。三月五日。

三 讀經律異相

閱梁寶唱編經律異相，卷四十八畜生部十，千秋條下引婆須蜜經第八卷云，「千秋人面鳥身，生子還害其母，復學得羅漢果，畜生無有是智及有尊卑想，不受五逆罪。」中國舊說，鳥獸中之不孝者有梟與破鏡，破鏡不知爲何物，梟則世間多有，只會吞喫小鳥及老鼠等，不能食他鳥也，而久蒙食母之惡名。千秋人面鳥身，豈亦其同類耶。印度事情不能知悉，唯其體察物情，開遮合理，先賢博大之精神可想也。中國儒生嚴於人禽之辨，而此等處又纏夾不清，有愧

和尚們多矣。三月九日晨記。

四 讀柳崖外編

徐崑后山著柳崖外編十六卷，筆意學聊齋，世又傳其爲蒲留仙後身，論其位置，大抵也就是如此。卷十五斷腸草一則，辨證名物，別有意思，案語第二節中，辯兼明書謂蔓菁卽蘿菔之非，有云，「如黃鳥亦名倉庚，亦名黃鸝，詩經屢見，而鄉人不作如此呼也。余少年初到家鄉，時春日雙桐齋畔黃鳥睨院可聽，而鄉人呼之曰黃瓜婁，蓋卽黃栗留之轉訛，若非羽毛聲音顯然可辨，又烏知黃瓜婁之卽黃鳥也。世儒泥於章句，不暇向老農老圃細細商榷，妄逞臆說，未有不如齊民要術及兼明書之自以爲是者。」此數語說盡箋注蟲魚之通病，只郝蘭皋一人或可稱例外耳。現代博物學家可以有興趣來提倡古文，却無意於考訂文史上的名物，此是別一種鄙陋，而其病源則一也。博雅之士，纔真能使學術與藝文接觸，中國到何時始有此希望，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思之悵然。

五 讀雲仙散錄

雲仙散錄三百餘條，一讀即可知是馮氏所自造，大抵愛華麗纖巧，與陶穀之清異錄鼻息相通也。援引雖不足憑信，後世即據此爲故實，通用至今者亦復不少。卷中三出淵明列傳，所寫卻都不似，猶不如廬阜雜記所說攢眉一事，能具陶公面目。其記孟浩然的兩節，如苦吟至眉毫盡落，又看視魚竹，均頗有可喜處，雖然竹有幾節，魚有幾鱗，不佞亦是不知，本來笑不得孟君也。三月廿一日。

六 題藤陰雜記

戴菴塘藤陰雜記十二卷，清末有重刊本。數年前曾求得其原刻，自序署嘉慶丙辰，題葉只寫書名，不記年歲。近日又得一部，則左右有字兩行云，嘉慶庚申增輯，石鼓齋鏤。校閱本文，計卷一末多一則，卷八多兩則，卷十二多一則，原板補刻者也。昔嘗與餅齋戲語，模擬書中所記，大抵如云，朱竹垞遷居至南橫街，中途覆車，損一書籠。唯事雖瑣屑，亦復有可喜處。只可

惜詩多而記事少耳。四月十三日燭下記於北平知堂。

重刊板現存湖州會館，民國初年有董君新印若干以贈人，寒齋因亦有其一。董君時爲部吏不得意，一日訪鄉先達於積跬步齋，大發牢騷，意欲蹈海，先達傾聽良久，徐答曰，我看可以慢慢的來。本係方言，難以記錄得恰好，唯此應答極有意思，前輩風度儼然如見，可以收入民國的世說中去。因藤陰雜記輒復憶及，附記於此，亦復可備吳興掌故之一也。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七 讀孔子集語

孫星衍輯孔子集語卷二，據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師覺授孝子傳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賸之亂，衛人狐厲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厲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厲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死。」此文重在記子崔之孝，但是我們看過去留在眼裡的，却是狐厲。

此等人蓋是周時所特有，如孟子裡的庾公之斯，檀弓裡的工尹商陽，武士而有儒雅氣，殆是儒家理想的傳說英雄，與史記刺客列傳中人氣味又不相同也。傳說中的人物與事件，未必實有，但於此可以見造作者的心情願望，亦是有趣味的事。我所以喜歡此故事者，蓋亦爲此故耳。廿七年四月十四日。

八 題鄉言解頤

鄉言解頤五卷，十年前在孔德學校見書估挾此書，隅卿謂尙可看，勸以薄值收得。內有缺葉，去年夏從石君借得一本，抄補卷末所缺兩紙，卷三則仍缺一葉也。書中不出撰人姓名，唯自序稱登齋老人，據本文知其姓李，寶坻人，號樸園而已。前日在南新華街得虛受齋詩鈔十二卷，樸園感舊詩一卷，寶坻李光庭著，乃知卽是此人。鄉言中之造室十事（庚子），消寒十二事之八（己丑），新年十事（丁亥），雜物十事（己亥），金銀錢三事（戊戌）各詩均見集中，註有年歲。詩鈔止於庚子，鄉言題署庚戌，蓋又十年後矣。樸園詩雖卷卷有張南山批點題詠，以余觀之，其可喜終不及鄉言，而鄉言中之記述注解亦比所收韻語爲可貴。余喜得詩鈔，因其爲登齋之作，實

猶屋上之烏鳥耳。鄉言在隆福寺街又陸續得二部，卷三缺葉如故，殆真是板缺，無可如何，至今亦未能借得全本抄補之也。四月二十六日。

九 題會稽三賦

會稽三賦爲越中一重要文獻，誠如陳春氏所云，吾郡人家置一編，只可惜寒齋所收不多，亦無珍本耳。此章石卿刊本，係鄉人所刻，且字大疏朗可喜，較惜陰軒刻尤便於觀覽。唯原本有陶歇菴序，南姜泉後序，今乃悉不存，未審何故，豈或偶脫落耶。四月二十七日記。

案會稽三賦注通行有兩本。甲一卷本，宋周世則史鑄注，有史序，蕭山陳氏山陰杜氏均有重刊本。乙四卷本，明南逢吉尹壇注，有南跋，凌弘憲陶望齡序，天啓中吳興凌氏刊朱墨印本。此本因有歇菴眉批及摠評，頗爲周鄭堂不滿，唯此後好些刻本從此出，惜陰軒本卽是而刪凌序，章氏本則併去陶序，雖曰漸就雅正，而別無題記說明其來源與變革，刻書固是好事，而未免缺少誠實，近於市人所爲，稍可惜耳。三十一年秋分前日，雨中附記。

一〇 題十種古逸書

三十年前曾有茹氏十種一部，竹紙舊印，心甚喜之，惜久已失去，欲再買，終因循未果。前日有書估携此一部來，白紙而書品不佳，以價不昂，乃收得之。輯錄古書，本多可喜，唯余所惓惓於此書者，殆有故友之思，如毛詩品物圖考類耶。十種中覺得最有意思者是古孝子傳，因其收羅特備，便於觀覽，原本文章質樸，態度真率，無論記何事都不失靜穆之氣，所以可取也。嘗欲取列女傳孝子傳以至東山談苑，以意點定之，亦可消遣，只可惜中選者恐不能多，未免掃興，以是遲遲耳。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頃又得一部竹紙印者，有之江文理學院圖書館珍藏印，板心較高，當是原刊本。此翻刻不知係何時所刊，苟非得別本比較，一時亦不易看出。首葉序文第九行，原文云，所賴於後來者，今誤賴爲顛。此或是一種後刻之證明歟。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再記。

一一 讀眉山詩案廣證

眉山詩案廣證卷六附載中，錄東坡祭黃州太守徐君猷文，張秋水案語中有一節云，「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原來是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戒。」余讀之頗有感，東坡之不能忘君猷，與勝之之不記得，豈不皆宜哉。又見東坡事類卷十二引宋稗類鈔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住京師。坡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此言甚柔和，卻是極悲涼，嗟乎此正與勝之大笑相表裏也。吾不解儒者何以不能懂得此意，不佞非學佛人，於此稍有知識，蓋亦半從儒出者耳。審如是，則儒之衰久矣，吾輩乃得其墜緒而維繫之者也。此語奇矣，我卻相信是不錯的，但知者自知，若勉強告示，猶如嚼飯哺人，或敲頭勸學，殆無用處也。二十七年五月一日，知堂記。

一二 頤王氏刻蕙園藏書題譜續錄

此續錄兩冊價奇昂，在此時尙有人刻木板印連史紙，已屬難得，價昂可原諒也。唯其紙乃橫摺，觸手卽知，余最所不喜。能刻書而不知用紙，何耶。五月三日記於北平。

一三 讀解脫集

袁中郎與江進之書云，「越行諸記描寫得甚好，謔語居十之七，莊語居十之三，然無一字不真，把似如今假事作文章人看，當極其曠怪，若兄決定絕倒也。」此語殊不虛，但如鑑湖一篇中所言，亦有失之顛處。要知此不必一定是解脫，蓋顛狂也會有譜，反而不解脫也。前半說賀家池實佳，其誇石簣語則真大大的落了套矣。大家卻亦笑不得中郎，只可默識之以自鏡耳。詩不敢說，賀家池詩中自稱袁阿宏，詩文中又常提及阿賓，偶爾見之亦覺得有風致。中郎歿後，小修爲訂定全集，乃於其西湖一中改去覓阿賓舊住僧房一句，此等處均頗有情趣，思之亦復可笑可喜也。五月八日晨書於舊苦雨齋東窗下。

一四 題古槐書屋製箋

昨晚平伯枉顧，以古槐書屋製箋一匣見贈，凡四種，題字曰：何時一尊酒，拜而送之，企予望之，如面談，皆曲園先生自筆書畫，木刻原板，今用奏本紙新印，精雅可喜。此數箋不見於曲園墨戲一冊中，豈因篇幅稍大，故未收入耶。而乃特多情味，於此可以見前輩風流，不激不隨，自到恰好處，足爲師範。觀市上近人畫箋，便大不相同。老年不一定少火氣，青年亦不一定多潤澤味，想起來極奇，或者因不會與會之異乎。此箋四十枚，隨使用卻亦大是可惜，當珍藏之，因題數語爲識。五月二十日。

一五 讀養和軒隨筆

陳伯雨著養和軒隨筆云，「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蟹受湯鑊之苦比他物爲甚，未嘗不觸君子遠庖廚之心。及閱俞曲園茶香室叢鈔，引駢藁道人薑露菴雜記云，蟹生而母死，爭食其肉，水族之梟也，則老饕之嗜可援以自解矣。」案駢藁道人卽吾鄉施山，著有通雅堂詩鈔十二

卷，其雜記六卷有申報館印本，後又有家刻木板本，在說部中尙非下乘，而卷二說蟹及鱧乃極可笑。越中老人年食湖蟹，尙須備木墩鉄椎，用以敲殼，不知小蟹如何得食，此卽不合物理。若其談及鱧魚的倫常，不能如印度大師之明智，却尙在其次耳。關於鱧魚則云，鱧生而母盲，以身飼母，水族之烏也。如旣已以身飼母，世間便無有小鱧矣。且漁人常捕烏鱧魚，貨之於市，亦未嘗見有盲者。施壽伯當是居於直樂施一帶的水鄉人，對於水族之事似殊不甚了了，亦可異也，五月廿一日。

一六 讀陶廬五憶

金武祥著陶廬五憶有踏青更帶小鷄錢之句，注云，「昔人詩云，杖頭閒挂百錢游。吾鄉則有踏青須帶小鷄錢之諺，蓋暮春田家伏卵哺雛，巷陌皆滿，舉步偶一不慎，致傷微禽，或須給錢以償之耳。」沈同芳評乃云，「小雞錢亦曰小飢錢，謂携錢購食以充飢也。」案金注自是事實，江浙情形相去不遠，讀之如見春日長閑光景，住民以門前爲其院落，鷄豚游行自在，固與石板地改爲馬路後迥不同耳。沈評蓋後起附會之說，小飢錢固嫌不詞，且如此說便索然無味，真是

點金成銑手也。注解家好出奇制勝，往往如此，鷄尸牛從，卽其好例。但天下佳妙事又多在尋常中，若懂得這一點，則讀書作文當可以無大過矣。五月廿三日漫記。

一七 題阮盦筆記

廿七年戊寅端午前三日，隆福寺書估携此書來，乃收得之。在此時尙買閑書，奇矣，但不看書又將如何。阮盦筆記素所喜愛，惜餐櫻廡隨筆等尙未收入耳。其好處第一是不記怪異，談報應。談報應是明清文人一大毛病，雖阮伯元亦不能免，但如一染此病，百事便都不足觀矣。蕙風簃二筆卷二註云，余撰筆記，雅不喜撮鈔近人詞詩，唯於鄉邦文獻，則未忍概從棄置。此意亦可喜，而其文筆樸實，風趣閒雅，自有勝地，近代著作中少見其匹。粟香室亦有五筆，而持與比較，顯有上下牀之別；此中固自有確實可據者在也。五月三十一日晨風雨晦冥中，坐舊苦雨齋東窗下記，庭院中水已沒階，有巨蛙鳴聲出自草裡，忽斷忽續也。

一八 記海瑞印文

偶讀論印絕句，查藥師詩有注云，「海忠介公印，以泥爲之，略煨以火，文曰司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嚴氣正性，肅然於前。見周櫟園印人傳。」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輩實卽是酷吏，而因緣以爲名，可畏更甚。觀印語，其肺肝如見，我不知道風化如何司，豈不將如戴東原所云以理殺人乎。姚叔祥見只編卷上云，「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卽餓死，方稱吾女。此卽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謂非忠介不生此女。」周櫟園書影卷九所記與此同。余讀之而毛戴。海瑞不足責矣，獨不知後世嘖嘖稱道之者何心，若律以自然之道，殆皆虎豹不若者也。六月八日知堂書。

一九 讀泊宅編

泊宅編卷上有一則云，「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科，任館陶尉，凡獲逃軍卽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聞其舉職，因召與語，仍荐之，且誡曰，此雖警盜賊之一策，恨子未閱佛書，人命難得，安可輕殺，況國有常刑乎，澤靖康中爲副元帥，後尹開封卒。」

四庫提要乃議之曰：「至宗澤乃其鄉里，而徽宗時功名未盛，故句頗譏其好殺，則是非未必盡允。案原文明係澤做了副元帥開封府尹後所說的話，而提要乃以爲在其功名未盛時，故施輕詆，可笑甚矣，此無他，亦只是要統制思想耳。宗岳諸公既奉爲偶像，便不能再說，卽記其從前好殺好掠，亦是是非未允了。這裏更有感觸的，乃是勝殘止殺還得求之於佛書，讀聖賢書，登進士科，而尙不能知人命之重，念之鬱鬱不快者久之。六月八日記。」

二〇 白石詩詞題記

白石詩詞集，寒齋有四印齋王氏，榆園許氏，野水閒鷗館倪氏，涵芬樓影印陸氏各本，同出一源。此外有一本，詩詞各止一卷，末有跋，署康熙甲午秋禊日玉几山人陳撰書。同時別得一本，原板後印，前有序署雍正丁未四月，歙陔華洪正治書，陳跋末康熙甲午云云十四字，則改刻爲一陔華先生服奇道古，雅喜是編，爰爲開雕，冀垂永久，蓋其表章之功匪細也。丁未清和，錢唐陳撰玉几書。一蓋陳本係原刊，其後十數年板歸洪氏，乃改竄舊跋，未免可笑。其實玉几山人與陔華先生實在有何情分，亦尙不可知也。洪氏刊有證人堂人譜二冊，甚精好，序

署雍正丙午，正是前一年事，而白石詩詞乃如此苟且，奇矣。況周儀香東漫筆卷一，列記所藏白石集，有歙洪正治本，無陳撰名字，四印齋榆園各刻亦只舉洪本，然則悉未曾見玉几山人原本耶。此一冊有康熙甲午跋者，雖經裁截改訂，書品不佳，蓋亦難得而可寶矣。六月十五日。

二二 題四奇合璧

四奇合璧四卷，光緒八年刊，題花下解人編，卷首有三借廬主人序，稱吾友慕真山人所作。案鄒弢著三借廬贅譚卷四有俞吟香一則，中云，「君姓俞名達，自號慕真山人。中年累於情，余以惜玉憐香才人常事，未敢深懲其失也，比來揚州夢醒，志在山林，而塵網羈牽，遽難擺脫，甲申初夏遽以風疾亡，爲之歎息不已。著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閒鷗集等書，詩亦清雅不俗。」申報館光緒四年間刊有青樓夢六十四回，亦是慕真山人著，有鄒弢序文，而贅譚中並不說及。四奇合璧豈卽花間棒耶，疑未能明。所謂四奇，乃是美談韻語痴想綺愁各一卷，蓋是李笠翁閒情偶寄，張山來幽夢影之餘緒，而本來力弱，又是學步，遂愈見竭蹶，大有秀才歲考之概矣。光緒初吳下多才人，如王韜蔡爾康鄒弢皆是，而一樣才薄，此派蓋已成弩末，

亦是大勢所趨也。書中自稱四奇合璧，王廷學題字乃於其上加品花二字，其實本非談治游者，如時式說法。當云香艷小品耳。七月十六日。

二二 讀小柴桑誦錄

陶石梁的聲名雖然不及他老兄石簀的大，他的文集也未得見，但是我讀所著小柴桑誦錄二卷，却很覺得佩服。此書自序中云，「余年已望七。」其時爲崇禎乙亥，在明亡前十年，閱歷既多，憂深思遠。而文筆樸實，令人想起顏氏家訓來，每展卷不勝感歎。卷上有一則云，「吾輩治家，於凡五穀果茹之類，皆須自爲料理，至於下人偷竊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則可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顧某曰，此園丁吾師也，作家者亦宜知此意。」語甚平淡，却不能輕輕看過去。不佞亦是附和陶君之一人。但是如此世間如此辦法，究竟是好是壞，難道在中國儒與法竟不能用，唯黃老之術乃可耶。不佞雖會思索，終未能明白也。七月十六日。

去年得石梁集於杭州，名曰賜曲園今是堂集，現存詩十卷，詞一卷，其後或當有文集，今無存。卷首有崇禎壬午劉念臺序，稱私謚文覺先生。已在石梁卒後，查詩集卷十最後爲己卯，時年六十九，蓋其卒年，因此可知其生於隆慶五年辛未，卒於崇禎十二年己卯也。目錄首行下有長行朱文印曰。呂晚村家藏圖書，真偽亦不可辨。民國癸未九月廿四日秋分節記。

二三 讀南阜山人詩集

幼時讀板橋詩鈔中絕句二十三首，乃於音五哥圖清格之外記得有高西園。近閱鮑辛甫著稗勺，見有題曰真雅文俗，其文云，「紫幢王孫文昭厭交旗下人士，謂非真雅。高南阜評南方士人多文俗。二君皆與余善。一覺得南阜山人洵是妙人，出詩集七卷讀之，雖有可喜處，惜實不解詩，總無可說。不佞最善傳青主，可謂真雅，若南阜者當在次位。詩集卷二中有兒童詩小娃詩各四首，此類文字非俗士所能下筆也。廿七年七月十六日。」

二四 讀毛詩草木疏

唐子西文錄云，「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茶餘客話卷十一云，「宣聖訓學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予嘗謂爾雅是一部好詩料，他如陸璣
詩草木疏，劉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園庭草木疏，李文饒山居草木疏，皆詩家之碎金也。」
就作詩而言，這些話都不錯，欲求詩料本來須得向自然裡去找也。但是詩疏這書却實有可喜
處，在此類古書中自當佔第一位。刊本頗多，不佞最喜焦里堂所編本，毛子晉廣要亦佳。則取
其繁富耳，原刻本雖不難得，不佞以爲清照堂重刊本更便，李時齋有眉評，亦時有佳語也。七
月廿二日雨後。

二五 讀舒藝室隨筆

張文虎著舒藝室隨筆六卷，考證經史文字，非不佞所甚解，但亦買得一部。蓋貪其紙大而字
清疏也。卷一關於爾雅有一則，却甚喜歡，文云，「蜺縑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
案此蟲當秋後作繭，吐絲自懸，非死也。久之乃化蛾蝶之類飛去，蓋亦蠶之一類，然如蛄蠲尺
蠖皆如此，不知何以獨擅此名。蜺疑卽緇之異文，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卽繭字，是也。」郝懿

行在爾雅義疏此條下云，「案今此蟲吐絲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懸，而非真死，舊說殊未了也。爾雅翼云，有蟲半寸以來，周圍植以自裹，行則負以自隨，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羅願說此於蝓蠹下，不知此乃蜆縊女也。」查爾雅翼卷二十四，有蟲半寸以來六字原作「今石榴上復有一種 聚短梗半寸以來」，郝氏所引蓋脫落聚短梗三字，故語意稍不明。此種蟲小時候常看見，俗稱袋皮蟲，袋皮者麻編米袋也，小兒捕得之，輒迫之出袋以爲遊戲，並無上吊的聯想，孫炎乃至謂此蟲多民多縊死，則何耶。古人觀察物情或多謬誤，此亦不足怪，但後人往往因襲舊說，不知改正，乃爲可笑耳。張君知道縊女非縊，與郝蘭皋的意見相合，可謂難能矣，不佞考據非所知，但覺得卽此一節三大可取，蓋自然之考據在中國學士文人間最爲希有可貴也。七月廿三日晨記。

二六 記嫁鼠詞

徐時棟烟嶼樓讀書志卷十六，清白居士集第五條云，「杭俗謂除夕鼠嫁女，竊履爲轎。說稿中有嫁鼠詞，中有警語云，好合定知時在子，以履爲車鼠子逐，鼠婦新來拜鼠姑，鼠姑却立

拱而謝。運用自然。『蕭山寅半生編天花亂墜二集卷五有王衍梅鼠嫁詞，小引云，『虞城志正月十七夜民間禁燈，以便鼠嫁。』詩凡二十五韻，有云，『顛當守門防客走，拱鼠前揖將進酒，小姑斃過鼠姑花，厨下先嘗儂洗手。』與梁作近似，但我又喜其他四句云：『啾啾唧唧數聘錢，香車飛駕雕梁邊，嬌羞螭鏡一相照，不許燈花窺並肩。』此與以履爲車純是童話意境，在詩文中殊不易見到。鼠嫁女也是有趣的民間俗信，小時候會見有花紙畫此情景，很受小兒女的歡迎，不知現今還有否也。王衍梅著有綠雪堂集二十卷，查閱兩過，却找不著那篇鼠嫁詞，寅半生或別有所據歟。七月廿三日。

二七

讀黃生義府

黃生著義府卷下窮袴一則云，『晉無名氏樂辭，愛惜加窮袴，防閑記守宮。窮袴字出漢書上官后傳，師古注，今之緹襠袴。窮袴守宮皆防閑之具，惟其愛惜，故加防閑也。又云，今日牛羊上丘隴，當年近前面發紅。蓋女子幼時情事尙帶羞澀，至盛年則不復然，譬之丘隴牛羊所便，其進前唯恐不速矣。以其爲上隴之牛羊，此窮袴守宮之所以不能已也。』案世俗有三十如

狼四十如虎之說，或以入之請旌節母之文中，傳爲故實，黃生亦大有此意，其大胆處可喜也。大凡說太新奇，也就容易不能確立，如詩采綠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大毛公說詩至此蓋有邪心矣，無怪鄭君之箋卽已別立異說，後世可與之同意者其唯羅典乎。七月廿四日。

日前得羅典著讀詩管見十四卷閱之，其中妙論雖甚多，五日爲期乃解爲昏期，詹同占，謂筮而詹其期之吉也，則其說亦不奇也。又聞江叔海說，視爾如葭羅氏以爲比喻生支，今案亦不確，管見以葭爲蕎麥，謂其花穠麗而可愛，與朱晦菴之荊葵相差無幾，唯羅氏謂子仲之子爲丈夫子，東門之粉乃是男色之詩，則是其特見耳。八月一日又記。

近閱梁章鉅著試律叢話，卷三舉吳穀人腐草爲螢詩三四句云，今宵螢熠熠，前度草離離，謂是逆挽法。又引紀曉嵐說，李義山馬嵬詩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年七夕笑牽牛，亦用此格，最爲跳脫。晉樂辭正其前例，所謂丘隴鄙意以爲蓋實是丘隴也，此是普通講法，不辭迂濶，

聊記於末。九月七日晨記於苦雨齋。

二八 記愛窩窩

愛窩窩爲北京極普通的食物。其名義乃不甚可解。載籍中亦少記錄，燕都小食品雜詠中有愛窩窩一首，註中亦只略疏其形狀，云回人所售食品之一而已。閱李光庭著鄉言解頤卷五載劉寬夫日下七事詩，末章中說及愛窩窩，小註云，「窩窩以糯米粉爲之，狀如元宵粉荔，中有糖餡，蒸熟外糝薄粉，上作一凹，故名窩窩。田間所食則用雜糧麩爲之，大或至斤許，其下一窩如舊而覆之。茶館所製甚小，曰愛窩窩，相傳明世中宮有嗜之者，因名御愛窩窩，今但曰愛而已。」說甚詳明，愛窩窩與窩窩頭的關係得以明了，所記傳說亦頗近理，近世不有仿膳之小窩窩頭乎，正可謂無獨有偶。詩爲丙午作，蓋是道光二十六年，書則在三年後所刊也。七月廿七日記於北平。

二九 記鹽豆

鄉言解頤卷三人部食王一篇中，記孫功臣子科烹調之技，有云，「其所作羹湯清而腴，其有味能使之出者乎，所製鹽豆數枚可下酒半壺，其無味能使之入者乎。」有味者使之出二語，李笠齋云出於隨園食單，所說殊妙，此理亦可通於作文章，古今各派大抵此二法足以盡之矣。但是孫科的鹽豆卻更令人不能忘記。小時候在故鄉酒店常以一文錢買一包雞肫豆，用細草紙包作織足狀，內有豆可二十枚，乃是黃豆鹽煮漉干，軟硬得中，自有風味。此未知於孫豆何如，及今思之，似亦非是凡品，其實只是平常的酒店官所煮者耳。至於下酒，這乃是大小戶的問題。嘗聞善飲者取花生仁擘爲兩半，去心，再拈半片咬一口細喫，當可喫三四口，所下去的酒亦不在少數矣。若是下戶，則恃食物送酒下咽，有如昔時小兒喝湯藥之吮冰糖，那時無論怎樣的好鹽豆也禁不起喫了。同日所記。

三〇 題謀野集刪

謀野集尺牘本非上乘，讀一二首可知其色味均不正，蓋是秋水軒之先河，更益獷悍耳，而後世頗得虛名，豈即喜其火氣耶。日本有覆刻本，題曰謀野集刪。凡一卷，田子舒編，有江忠園

滕忠充二序，署享保乙卯，卽清雍正十三年，距今已二百年矣。晨風閣叢書甲集有此書，乃朱衣點所選，析爲二卷，盡去原序而自題記其上，愈見僞俗，鉛字油光紙卻尙其次也。王生之尺牘，本有如聖歎所說，何必刪者也，而刪之不已，不佞昔日蒐集尺牘，苦謀野集太貴不能得以備數，乃得其刪，及今日重看細想，其多事豈不相等乎。廿七年十月十五日。

三一 讀帶經堂詩話

余有帶經堂詩話，原刻稍後印，係葉煥彬遺書，卷首有藏書印一方。王漁洋文筆頗佳，此書編集有法，便於繙讀，余甚喜之，唯展卷常見有墨丁，蓋剷除錢謙益名氏，漁洋詩話則改爲圓圈，見之每爲氣悶。余非有厚於蒙叟，只覺得書冊如此，有如歌女面鰓陳說字樣，令見者不得過耳。著書刻書都是雅事，乃弄得如此烏烟瘴氣，此正與避諱及改削同是人間醜事之一也。十

一月三日夜漫書。

三二 讀李氏見物

偶從估人得見物五卷二冊：明李蘇所撰，惜陰軒刊本也。萬曆辛巳呂坤序，書分叙禽獸鱗介昆蟲，各系以論及贊，多借題發揮，不脫文人舊習。夫人誠宜以物爲師，但此事要有眼光有胆力，通物理，順人情，乃能有所見耳，鄙意此等處當有天分限之，不可強爲也。李君論雖無謂，其所記叙卻有可取處，又不信鶴鵲等以聲交，果羸負子，腐草化螢火諸說，均頗有見識，其論蜂蟻曰，「朝生暮死，亦謂其微耳，誰適見之，」則殊有滑稽之趣矣。五卷書中以蟲物一編爲最佳，蓋由易見故耶。十一月十四日晨書。

三三橋

昨夜拿出廢名的橋來讀，看到第十八節曰碑，上篇就完了。不知怎的有點悵然，似乎是覺得缺少什麼似的，還不大够。廢名在自序中也說過，「本來上篇在原来的計畫還有三分之一沒有寫，因爲我寫到碑就跳過去寫下篇了，以爲留下那一部分將來再補寫，現在則似乎就補不成。」這裏缺了一部分本來也沒有多大關係而且著者也說過補不成了，但缺少總是缺少，仍是不禁悵然。這冊橋我是讀過一回的，到現在才明了的感覺這缺少的悵悵，可知是不無些少長進，這一

歲也還不算白增加。橋的文章仿佛是一首一首溫李的詩，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畫，詩不大懂，畫是喜看的，只是恨冊頁太少一點，雖然這貪多難免有點孩子氣，必將爲真會詩畫的人所笑。可是我所最愛的也就是橋裡的兒童，上下篇同樣的有些仙境的，非人間的空氣，而上篇覺得尤爲可愛，至於下篇突然隔了十年的光陰，我似乎有點一脚踏不過去。這樣說來，碑以後的三分之一可見得還是個缺少，假如這個補上了，那麼或者也就容易追隨得上，我這樣想，卻還未敢相信。中國寫幼年的文章真是太缺乏了，橋不是少年文學，實在恐怕還是給中年人看的，但是裡邊有許多這些描寫，總是很可喜的事。廿八年一月廿二日。

三四 題留我相卷詩冊

不佞不懂詩，故買詩集往々不以其詩而以其人，猶蒐集手跡之意耳。呂光晨不知爲何人，因見卷首有錢振鏗序盛稱之，故從廠甸攤頭買得，此則更是間接因錢君的關係，反正詩原是不懂，亦無耳食之嫌也。共讀樓輯本室名索引不免尙多闕略，而留我相卷則已著錄，可知此事亦有因緣，寒齋未有許多大家別集，卻存此二冊詩冊，正是同樣的實例也。一月廿八日。

三五 思元齋續集

得西齋三種後，稍蒐集八旗人著作，此中健者自當推法式善，百齡鍊保雖亦與於三才子之列，抑又其次矣。詩文集頗不少，一時難以悉收，因先以板刻佳好者爲限。蓑楚齋隨筆中舉高斌固哉艸亭詩，高其倬味和堂集，以爲致佳，此二者固亦不惡，近得思元齋續刻詩文集乃亦別有風趣。案八旗文經五十九，作者考丙云，「宗室裕瑞，字思元，豫通親王裔，封輔國公。嘗畫鸚鵡地圖，卽西洋地球圖。通西蕃語，謂佛經皆自唐時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出一本，無可校讎，乃取唐古特字譯校，以復佛經唐本之舊，凡十餘篋，悉存於家，伯熙云猶及見之。」著有思元齋全集，續集。」據所記可知其爲非凡人，觀續集亦正如是。全書皆手寫精刻，東行吟鈔稍工整，作亦平平，瀋居集詠棗窗文續稿二種則用行楷，皆瀟灑出俗，詩亦有佳語而文尤勝，雖只十四小篇，足以勝人多多許矣。二桃殺三士論，鄧攸棄子存姪論，韓昌黎盤谷序論，厚葬薄葬論，均可讀，見識通達，文士中不可多觀，若試金石硯記，體說，則又是別一類佳作也。集詠自序滿是牢騷，而以詼詭出之，頗疑其當初以文字得禍，序首自稱於嘉慶癸酉歲十月獲

譚居東，作序時在道光戊子，文稿序在庚寅，可知其謫居瀋陽蓋已歷十七年矣。查嘯亭雜錄卷六癸酉之變條下有云，「以失察故，革祿康裕瑞職，發往盛京居住。」然則其獲譴乃因林清一案，文蓋以竊而工，其詩文之奇氣與居瀋自當有關，惜未得其前集六種閱之，一證其異同如何耳。文經所收文不見佳，蓋出前集中者，其不能賞識續稿之文，殆亦不足怪也。五月八日。

龔定盦已亥雜詩中有一首，題曰別鎮國公容齋居士，註云，「居士睿親王子，名裕恩。好讀內典，徧識額納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滿漢字，又核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或三存之，自釋典入震旦以來未曾有也。」案此與思元齋主人甚相似。定盦既與容齋交好，而盛伯熙又曾親見思元之校本，則均當無誤，唯二人名字同有一裕字，不無可疑。不佞頗疑此本是一人之事，或盛氏所見卽是裕恩物，因名近似訛，但是天下奇事，未有偶，故亦未敢隨意決定也。廿五日又記。

偶從紙裏中找出侯堂抄本曲成圖譜一冊，題錢唐夏鸞翔造，無序跋，本文六十五半葉，首爲圖板，以後每半葉列二圖式，共一百二十八種，圖名兩兩相對，唯其中方背椅之對方無圖，當係原缺也。此蓋是七巧圖之流亞，圖板增至十三，凡大小三角四對，大小牙璋形一對，方一，排成各圖，較七巧更複雜，而善用不等邊形相，故仍具大方之氣度。嘗見童叶庚所著益智圖全帙，圖樣繁富，新奇可喜，但總似乎太細巧些，圖板十五塊中所謂四象最能見巧，也最是缺點，故覺得反不能及曲成也。夏君列圖題名又頗多詼諧之趣，如一幅出腰鼓式燈籠，柄上有釘，題曰公務，對葉則曰私窠，乃是一屋而斜開其門，又同諧到老爲男女履各一，比益智續圖之出同樣的綉鞋兩隻，亦更爲有意思矣。其模寫品物，如蝦米鱸乾，貓筍蠶豆，皆頗有風趣，蓋不獨能具神味，古拙而不方板，惜因此亦令人難以劃分排列耳。七巧圖簡易，然其生命固自存在，重看兒時熟識的蓮葉百合游魚諸圖，還覺得流連不忍棄，唯佳譜難得，聽月山房七巧書譜自序中所云一齋主人真本，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詩句以合其意，讀之令人欲羨，不知現今尙有此書存在否也。五月廿三日大風中記。

復堂日記卷七，光緒戊子年間記有夏鳳翔鸞翔兄弟事，鸞翔字紫笙，通曉人術業，詩不多作，高華朗詣，步武唐賢，有春暉艸堂集二卷，復堂文續卷一有序。紫笙之子卽夏穗卿曾佑，民國初年曾爲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長，此圖譜或係夏氏家藏，侯堂故得借抄一本，世間似尙無流傳也。六月三日又記。

三七 凌厚堂

得嘉業堂刻台灣鄭氏始末六卷，有凌福鏡跋，云所據係傳經堂刻本，凌厚堂塋於道光咸豐間刻傳經堂叢書，未歲事而遭亂板燬，故世間流傳絕少。我因此想起凌君的事來，覺得這也是清末的一個奇人。陳子莊在庸閒齋筆記卷二中有一則紀述頗詳，厚堂以道光辛卯舉人，大挑選授金華教諭，咸豐辛酉居湖州，城陷爲長髮軍所殺。其爲人甚怪僻，俯視一切，工古文，善奇門，星卜星相無所不能，著有德輿子外集數十萬言。湯伯述著榮蘊紀事初稿卷二中有書凌塋一則，云撰尙書周易春秋說十萬言，究經史大業，著德輿子，論時政甚核。陳氏記厚堂爲人相面，又自詡水火遁法，湯氏傳其少年時異事，善技擊，爲俠客，蓋非常人。謫麟堂遺集文中有凌

教諭墓志銘，亦如是說，戴子高爲厚堂女夫，所言當可信，各家傳說似亦多出於此。傳經堂全書希貴不能得，只得其零種數冊，有相地指迷十卷，乃集刊前人地理書，學春秋理辯卷三，凌氏易林卷一凡四分，皆其經說殘本，告蒙編德輿子德輿集各一卷。告蒙編凡七十六葉，皆答人問，最可讀，唯喜談律曆，外行人聽之茫然。陳氏記其論學直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殺，尤惡朱子，極口肆罵，至謂朱子名與秦檜子燭無異。嘗在金華府署中，與其同郡孫柳君孝廉談及考亭，孫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案告蒙編中有一處論及大學，謂晦菴妄改在親民等句，結云，「此皆竄亂經典，慢侮聖言之尤，唐以前說經諸儒所斷，不敢出此者，有聖賢作，當誅殛之，不暇，而元明人妄以爲表章聖學，是猶子弟支解其父兄而以爲孝也。」此可爲前事作証，平心論之亦本合理，唯措辭稍負氣耳。德輿子細看不覺得好，雖有郝氏序加以揄揚，只是文頗古奧，蔣氏跋謂讀數十過而後始解，不佞則於玄學無興趣，只繙閱一過而已，終不能甚解也。德輿集葉數未全刻，共收文四十編，讀之亦只是尋常古文，不見凌厚堂的甚麼奇氣，此在吾輩非爲文而讀，乃欲於文中求得其人者，讀竟不免失望，或反不如殘本易林，意思雖是難懂，而文尙奇詭可喜也。五月廿五日。

三八 孟心史

孟心史先生在北京大學教書多年，廿六年冬留北平，已臥病矣。十一月十六日訪諸協和醫院，贈以風雨談一冊，以其中引及孟先生著作也。廿九日又一至孟宅，後遂不相見，至次年一月十四日歸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開追悼會於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只默之行禮而已，不佞一聯挽之曰，野記偏多言外意，遺詩應有井中函，因字數太少不好寫，亦不果用。孟先生著作甚多，但我所最記得最喜歡讀的，還是民國五六年所出心史叢刊三集。偶閱屑玉叢談，見許元仲著緒南筆談中有一則云，「乾隆六年揚州王張氏代其夫入闈作文，爲夫弟告許，夫被斥，張氏亦譴戍。此事督臣本擬正法，上恩旨免之，得減死。」因記心史叢刊記科場案，多感慨語，如去，「凡汲引人材，從古無以刀鋸斧鉞隨其後者。至清代乃興科場大案，艸菅人命，無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又云，「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滿人屠戮同胞，以洩多數僥倖未遂之人年々被擯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所說均甚的當。今觀緒南筆談所記，則尤有甚者，如古人言，正是人倫之變，而其端由於八股科舉，此事實可

以深長思也。十月廿四日記。

三九 黃晦聞

繙閱明清人所作地方名勝詩集，看到高青丘的姑蘇雜詠二卷，乃是黃晦聞先生遺物。雜詠詩凡一百三十一首，已散編入大全集，此尚係原本，後有洪武三十一年周傳跋，蓋是青丘被害後二十四年也。前在隆福寺街得此集，卷首有印曰沈以恭印，敬齋，又曰陳天爵印，天士，兩冊首別皆印曰黃節讀書之記。晦聞卒於民國廿四年一月廿四日，次日余送一聯挽之曰，「如此江山，將日暮途窮，不堪追憶素常侍。及今歸去，等是風流雲散，差幸免作願亭林。」附以小

「近來先生常鈐一印曰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學講亭林詩，感念古昔，常對諸生慨然言之。」晦聞沒後，藏書多散出，偶在書肆見此冊，遂以六元買得之，惜因蟲已蛀經裱過，稍嫌擁腫耳。青丘原書固不多見，無意中得到故人手澤，亦可紀念也。

沮江隨筆二卷，朱錫綬著，前有咸豐八年盛徵琪序，蓋朱氏爲湖北遠安縣知縣時記所見聞也，內容與文筆均佳，可爲此類筆記中之佳作。卷下白菜一則中有云，「余幽夢續影有云，真嗜茶者神清，真嗜菜根者志遠。粟影師贈句云，神清半爲編茶錄，志遠真能咬菜根。」因從嘯園叢書取幽夢續影查閱，此卽是第一則，粟影所擬贈楹帖亦在，唯咬字作嗜。前有潘祖蔭序云，吾師鎮洋朱先生名錫綬，字擷筠，盛君大士高足弟子，也著作甚富，屢困名場，後作令湖北，不爲上官所知，鬱鬱以沒。先生詩集已刊，板燬於火，他著作亦不存，僅從親知傳寫得此一編，元題曰幽夢讀影。潘君之意對於此綺語小言似頗不滿，唯以不忍使其語言文字無一二存於世間，輒爲鏤板，以貽勝流，而未知其早有隨筆之刻，亦大可惜，序作於光緒戊寅，隨筆當刊於咸豐戊午，蓋在二十四年前也。潘序稱其字擷筠，隨筆則署嘯筠，盛序作小雲，當不誤，或初字擷筠後乃改作嘯筠歟。盛徵琪爲大士之子，隨筆卷上巨瓠末有註云，盛稚蘭表兄名徵琪，蘊素師之才子也，時同客楚北。然則大士又當是朱氏之舅父也。三十年三月廿二日。

朱氏疏蘭仙館詩集四冊，現有光緒三年丁丑重刊本，有潘祖蔭同治十三年序，蓋是爲原刊

本所作。幽夢續影潘序作於光緒四年，乃亦未知詩集重刊之事，可見當時消息殊不靈通也。編校時附記。

四一 題影印琵琶記

今春間書客以影印巾箱本琵琶記見示，喜而留之，詞曲均不懂，何能賞識此書，實祇喜其以羅紋紙所印耳。卷首圖二十幅，刻繪精密，此當是晚明手工，與本文之刊於明初者距離甚遠，蓋是藏者或影印者所併入，取合錦之意乎。平伯過訪借去，云欲一校，未幾以校記相示，乃知有如許好處，具如別紙。不佞翻看過羅紋紙，便已滿足矣，若在平伯，可以有好些用處，乃即以進上。時在端午節之前，姑以此代替枇杷，而既不可以食，亦併不可以彈，殆真所謂秀才人情者歟。秋荔亭今不存矣，平伯拍曲之興致則尚如故，猶如不佞之涉獵雜書，得以永今日，此事思之殊可幸，亦復可慨也。民國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四二 爾雅義疏楊氏刊本

爾雅義疏二十卷，舊有同治乙丑郝氏浦上重刊本，以前尚有學海堂及馮陽陸氏本皆不全，聊城楊氏足本爲此本所從出，但不易得，故平常欲讀爾雅義疏者止可得到郝氏本而已。近日有書估以楊氏刻本見示，較郝本貴至五六倍，終收得之。此書有成豐丙辰胡珥跋，叙刻書始末，云全稿爲高均儒所求得，今書面有題字一行云，己未孟冬在袁浦高伯平手贈，又卷首有印五，一云吳興世家，一云曾植印信，蓋沈寐叟舊藏，亦可珍也。成豐丙辰至同治乙丑，前後才及十年，而書已至不易得，郝聯薇跋云，亟覓原本，在濟南晤陽湖汪叔明，欣然以所藏楊氏足本相授，始得付梓，可以見之。大抵道咸時江浙刻書，板悉燬於太平天國之亂，至今成爲稀本，其價值往々數倍於康乾板書，楊氏板在蘇城，自亦在庚辛浩劫中矣。寒齋此本，不但因爲是寐叟手澤故可珍重，且以出於兵火之餘，此意亦甚可記念耳。六月十一日記。

四三 文章緣起

文章緣起一卷，陳懋仁註，方熊補註，列雅書院藏板，卷首有翰林院印，蓋是四庫底本。案總目卷一百九十五，文章緣起，兩淮馬裕家藏本，附存陳方兩家註，與此正合。序下白文印

曰叢書樓，少上朱文印曰結一廬藏書印，白文印曰醒夢軒，本傳首行下鈐一印朱文曰彥昇，墨筆小註云，道光壬寅秋得此銅印，附印於此，東卿記。此殆葉氏物耶。卷末有方熊後序，署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舊得方氏刻本陶詩，中縫下端刻作靜齋三字，與此相同，或謂是咸同時刻，郭紹虞君根據查世標題字，以爲當在康熙中，唯不能確定其年歲，今有此後序，便有確證可憑矣。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中不列此本，可知其不常見也。七月八日。

四四 唐才子傳

唐才子傳十卷，自昔以佚存叢書本爲最佳，嘉慶中王氏三間草堂重刊本流傳最廣，近得巾箱本五冊，題味古書屋藏板，道光十九年歲在己亥秋七月開雕，卷首錄四庫提要，後有附識，所據亦爲佚存原本，署龍溪孫雲鴻。案近年影印巾箱琵琶記末有題字一行云，辛亥閏月十九日舟次觀，雲鴻。翁松禪附註云，此孫總戎題字也，總戎雅尚儒術，嘗刊香光筆勢論，今求之弗可得矣。由是可知卽是一人，唯翁氏未提及所刻唐才子傳，書目答問補正亦不載，豈不多見耶。補正中列董氏影印日本五山本，寒齋曾得有一冊，唯所云光緒間清隱山房巾箱本，惜未能見。

頗疑或卽是孫氏原板，後爲他人所得，因而改名者，但無所依據，甚願得一見此種刻本，俾釋其疑也。八月十日。

味古書屋又刻有小石帆亭著錄六卷，時爲道光二十年庚子，此外或尙有所刻書，惜未能見。編校時記。

四五 迷藏一晒

迷藏一晒抄本兩冊，題簽云祭酒公著，六世孫允灌謹藏，印白文一字曰灌，不知何姓也。序爲西江月二首，末署癸丑立春，時在前歲季冬望後之二日也，春夢生題於與木石居。案康熙萬年曆，十一年壬子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與此所記正合，可知此是康熙十二年癸丑，文中弘字不避諱，蓋亦是康熙時所抄。全書共謎詩一百首，最初二首爲六言，餘皆七言絕句，每句隱花名各一，全部凡四百種。下冊有數首乃是所謂輩謎素猜者，頗多諧諷，此在市井本亦有之，公而爲此，乃別有趣味，想見老輩風趣，在康熙時蓋尙有晚明的風氣存在也。八月六

柳如是事輯一卷，題雪苑懷園居士錄，題葉署光緒癸卯，蓋是庚子後三年刻也。所蒐輯遺事不少，可備觀覽，唯所錄春浮園集中與錢牧齋書一則，此類其實尙多，不知何以不取。集中讀牧翁集七則之五云，錢牧老語余言，每詩文成舉以示柳夫人，當得意處，夫人輒凝睇注視，賞咏終日，此一則更是絕好資料，而亦遺之，豈不大可惜耶。十一月二日。

偶閱賴古堂尺牘新鈔，見採有蕭伯玉與錢牧齋書一首，卽是事輯所錄者，乃知其只依據新鈔轉載，蓋未見春浮園原書也。編校時記。

竹人錄二卷，嘉定金元鈺著，嘉慶丁卯自序，距今不過百三十年，余所得一冊已殘缺，存上

半及卷下十葉，唯所缺均是前人詩文，尙無大妨礙。卷上小傳三十七篇，所記凡五十七人，皆嘉定之以刻竹名者，亦是工藝史之好資料，而文復雅潔可喜，序言願得竊附於印人傳陶說諸書，與樂園諸書殆可以相比。金堅齋爲錢竹汀弟子，在瞿木夫古泉山館詩集中常有說及，嘉慶庚申有題扇詩，道光庚寅有輓詩，蓋堅齋弟爲木夫之妹婿，亦與有戚串關係也。民國甲寅義州李放編刊中國藝術家徵略六卷，卷二竹類中轉錄金氏小傳全部，而易其名曰嘉定竹人傳，雖亦名實相符，唯隨意改寫書名，未免稍失謹慎耳。十二月十日。

四八 和陶詩

和陶詩以東坡爲最有名，曾得民國十一年張朗聲等集資翻刻之本，清朗悅目。清代有舒白香姚春木孔宥涵諸人和詩，孔集近有嘉業堂劉氏刊本，原刻已不易得。徐兆豐風月談餘錄卷三云，「心嚮往齋和陶詩二卷，曲阜孔宥涵先生繼鑠所作，吳讓之先生爲手錄付梓，可稱雙璧，余曾得初印本，亂後失之，今所傳者皆翻刻本矣。」予於北京得一竹紙印本，卷端有白文小印曰漢軍鍾廣，蓋是楊子勤舊物，又從杭州得白紙本，皆是原刻，白紙本尤闊大，但別無印記。

壬午冬日又得一冊，白紙初印，卷首有朱文圓印曰藥宦，白文長印曰消沈文字海，卷末朱文長圓小印曰子培閱。王氏序後空白有墨筆題記云，「惜菴先生爲下相名士，藏書甚富，予過宿遷擬訪之，未果也。今觀是文，殊異流俗，以序有函之詩，可謂雙絕已。詩中投贈多予故人，有函既逝，諸人亦多零落，五官與季重之書真不堪卒讀也。咸豐庚申，丹徒莊棫書。」下有白文印曰蒿庵。又題一詩云，「棖觸山陽瀆，風流事竟乖，安仁不可作，公緒又生埋，遺稿誰相頌，高文孰與儕，佳兒亦我友，拭淚望長淮。」書刊於道光己酉，相去才十年也。予又曾見後印本，雖有破碎漫漶處，而細看乃出於同一板木，風月談餘錄所云翻刻本卻未得見，不知是何時何人所刻也。三十一年五月。

四九 謫麟堂遺集

戴子高詩文集各二卷，最初所見爲風雨樓活字本，心甚喜之，欲求原刻，得嘉業堂新印本，內有補刊六葉，而文集卷二漫漶處尙多有，甚以爲恨。又買得舊本兩種，價頗居奇，唯徐有壬周中孚諸傳仍有殘字，但無補刊葉而已。近日從小店買來一部，乃始完全無恙，大爲喜慰，此

集刻於光緒元年，至今不及七十年，佳本已難得如此，豈以板木不良之故，故易於殘缺耶。戴君治公羊學，推重陽明，詩文中又常有故國之思，亦是清末之一奇士，劉申叔鄧秋枚諸人曾加以表章，近三十年來漸就沈晦，後生恐將不復能舉其名字，此亦深可歎惜者也。六月十一日。

五〇 恒言錄

昨日以六金買得恒言錄二冊，可得廉矣。此書原有一部，乃十年前從修綆堂得來，照例極貴，書上記有年月，但不書錢數耳。唯凡有可喜之書予見即復留之，有重出一三者，今買此書亦爲是故，閱之卻復有所得，蓋雖同一板本而又有殊異也。舊本題阮長生序，今改作常生，本又中長生案云云亦悉剝改，唯卷末有三處仍作長生，又元字舊缺末筆，今亦補足，間有遺漏未備者散見各處。阮長生不知何時改名常生，乃一一剝改舊文，可謂不憚煩矣，至補足缺筆字，則又何耶。舊本只末葉題曰，後學甘泉阮鴻北渚儀徵阮亨梅叔校，今於目錄後添刻一行云，儀徵阮亨仲嘉校，或者此本校改乃出仲嘉之手，以避家諱爲無謂，爲之改正，亦未可知。此等板本之變更其事甚微，卻亦甚有意思，值得查考記錄者也。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記。

五一 列仙圖贊

中國畫列仙者向來無甚好手，近世競稱任渭長之酒牌，但細看亦只是配景見長，若仙人本身，但是其間一部分，且亦不大見得若何仙氣也。日前偶從書賈得日本釋寂照所作列仙圖贊三冊，安永庚子刻，後歸芸草堂印售，卻頗別致。每冊各四十圖，圖中大抵一人，略如綉像，只偶或有所執持跨坐而已，其最特別處則仙人容貌多奇古或枯槁衰老，如廣成子老子黃石公諸人，酒牌亦有之，而二者極異。凡人固不得見真仙，但如以白雲觀老道之例推之，卽或延年而未必能駐顏，則此所圖寫者或反近真，亦未可知耳。中國神仙家大約可以分作兩派，其一禁欲的，辟穀導引以求不死，與印度外道仙人稍相近。其二服金石以至御女，可以說是縱欲的，秦皇漢帝以來信徒不少，觀於舉世豔稱呂岩，可以知之，呂仙圖像固儼然一多福多男子之員外相也。寫枯槁的仙人，中國竟已無此觀念，卽蕭山任君亦未著手，思之亦可惜事也。六月十六日。

樵隱集五冊，丹徒李遵義著，刻於民國癸亥，詩文雜著凡九種，殆因印書不多之故，市價奇昂，但一借閱，以個人偏好論之，則其中亦只毛詩草名今釋，魚名今考二種一冊，差可取耳。詩存三卷中，山居雜事，峴南雜興等絕句四十餘首，寫農家風物，亦有佳句，作集序者稱其言確爲農家云云，詩中只此可爲左證，其餘都渾不似矣。詩存中有哀髮吟七解，詞既荒惡，而寶愛辨髮，有類失心，似竟不知辨之歷史者，可謂異事。大抵前清遺老唯知模擬明末隱君子而不能辨別情事之殊異，西江詩話載黎祖功詩，我頭不屈如老鶴，我髮已剪如禿鷲，固堪稱強項有骨氣，今乃曰：虎豹犬羊一齊鬻，鬻奴吾民何罪惡，此豈復成語耶。文人弄筆，紕繆時亦難免，唯賴有益友爲校訂釐正之，今觀諸序亦多夢夢，則自無望矣。古人云，士先器識，正非迂談，但翻閱別集，深覺此事大難，結果只能反求諸己，唯讀者有器識，乃可確覽，雖不希望揀金，披沙之能則不可缺者也。

吳街南讀書論世卷十二金代一則云，「建炎初金人禁民間漢服，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眞定太守李邈被執三年，使髡髮，大罵，搥擊其口，猶吮血嚙之，遂遇害。前此北魏孝文用華服，契丹破晉，令華人法服，契丹人仍契丹服，自服通天冠絳紗袍，元入宋亦無改服之令，獨

金人不如式之令何嚴耶。」讀書論世以是被禁燬，前後才二百年，街南之書幾不可復見，後人乃盤辯而大言，亦宜也。十月五日。

五三 憩亭雜俎

庚辰舊除夕得常熟鶴峰艸堂抄本憩亭雜俎二冊，海寧許樹棠著，凡文三十七篇，末附十二禽言，目錄未列入。所收皆遊戲文章，其位置在尤西堂繆蓮仙之間，海昌備志曾著錄。案海寧郭堯臣著捧腹集詩鈔一卷，嘯園葛氏刊巾箱本，爲閑情小錄之一，蔡紹周著怪吟雜錄二卷，今存勤藝堂鄒氏鈔本，自署武林，似此類著作多出杭州，如在江南則須推蘇州也。據卷首孫清所錄小傳，憩亭嘉慶戊辰舉人，己巳進士，壬申卒，年二十八，又夫婦生卒均同時日，亦奇事也。案續夷堅志卷一任氏翁媪一則云，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寶泊其妻張氏七十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今得許氏夫婦，可謂無獨有偶，然亦太是偶然矣。壬午立冬後二日。

五四 二十七松堂集

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以前只有日本翻刻十六卷本，首有文久壬戌鹽谷世弘序，即清同治元年，此板似至近時尚存，故書甚常見，每部十冊售價才二金耳。今年偶從杭州得原刻本，凡九冊，計文十八卷，詩六卷，似係康熙時刻而後印者。與日本刻本比較，卷首朱堯序及自序均相同，獨多乾隆三年高綱序，曾璟撰傳註云載通志，蓋是後來所加，文卷一至十六亦同，唯有兩篇題目上剝去三字，日本刻本不缺，可知所據爲早印本，至於此處朱吟石之名爲何有違礙，則未之知也。卷十七爲四書私談十八則，答客問五則，山居雜談六十五則，卷十八則爲雜文，編列頗凌亂，詩集六卷而題作卷十七至二十二，原來與文集併算，及文集添刻兩卷亦列爲十七十八，故看去乃似重出也。書係原裝，每卷首葉有朱文直行印曰戴同壽藏，餘別無印記。十一月十日。

栖雲閣詩十六卷四冊，舊布帙題簽下註云，高南阜手跋，癸亥五月得於膠西故家。第一冊書面上有題字四行餘，文曰，淄川宗家少司寇公念東先生刻集，其文孫繹常弟於壬戌三月廿五日郵寄至，越五日左手識存，翰。下有白文方印，似是西園圖書四字，題字左下方有二印，文模糊不可辨。目錄後有題字八行云，余向隨先大人於淄川時，曾一遙瞻司寇公孝采於栖雲閣，又十餘年再入淄川，逢其文孫繹常弟，留榻閣上，復數晨夕，今寄詩至而余老病竟無人理，追想陳跡，何勝惘然。壬戌二月重病左手記。案高南阜卒於乾隆八年癸亥，年六十一，此爲其一年前，計距今正二百年矣。高君左手書畫真跡未得一見，今於無意中乃得其手書十餘行，亦大可喜，至於高念東詩亦復別有佳趣，則是別一事，抑亦其次也。十二月八日。

五六 清詩初集

清詩初集十二卷，蔣玉淵選，康熙二十年辛酉自序，乾隆時列入禁書目。所選有方孝標詩三首，即卷七卷九及卷十二，五七律七絕各一，殆亦是違礙之一原因歟。李文石著舊學齋筆記中有方樓岡詩一則，錄其手書仿唐人擬古樂府百首之三，云按樓岡集已奉旨銷毀，其詩與書至

不易得，三詩頗有唐賢氣息，與褐夫古文可稱二妙也。予不知詩，未審清詩初集所選者如何，但因此而方樓岡之詩共得有六篇，亦大是好事也。十二月十日。

五七 印人傳

周櫟園讀畫錄四卷，印人傳三卷，賴古堂原刊本，於市上分兩處得來，而大小如一，可以合裝一函，亦可喜也。讀畫錄無印記，印人傳卷一有白文印曰，漢陽葉名澧潤臣甫印。此書舊有風雨樓鄧氏合刻本，白紙鉛印，亦頗明淨可讀，今得原本，自更可珍重耳。櫟園平常雖喜寫竟陵派，而究係明末人，流風餘韻固亦尚在，所著書如閩小記，因樹室書影各種，均頗有風趣，此二錄雖談畫與印，而不涉艱澁，多記性情事跡，蓋實以傳記爲主而藝術爲副也。印人傳卷一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云，君大腹，無一莖鬚，望之類乳媪，面橫而肥，不似文人，字畫詩文恆多逸致，見其手筆者擬其貌若美好婦人，亦異事也。又云，繙閱諸章，如見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上時。此與印章或無甚關係，唯描寫極妙，讀之真覺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又書文國博印章後云，公左目雖具，而不能視，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此種寫法亦非普通所有，却是關於

文壽承的難得資料，甚可貴也。卷二書黃濟叔印譜前，錄其致濟叔小札兩通，唯閱尺牘新鈔卷十二，此札具在，而署名周圻，字百安，撫州人，著有嘗實堂集，則自別有其人，不知何以混合，豈櫟園不欲自表暴，故借用其宗人之名耶，疑莫能明也。同日記。

五八 陳授衣詩

潘清撰著挹翠亭詩話卷一云，「韓江雅集，全謝山爲序。田家雜興題，陳授衣云，兒童下學惱比鄰，拋壻池塘日幾巡，折得花枝當旗纛，又來呵殿學官人。閔廉風云，驢背田翁傍晚回，繞身兒女笑轟雷，城中完納官租了，帶得泥嬰面具來。數詩描寫難言之景，可謂體貼入微。」寒齋適有陳氏孟晉齋詩集，乃取出翻檢兩過，盡二十四卷中不見兒童下學之詩，殆未編入集中也，但別又找到幾首說及兒童生活，亦均可喜。卷十二苦雨云，水田高下沒青秧，一月無多見太陽，兒女不知調變事，綠窗苦怨掃晴娘。又清明二首之一云，燕子低飛掠草煙，城隅綠浪繫紅船，溪童三五趁朝雨，偷折柳枝來賣錢。卷二十上已偶書云，清明楊柳重三齊，採折兒童競賣錢，可惜一離煙渚畔，竟隨葱薤市門前。此種景象其實並不怎麼難寫，只是平常詩人看不上

眼，不肯收拾來作詩料，故極少見耳。諸詩中仍以下學一絕爲最有意思，因其主意卽咏兒嬉，與他詩之偶用作材料者不同。賓退錄中載路德延孩兒詩五十韻，亦是難得之作，唯每句只咏一事，有如百寶衣，少有貫串耳。

書房一角各卷細目

舊書回想記 二十八則

一	引言	(一)
二	瑪伽耳人的詩	(二)
三	童話	(三)
四	歌謠	(五)
五	匈加利小說	(六)
六	醫學史	(七)
七	畫譜	(九)
八	妖術史	(十)

九	小說	(一一)
一〇	七巧圖	(一三)
一一	淞隱漫錄	(一五)
一二	西廂記酒令	(一六)
一三	左盃詩	(一七)
一四	消寒新詠	(一九)
一五	河渭間集選	(二〇)
一六	圭盃詩錄	(二二)
一七	詩經新註	(二三)
一八	爾雅義疏	(二五)
一九	山海經釋義	(二六)
二〇	容膝居雜錄	(二八)
二一	柯園唱和集	(二九)

三三	荊園小語	三〇
三三	三不朽圖贊	三一
二四	蘿菴游賞小志	三二
二五	天籟集	三五
二六	越妓百咏	三六
二七	妄妄錄	三八
二八	吳飲百絕	三九

桑下叢談 四十四則

一	小引	四一
二	越言釋	四二
三	越諺	四三

四	紹興少魚	(四三)
五	紹興城門	(四四)
六	東昌坊	(四五)
七	茨與蓮	(四六)
八	燒鵝	(四七)
九	楊梅	(四八)
一〇	越王峰	(四九)
一一	李越縵詩	(五〇)
一二	飛昇	(五〇)
一三	陶方琯	(五一)
一四	南園記	(五二)
一五	若耶谿	(五三)
一六	東昌坊薛五	(五四)

一七	踏槳船	(五四)
一八	蕉軒撫錄	(五五)
一九	松花粉	(五六)
二〇	獨脚魃	(五七)
二一	梅樹牌坊	(五八)
二二	陳念二	(五九)
二三	溺鬼	(六〇)
二四	古今俗語	(六一)
二五	糊魚	(六二)
二六	素火腿	(六三)
二七	吳越語相同	(六四)
二八	莫元英	(六五)
二九	門檔灰	(六六)

- 三〇 鳴鶴……………(六五)
- 三一 越中金石記……………(六五)
- 三二 玉見大本夢憶……………(六六)
- 三三 春波橋……………(六七)
- 三四 龍虎瓦……………(六八)
- 三五 南齊造象拓本……………(六八)
- 三六 沈桐生……………(六九)
- 三七 馮黔夫……………(七〇)
- 三八 葉柳亭……………(七〇)
- 三九 陶七彪……………(七一)
- 四〇 楊花……………(七二)
- 四一 騎猫狗……………(七三)
- 四二 胡小二……………(七四)

四三	左腴周氏刻本	(七六)
四四	王止軒藏書印	(七七)

看書偶記 六十一則

一	小引	(七九)
二	張皇親胡同	(八〇)
三	記楊妃脚	(八〇)
四	詩話	(八一)
五	讀字書	(八二)
六	背書	(八三)
七	續軒語	(八四)

八	鑰匙牌·····	(八四)
九	文字篆求·····	(八六)
一〇	張芭堂逸事·····	(八七)
一一	變鬼人·····	(八七)
一二	戊戌奏稿·····	(八八)
一三	金冬心題記·····	(八九)
一四	列仙傳·····	(九〇)
一五	倒懸求長生·····	(九一)
一六	禿頭·····	(九二)
一七	帶皮羊肉·····	(九二)
一八	揚州畫舫錄·····	(九三)
一九	教童子法·····	(九四)
二〇	玩具·····	(九五)

二一	印書紙·····	(九六)
二二	毛詩多識·····	(九七)
二三	蟋蟀之類·····	(九八)
二四	翁鞋·····	(九九)
二五	紫幢軒詩·····	(一〇〇)
二六	西齋偶得·····	(一〇二)
二七	三千威儀·····	(一〇三)
二八	千百年眼·····	(一〇四)
二九	疑耀·····	(一〇五)
三〇	北風集·····	(一〇六)
三一	天咫偶聞·····	(一〇七)
三二	寒燈小話·····	(一〇八)
三三	兒女英雄傳·····	(一〇八)

三四	品花寶鑑·····	(一一〇)
三五	香祖筆記·····	(一一一)
三六	捫燭勝存·····	(一一三)
三七	分類詩話·····	(一一四)
三八	古詩裡的女人·····	(一一五)
三九	多歲堂古詩存·····	(一一五)
四〇	李樸園·····	(一一六)
四一	錢竹汀論輪廻·····	(一一七)
四二	烏里雅蘇台·····	(一一八)
四三	唐宴·····	(一一九)
四四	旗人著述·····	(一二〇)
四五	大谷山堂集·····	(一二一)
四六	野園詩稿·····	(一二二)

- 四七 攏鷗戲墨……………(一二三)
- 四八 劉備曹操……………(一二四)
- 四九 冷紅軒集……………(一二五)
- 五〇 六祖真身……………(一二六)
- 五一 扶桑兩月記……………(一二七)
- 五二 學海談龍……………(一二八)
- 五三 稗海紀游……………(一二九)
- 五四 林和靖集……………(一三〇)
- 五五 天津文鈔……………(一三一)
- 五六 四史疑年錄……………(一三二)
- 五七 捲地皮……………(一三三)
- 五八 寶竹坡……………(一三四)
- 五九 金陵游記……………(一三五)

看書餘記 五十八則

- 六〇 左菴詞話……………(一三五)
- 六一 思痛記……………(一三六)
- 一 讀東山談苑……………(一三九)
- 二 讀大學中庸……………(一三九)
- 三 讀經律異相……………(一四〇)
- 四 讀柳崖外編……………(一四一)
- 五 讀雲仙散錄……………(一四二)
- 六 題藤陰雜記……………(一四二)
- 七 讀孔子集語……………(一四三)
- 八 題鄉言解頤……………(一四四)

- 九 題會稽三賦……………(一四五)
- 一〇 題十種古逸書……………(一四六)
- 一一 讀眉山詩案廣證……………(一四七)
- 一二 題王氏刻蕘圃藏書題識續錄……………(一四八)
- 一三 讀解脫集……………(一四八)
- 一四 題古槐書屋製箋……………(一四九)
- 一五 讀養和軒隨筆……………(一四九)
- 一六 讀陶廬五憶……………(一五〇)
- 一七 題阮盦筆記……………(一五一)
- 一八 記海瑞印文……………(一五一)
- 一九 讀泊宅編……………(一五二)
- 二〇 白石詩詞題記……………(一五三)
- 二二 題四奇合璧……………(一五四)

二二	讀小柴桑誦讀錄·····	(一五五)
二三	讀南阜山人詩集·····	(一五六)
二四	讀毛詩艸木疏·····	(一五六)
二五	讀舒藝室隨筆·····	(一五七)
二六	記嫁鼠詞·····	(一五八)
二七	讀黃生義府·····	(一五九)
二八	記愛窩窩·····	(一六一)
二九	記鹽豆·····	(一六一)
三〇	題謀野集刪·····	(一六二)
三一	讀帶經堂詩話·····	(一六三)
三二	讀李氏見物·····	(一六三)
三三	橋·····	(一六四)
三四	題留我相菴詩草·····	(一六五)

三五	思元齋續集	(一六六)
三六	曲成圖譜	(一六七)
三七	凌厚堂	(一六九)
三八	孟心史	(一七一)
三九	黃晦聞	(一七二)
四〇	沮江隨筆	(一七三)
四一	題影印琵琶記	(一七四)
四二	爾雅義疏楊氏刻本	(一七四)
四三	文章緣起	(一七五)
四四	唐才子傳	(一七六)
四五	迷藏一晒	(一七七)
四六	柳如是事輯	(一七八)
四七	竹人錄	(一七八)

四八	和陶詩……………	(二七九)
四九	謫麟堂遺集……………	(二八〇)
五〇	恆言錄……………	(二八一)
五一	列仙圖贊……………	(二八二)
五二	樵隱集……………	(二八三)
五三	憩亭雜俎……………	(二八四)
五四	二十七松堂集……………	(二八五)
五五	栖雲閣詩……………	(二八五)
五六	清詩初集……………	(二八六)
五七	印人傳……………	(二八七)
五八	陳授衣詩……………	(二八八)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三十日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再版

書房一角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電話② 二二三〇

著者 周作人

定價六拾圓

發行兼印刷者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祝惺元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藝文叢書

- | | | | |
|-----|-------|---------|------|
| 第一種 | 書房一角 | (隨筆集) | 周作人著 |
| 第二種 | 賊及其他 | (翻譯小說) | 畢樹棠著 |
| 第三種 | 棄餘集 | (書評集) | 常風著 |
| 第四種 | 落花時節 | (短篇創作集) | 聞國新著 |
| 第五種 | 談新詩 | (談論) | 廢名著 |
| 第六種 | 我是一只貓 | (翻譯小說) | 尤炳圻著 |
| 第七種 | 風雨後談 | (隨筆集) | 周作人著 |

以下陸續刊行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CP